

2170009

1200 59

1700059



JUSTALIN:

庫主義概論

J.V.STALIN

列寧主義概論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版

定價： 國幣三角

總經理： 新華書店

目 錄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德 維洛大大學裏的講演）	1	112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5	
二 方法	12	
三 理論	20	
四 無產階級專政	38	
五 農民問題	51	
六 民族問題	65	
七 戰略與策略	75	
八 黨	93	
九 工作體裁	109	
關於列寧主義問題	113	—194
一 列寧主義底定義	115	
二 列寧主義底要點	118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120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123	
五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黨和工人階級	135	
六 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	163	
七 爲社會主義底勝利而鬥爭	179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德洛夫大學裏的講演)

我把這本書供獻給那些在列寧死後徵
收黨員時加入黨的同志們。 斯大林

列寧主義底基礎，是一個大題目。要盡量說明這個題目，必須要著作一冊本書。甚至於要著作好幾本書。因此，我的演講，自然不能是列寧主義底盡量的說明。這些演講至多只能是列寧主義基礎底簡略的大綱。但是，我還是認為，敘述這個大綱，以便指出幾個為有成效地研究列寧主義所必要的基本出發點，是有益處的。

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這還不是敘述列寧底世界觀底基礎。列寧底世界觀與列寧主義底基礎——這兩個東西底範圍並不一樣。列寧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界觀底基礎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但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敘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敘述馬克思主義底基礎開始。敘述列寧主義——這就是說，敘述列寧著作中的那些由列寧所放進到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裏的，而自然是和列寧底名字相關的特別的和新的東西。我在自己的演講中，不過就是按照這個意思來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的。

那末，列寧主義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環境特殊條件中的應用。這個定義是有一部分真理的，但是牠還千萬沒有說盡全部真理。列寧的確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了俄國的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很巧妙。但是，假如列寧主義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特殊環境中的應用，那末，列寧主義就是純粹民族的，而且僅僅是民族的，純粹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國際的現象，牠在整個國際發展中有自己的根源，而不僅僅是俄國的現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以為，這個定義犯有片面性的毛病。

另外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革命原素底復活，而與四十年代以後各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據說四十年代以後各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已變成溫和的，不革命的了。如果把這種將馬克思主義分為革命部分和溫和部分的愚蠢而又庸俗的意見除開不說，那末，就應該承認，就是這個完全不充分的和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定義，也有一部分真理。這部分真理就在於，列寧的確恢復了馬克思主義底那個被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所埋沒了的革命內容。但是，這只是一部分的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在於：列寧主義不只是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了一步，在資本主義底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新條件下面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

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革命（我們所說的是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時期，當時還沒有已經發展的帝國主義，他們生活在準備無產者們去作革命的時期，當時，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直接的實際的不可免的事情。而列寧呢，馬克思與恩格斯底這位學生呢，則生活在已經發展了的帝國主義底時期，生活在無產階級革命正在展開的時期，這時，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裏取得了勝利，已經打破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已經開闢了無產階級民主制底紀元，蘇維埃的紀元。

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向前的發展。

人們通常指出，列寧主義帶有非常戰鬥的和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列寧主義之所以有這種特性，是由於以下的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牠不能不帶着無產階級革命的痕跡；第二，列寧主義是在與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搏戰過程中間長成和強壯起來的，而與這個機會主義鬥爭，曾經是，並且現在還是為戰勝資本主義所必要的先決條件。不要忘記，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而和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鬥爭，會不能不是列寧主義底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底條件下面長成和形成的，這時

資本主義底矛盾達到了極點，這時無產階級革命成了直接實際的問題，這時準備工人階級去革命的舊時期已經走到盡頭而轉變到了向資本主義直接衝擊的新時期。

列寧稱帝國主義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為什麼呢？因為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矛盾底緊張程度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着便是革命底開始。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有以下三個：

第一個矛盾——這是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家裏壟斷性的托拉斯和新迪加，銀行和財政寡頭底無上威權。與這種無上威權鬥爭時，工人階級底通常鬥爭方法——職工會和合作社，國會政黨以及國會鬥爭——已經是完全不夠的了。或者向資本搖尾乞憐，依舊過着非人生活並每况愈下；或者是運用新的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向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推動着工人階級走向革命。

第二個矛盾——這是各個財政集團間及各個帝國主義列強間為爭奪原料產地，為爭奪別國的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為要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猛烈鬥爭，就是為要重新瓜分已經瓜分過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那些尋求『日光下的地盤』的新興財政集團和列強進行特別劇烈的鬥爭，來反對那些不肯放鬆自己的贖物的老大財政集團和列強。各派資本家集團間這種猛烈鬥爭底特點，就在於牠包含着一種不可避免的原素——帝國主義的戰爭，為掠奪別國的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種情況底特點又在於牠使帝國主義者們互相削弱，使整個資本主

義底隨勢都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機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實際必要的事情。

第三個矛盾——這就是爲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數萬萬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底是對最廣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內十數萬萬人民施行最殘暴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便是這種剝削和這種壓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的時候，不得不在那裏建築鐵路，工廠，及工業的和商業的中心。無產階級底出現，本地知識界底產生，民族覺悟底興起，解放運動底加緊，——這些便是這種『政策』底不可避免的結果。在所有一切殖民地及附屬國革命運動底加強，便是顯然證明這一點。這個情形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爲這個情形根本掘動資本主義底陣地，把殖民地和附屬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軍。

一般地說來，帝國主義底主要矛盾，把舊的『興盛的』資本主義變爲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便是這樣。

十年以前爆發過的帝國主義戰爭底意義，就是在於，牠把所有這些矛盾都集合在一塊，結果就加速了和便利了無產階級底革命戰鬥。

換一句話說：帝國主義不僅已經使革命成了實際上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已經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良好條件。

這便是產生列寧主義的國際環境。

有人會向我們說：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這種情形，對於當時並不是，而且也不能是模範式的帝國主義國家

的俄國，有什麼關係呢？這種情形，對於首先是在俄國工作，而且首先是爲着俄國而工作的列寧，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恰好是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發源地，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底故鄉呢？

因爲，俄國曾經是帝國主義底這一切矛盾底集合點。

因爲，在俄國，革命醞釀底程度，會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厲害，因爲這樣，所以祇有俄國會能夠用革命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

首先要講的，是沙皇俄國是各種壓迫——資本主義的壓迫，殖民地的壓迫及軍事的壓迫——底最無人道而最野蠻的形式底發源地。誰不知道，在俄國，資本底無上威權是與沙皇制度底專橫暴虐混合着？誰不知道，俄國民族主義底侵略是與沙皇政府對於非俄羅斯民族的屠殺互相混合着？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中國底摺批區域的剝削是與沙皇制度對這些區域的侵佔互相混合着，是與侵佔領土的戰爭互相混合着？列寧說得很對：沙皇制度是「軍閥封建的帝國主義」。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底一些最壞的方面都總合起來，而且使之加倍厲害了。

其次，沙皇俄國是西方帝國主義底最大的後備軍。這不僅是說，牠放任了外國資本自由進口活動，讓外國資本操縱了俄國國民經濟中如燃料和冶金業這樣有決定作用的部門；而且是說，牠會能用千百萬兵士來供給西方帝國主義者。

試回想一下，一千二百萬俄國軍隊，爲保證英法資本家底極高度的利潤，在帝國主義大戰底前線上流血的事實。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門狗，而

且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代理人，牠從倫敦，巴黎，柏林，布律塞爾得到了借款而替牠們從人民身上榨取幾萬萬元的利息。

最後，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土耳其，波斯，中國等等方面最忠實的同盟者。誰不知道，帝國主義戰爭是沙皇制度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行的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是這次戰爭中的一個重要份子呢？

所以沙皇制度底利益是與西方帝國主義底利益互相結合了的，而且終於融合成爲帝國主義利益底一個整體。西方帝國主義是不是能夠不預先用盡一切力量來和俄國革命拚命決戰以圖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就甘心喪失像舊時的沙皇資產階級俄國這樣在東方的強大的支柱，這樣豐富的人力和物力底貯蓄器呢？當然，是不能夠的！

可是由此可見，誰曾想打擊沙皇制度，他就會必然要去打擊帝國主義，誰曾暴動起來反對沙皇制度，他也就會應該暴動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因爲誰要是實際上曾想不僅打碎而且還要永遠消滅沙皇制度，那麼他推翻了沙皇制度，他就也會一定要推翻帝國主義。這樣，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便接近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接近了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且會應該轉變爲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的革命。

而同時，在俄羅斯興起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個革命是由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所領導，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有俄國革命農民這樣重大的同盟者。這樣的革命曾經不能半途中止，在勝利的時候，牠曾經應該向前進展，高舉反帝國主義的暴動旗幟，——這點難道還須證明麼？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俄國曾經是帝國主義各種矛

盾底集合點，這不僅是說，因為這些矛盾在俄國帶有特別醜惡，特別難堪的性質，所以最容易暴露出來，也不僅因為俄國曾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主要支柱，牠將西方財政資本與東方殖民地聯接起來；而且是因為，祇是在俄國才曾經有真實的力量，能夠用革命方法解決帝國主義底矛盾。

可是由此可見，俄國革命不能不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牠不能不一開始發展便帶着國際性，這樣，牠不能不震動帝國主義底根基。

在這種實際情況之下，俄國共產黨人曾經能夠把自己的工作僅限於俄國革命底狹隘的民族範圍以內嗎？當然，是不能夠的！正是相反，無論國內的（深入的革命危機）和國外的（戰爭）環境，都曾經推動他們的工作超出這個範圍，把鬥爭轉移到國際舞台上，揭穿帝國主義身上的爛瘡，證明資本主義底必然性，打碎社會大國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最後，推翻本國的資本主義，並替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鬥爭武器，——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為的是便利着全世界無產者推翻資本主義。

俄國共產黨人曾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為祇有在這條道路上可以希望國際環境內產生某種變化，足以保證俄國不致有資產階級制度底復辟。

因為這些原因，所以俄國便成了列寧主義底發源地，而俄國共產黨人底領袖列寧，便成了列寧主義底創造者。

這與俄國和列寧所「遭遇的」，差不多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國和馬克思恩格斯所「遭遇的」一樣。當時，在德國，是醞釀着資產階級的革命，正好像在二十世紀初期的

俄國一樣。當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德國身上，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底前夜，因為德國將在一般的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之下，和具備着比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完成這個革命。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序幕。』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已經移到了德國。

恰巧是德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底故鄉，而德國無產階級底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底創造者，這件事底確切原因正是馬克思在上面這段話內所指出的這種情況，這未必是可以懷疑的。

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也應該這樣說，而且更應該這樣說。俄國在這時期曾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底前夜，牠會應當在歐洲更進步的條件之下和具備着比德國（英、法更不用說了）更發展的無產階級，來進行這個革命；並且所有一切的事實材料都已經指明，這個革命曾經應當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底將母和序幕。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當俄國革命還剛才萌芽的時候，在他所著的做什麼？這本小冊子內，就說過以下的預言，這事實不能認為是偶然的。他說：

『歷史現在向我們（即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註）提出了一個迫近的任務；這個任務與任何國家裏的無產階級底迫近任務比較起來都是最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的，而且也把亞洲的反動勢力底最強大的支柱破壞，這就會使俄國

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二頁）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會應當轉移到俄國。

大家知道，俄國革命底過程已經綽綽有餘地把列寧這個預言證明了。

既是這樣，那末，作過了這樣的革命和具備着這樣的無產階級的這個國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底故鄉，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這個無產階級底領袖，列寧，同時也成了這個理論和策略底創造者以及國際無產階級底領袖，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二） 方 法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爲要說得確切起見，我應該補充說，這裏所指的，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只是機會主義在實際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忠心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正統派』考茨基及其他等人。可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底基本工作，當時都是按照機會主義底路線進行的。機會主義者當時由於他們迎合性的小資產階級的天性而迎合了資產階級，而『正統派』也是爲着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爲着維持『黨內和平』起見而迎合了機會主義者。結果便弄成了機會主義底統治，因爲，資產階級底政策和『正統派』底政策間的鍊條已經聯貫起來了。

這是資本主義底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那時，帝國主義底將要引起大災難局面的矛盾，還沒有來得及完全明顯地暴露出來，那時，工人的經濟罷工和職工會還多少『照常』發展着，那時，選舉鬥爭和國會黨團還產生了『衝昏頭腦的』成效，那時，人們把合法的鬥爭形式頌揚得高入雲霄，想要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那時，第二國際底政黨一天一天長得肥胖的，不願意認真想到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羣衆底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論，而是脫離了羣衆底實際革命鬥爭的和變成了死板教條的自相矛盾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斷片。爲要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曾想起馬克思底理論，可是，爲的是要剝去這理論中的活潑的革命的精神。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態度和畏縮的政客手腕，議會的外交手段和議會的拉攏行爲。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時也曾通過革命的決議和口號，可是，爲的是要把這種決議和口號擱置起來。

不是使黨在自己的錯誤中領受教育和學習正確的策略，却反而小心躲避迫切問題，掩蔽和抹煞這些問題。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自然也曾不嫌說到緊急問題，可是，爲的是要用一些『橡皮性的』決議來敷衍了事。

第二國際底面目，牠的工作方法，牠的武庫，就是這樣的。

而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戰鬥底新時代，却已經到臨。在財政資本無上威權面前，舊的鬥爭方法，已經是顯然不夠的和脆弱無力的了。

、當時，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工作，牠的整個工作方法，必需驅除庸俗態度，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為，社會大國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當時，必須審查第二國際底整個武庫，拋棄一切生鏽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式的武器。當時假如沒有做這種預備工作，那末就根本莫想去與資本主義作戰。當時假如沒有做這種工作，那末無產階級遇到新的革命鬥爭時，就一定會遇到武裝不足或者簡直沒有武裝的危險。

這個把第二國際底污濁馬廐拿來做一番總審查和總清洗的光榮任務，便落到了列寧主義身上。

列寧主義底方法，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出來和鍛鍊出來的。

這個方法底要求是怎樣的呢？

第一，是要在羣衆的革命鬥爭火燄中，在具體的實際工作火燄中，去審查第二國際底各種理論教條，這就是說，要恢復那個已被破壞了的理論和實際間的一致，要消滅這兩者間的分離狀態，因為，祇有這樣，才能造成那具備有革命理論的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

第二，是要不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決議和口號（牠們的決議和口號是不可相信的），而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實際工作去審查第二國際政黨底政策；因為，祇有這樣，才能獲得和值得無產階級羣衆底信任。

第三，是要根據新的革命的精神，根據教育羣衆及準備羣衆從事革命鬥爭的精神，去改造黨的全部工作，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準備羣衆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第四，是要無產階級政黨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政黨在自己的錯誤中受訓練和受教育，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教育出黨的真正的幹部和真正的領袖。

這就是列寧主義方法的基礎和實質。

這種方法在實際中怎樣應用了呢？

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們有一些理論的教條，他們總是死守成規，總是拿這些教條來做一切行動的出發點。試舉其中幾條來看吧。

第一個教條：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機會主義者要人相信，無產階級如果在本國人口內不佔大多數，牠就不能夠而且不應該奪取政權。一點證據也沒有，因為，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沒有可能來辯護這個荒謬的觀點。列寧回答第二國際的先生們說，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可是，如果造成了這樣一種歷史環境（戰爭，農業危機等等），在這種環境之下，無產階級雖在人口中佔少數，可是牠有可能來把極大多數的勞動羣衆團結在自己的週圍，——那末，爲什麼牠不應當去奪取政權呢？爲什麼無產階級不應當去利用順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來衝破資本主義的戰線，並加速總爆發的到來呢？難道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說過，如果德國當時曾有所謂『農民戰爭的再版』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情況當時就會『很好』了嗎？難道大家不是都知道，當時德國的無產者要比一九一七年俄國的（比方說）無產者相對地少些嗎？難道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際還沒有證明，第二國際英雄們的這一個得意的教條對於無產階級是絕無絲毫實際的意義

嗎？羣衆革命鬥爭的實際正在打擊和打倒這個陳腐的教條，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第二個教條：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數的現成的能夠治理國家的文化人材和行政人材，牠就不能保持政權，——起初必須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造就這種人材，然後才可以奪取政權。列寧回答道，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可是，爲什麼不能把事情這樣弄轉過來，起初先奪取政權，給無產階級的發展造成一種有利的條件，然後使一日千里地前進，以便提高勞動羣衆的文化程度，以便造就很多由工人出身底領導人材和行政人材。難道俄國的實際還沒有證明：在無產階級政權下面，工人出身的領導人材的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面迅速百倍和徹底百倍嗎？羣衆革命鬥爭底實際把機會主義者底這一個理論的教條也在無情打倒，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第三個教條：政治的總罷工的方法，無產階級是不能採用的，因爲這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的（請參看恩格斯底批評），在實際上是危險的（能破壞國家經濟生活底常態，能虛耗職工會底基金等等）。這種方法不能代替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議會的鬥爭形式。列寧主義者回答說：好吧，但是，第一，恩格斯所批評過的並不是任何的總罷工，而只是某一種總罷工，即無政府主義者爲代替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而提出來的無政府主義者經濟總罷工；這與政治總罷工的方法有什麼關係呢？第二，什麼人和什麼地方證明過，議會的鬥爭形式是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呢？革命運動底歷史難道不是證明，議會鬥爭僅

僅是組織無產階級在議會以外的鬥爭的學校和助手嗎？難道不是證明，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運動底基本問題，是要用暴力、用無產階級羣衆底直接鬥爭，用他們的總罷工，用他們的暴動來解決的麼？第三、關於以政治總罷工底方法來代替議會鬥爭這個問題，是從那裏找來的呢？主張政治總罷工的人，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曾企圖用議會以外的鬥爭形式來代替議會的鬥爭形式呢？第四、俄國的革命難道還沒有指明：政治總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最偉大的學校，是在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前夜動員並組織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的一個不可替代的工具麼？這與關於破壞經濟生活底常態及工會基金等等庸俗思想的怨言，有什麼關係呢？革命鬥爭底實際把機會主義者底這個教條也打得粉碎，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還有其他許多的諸如此類的教條。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列寧說過：『革命的理論不教條』，『革命的理論只是在與真正羣衆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密切聯繫中，才能最終形成起來』（請參看幼稚病），因為理論應該供實際使用，因為『理論應該回答為實際所提出的問題』（請參看人民底朋友），因為理論應該被拿實際材料來考驗。

至於講到第二國際政黨底政治口號和政治決議，那末，祇要想起『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口號底歷史，就足以了解這些政黨底政治實際是何等虛偽和腐敗了，牠們以漂亮的革命口號和決議來掩蔽牠們的反革命的工作。大家都還記得，第二國際在巴塞爾大會上作過盛大的示威，曾威嚇帝國主義

者說，要是帝國主義者們敢於開始戰爭，那就免不了要遇到暴動底一切慘狀，並且提出了「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嚇人的口號。可是誰不記得，不久以後，在戰爭正要開始的時候，巴塞爾的決議却已拋在腦後，而向工人們提出了新的口號——為資本主義祖國底光榮而互相殘殺。革命的口號和決議，假如不加以實行，那就一個錢也不值，這難道還不明顯嗎？祇要把列寧底那個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政策拿來和第二國際在戰爭時期的叛徒政策比較一下，便能懂得機會主義的政客是何等卑鄙，列寧主義的方法是何等偉大。我不能不在這裏引證列寧底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本書裏的一段。在這一段內，他無情地痛罵了第二國際首領考茨基底機會主義企圖，這企圖就是想不按政黨底實際動而按政黨底紙上口號與文件去估計政黨。列寧說：

『考茨基所實行的是標本式小資產階級的庸俗的政策，以為……提出口號便可以改變情況。整個資產階級民主派底歷史都揭破這種空想：為了欺騙民衆起見，資產階級民主派過去和現在都總是提出各種各樣的『口號』。問題是要考察他們是否誠意，把他們的言語拿來和他們的行動做比較，不要以唯心的或騙人的空話為滿足，而要徹底找到階級的實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七七頁）。

我更不用說第二國際政黨之懼怕自我批評，不用說他們的各種手腕——如掩蔽自己的錯誤，抹煞迫切問題，用關於百事大吉的虛偽話頭來遮掩自己的缺點，這種話頭消磨活潑的思想，阻礙黨在自己的錯誤上去領受革命教育。這些

手腕曾受到列寧底譏笑和辱罵。列寧在他所著的幼稚病這本書上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底自我批評說：

「政黨對於自己的錯誤所採取的態度，就是最重要的和最可靠的標準之一，根據這個標準就可以看到這個政黨是不是鄭重做事和是不是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暴露這個錯誤底原因，分析這個錯誤產生時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這個錯誤的方法——這便是鄭重的政黨底標誌，這便是政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然後也就是教育和訓練羣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一頁）。

有些人說，揭破自己的錯誤和實行自我批評，這對於黨是危險的，因為敵人可以利用這一點來反對無產階級底黨。列寧曾認為這種反駁是不鄭重的，並且是完全不正確的。於這一點，還在一九〇四年的時候，當我們的黨還是幼弱微小的時候，列寧就在自己的進一步退兩步這本書上面說道：

「他們（馬克思主義者底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的爭論，便幸災樂禍和鄙視譏笑；他們爲了自己的目的，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地利用我這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是專門談論我們黨底缺點和失錯的）中的個別地方。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戰爭中已經受夠了鍛鍊，不致爲這些小小的針刺所驚動，能夠不管這些針刺而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地揭破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底發展而被克服」（請加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列寧主義方法底特點，大體上就是這樣的。

列寧底方法中所給出的東西，在馬克思底學說中大致已經都有了，這個學說，照馬克思自己的口氣來說，『實質上乃是批評的和革命的學說』。正是這一種批評的和革命的精神，自始至終地貫注着列寧底方法。但是假如以為列寧底方法僅僅是馬克思方法底恢復，那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列寧底方法不僅只是馬克思底批評的和革命的方法底恢復，不僅只是馬克思唯物辯證法底恢復，而且是這個方法底具體化和往前發展。

(三) 理 論

從這個題目內，我要拿出三個問題來講：第一，就是關於理論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意義；第二，就是關於對自發『論』的批評；第三，就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

第一，關於理論底意義。有些人認為，列寧主義是實際重於理論，就是說，在列寧主義裏，主要的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化為事實，就是『執行』這些原理，至於說到理論，那麼，他們認為列寧主義是不關心的。大家都知道，普列漢諾夫曾經屢次嘲笑列寧對於理論，特別是對於哲學的『不關心』。同樣大家亦知道，現在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注意理論，特別是因為他們由於環境的關係不得不一天到晚忙於實際工作。我應該申言，對列寧及列寧主義的這種非常奇怪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確的，而且是絕對不合於事實的；實際工作者忽視理論的傾向，是違反整個

列寧主義底精神的，而且對於工作是包含着大的危險的。

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歸納起來的經驗。當然，理論假使不和革命的實際聯繫起來，就要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際如果不受革命理論底指示，就要變成盲目的實際。但是假如理論是在和革命的實際密切聯繫中形成的，那麼，牠就能夠變成工人運動底極偉大的力量。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夠給運動以確信力，給運動以確定方針的力量和對於四周事變底內部關係的了解。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夠幫助實際不僅去了解目前各階級行動底道路和方向，而且去了解在最近的將來這些階級行動底道路和方向。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說過和幾十次重複說過一個著名的原理，就是：

『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革命運動』（請參看列寧全集，四卷，第三八〇頁）。

列寧比誰都更是了解理論底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我們這個黨，因為這個黨是担负着國際無產階級先進戰士底作用，而又處於四圍這種極複雜的國內和國外環境之內。還在一九〇二年，他就預先看到了我們黨底這種特殊的作用，在那時候他就已經認為必須指出：

『祇有為先進理論所指導的黨，才能執行先進戰士底作用』（請參看列寧全集，四卷，第三八〇頁）。

現在當列寧關於我們黨底作用的預言已經化為事實的時候，列寧底這個原理是有特別的力量和特別的意義，這是無需證明的。

在唯物主義的哲學方面，把從恩格斯到列寧這時代中科

學上最重大的發明綜合起來，並從各方面去批評馬克思主義者隊伍裏的反唯物主義的派別，這是一個最重大的任務，執行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而是列寧；這件事實也許可以算做列寧異常重視理論底最明顯的表現。恩格斯說：『每一個偉大的新發明出現後，唯物主義便要採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在他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這本出色書籍裏面替當時執行了這個任務。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是喜歡嘲笑列寧『不關心』哲學的，而這個普列漢諾夫却甚至於沒有敢於認真着手去執行這個任務。

第二，對自發『論』的批評，或關於先鋒隊在運動中的作用。自發『論』是機會主義底理論，是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理論，是實際上否認工人階級先鋒隊——工人階級政黨——底領導作用的理論。

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底革命性質，反對工人運動向着反對資本主義底基礎這方面來進行。牠主張工人運動完全祇向着那些為資本主義『可以執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那方面去進行；牠完全主張『阻力最少的路線』。自發論是工聯主義底思想。

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使自發運動帶着覺悟的和計劃的性質。牠反對政黨走在工人階級前面；反對政黨把羣衆提高到有覺悟底程度，反對政黨領導運動。牠主張運動中的覺悟份子不要妨害運動按照自己的道路前進，牠主張政黨祇聽從自發運動，做這種運動底尾巴。自發論是減低覺悟份子在運動中的作用的理論，是『尾巴主義』底思想，是一切機會主義底邏輯的基礎。

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這個理論就已經出現於舞台了，這個理論，在實際上曾經弄到使他自己的信徒，所謂『經濟派』，否認了在俄國有獨立的工人政黨底必要，反對了工人階級為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鬥爭，鼓吹了運動中的工聯主義的政策，總而言之，把工人運動交給了自由資產階級去領導。

舊火星報底鬥爭和列寧在做什麼一書上對『尾巴主義』理論所作的精彩的批評，不僅打倒了所謂『經濟主義』，而且創造了俄國工人階級底真正革命運動底理論基礎。

假如沒有這種鬥爭，當時就莫要想去創造俄國的獨立工人政黨，就莫要想由這個政黨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了。

但是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不僅是俄國的現象。牠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政黨裏都是廣泛流行的，雖然表現的形式是稍微有些不同。我所指的是第二國際首領們所慣用的所謂『生產力』論。這個理論辯護一切事物，調和一切人，牠當某些事實早已為大家聽得討厭以後，才把牠們指出來並加以解釋，指出以後，牠就安心下去了。馬克思說：唯物主義的理論不能祇限於解釋世界，牠還應該要改造世界。但是，考茨基和他的伙伴們却不管這一點，他們寧願停留在馬克思公式底前半段上。請看應用這個『理論』的許多例子中的一個例子罷。人們說，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第二國際底政黨曾經發表恐嚇的言論，說假如帝國主義者開始戰爭，他們便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人們說，在戰爭正要開始的時候，這些政黨就把『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個口號拋在腦後，而實行了一個相反的口號——為帝國主義的祖國

而戰爭。人們說，因為這樣變更口號的結果，使幾百萬工人犧牲了性命。但是如果以為這裏有什麼人犯了罪過，某人叛變了或出賣了工人階級，那就想錯了。絕對沒有過這樣的事情：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事情，都好像是必然要這樣發生的。第一，因為第二國際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第二，因為在當時所有的那種『生產力底程度』之下，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這是『生產力』底『罪過』。考茨基先生底『生產力論』正是這樣向『我們』解釋。而誰不相信這種『理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黨底作用呢？黨在運動中的意義呢？但是，黨對於像『生產力底程度』這樣底決定因素，能有什麼辦法呢？……

這種假冒馬克思主義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大堆來。

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以掩飾機會主義底真面目為使命的假冒的『馬克思主義』，祇是這樣一種『尾巴主義』理論在歐洲方面的變形表現，而列寧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就已經向這種理論作過鬥爭了。

• 顯然用不着證明，打破這種理論上的假冒，乃是在西方創立真正革命政黨的先決條件。

第三，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從三個基本原理出發的。

第一個原理：資本主義先進國內財政資本底統治；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底主要營業；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是帝國主義底基礎之一；財政寡頭底無上威權是財政資本統治底結果，——所有這些，便揭露出壟斷的資本主義底粗鄙的

新的革命在列強①壟斷主義經濟對口取見的行動中
我壟斷主義口家裡的革命危機口蓋尖銳化②帝國主義對殖民地
殖民地的死抱有利或比較解放運動的痛楚③帝國主義
之間由種族的爭執口蓋不平等經濟的佔有說明對口蓋口蓋
口蓋先也考伯革命口蓋種革命身尖氣力口蓋對決：帝國主義經濟口蓋
寄生的性質，使資本主義的新迪加和托拉斯底壓迫更加百倍
令人難受，使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基礎的義憤加強地增
長，使羣衆趨向無產階級革命而把無產階級革命當作他們唯
一的救星。（請參看列寧著的帝國主義）

從這裏便要得出第一個結論：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
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在『宗主國』國內的無產階級的戰線
上爆發底原素日益增長。

第二個原理：向殖民地和附屬國加緊輸出資本；擴大
『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領土，直到包括全世界；資本主義變
為由極少數的『先進』國對抗世界上極大多數人民施行財政
資本的奴役和殖民地政策的壓迫的世界系統；——所有這
些，一方面使單個的民族經濟，單個民族領土，變成所謂世界
經濟這整條子底各個環節，另一方面，將全世界的人民
分成兩個營壘：剝削和壓迫廣大殖民地和附屬國的那極少數
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和迫得要作鬥爭以求解脫帝國主義
的壓迫的那極大多數的殖民地及附屬國。（請參看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要得出第二個結論：就是在殖民地國家裏的革
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在國外的殖民地的戰線上反帝國主義的
義憤底原素日益增長。

第三個原理：『勢力範圍』和殖民地底獨佔；各資本主
義國家底不平衡的發展，這種發展，引起已經搶得領土的國
家和希望得到自己的『份額』的國家中間為重分世界而起的
猛烈的鬥爭；帝國主義戰爭，這種戰爭是恢復那已經破壞的
『平衡』的唯一手段，——所有這些，便值得三條戰線

——即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線緊張起來，便減弱着帝國主義底勢力，並使頭兩條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即革命的無產階級戰線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戰線，易於聯合起來。（請參看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要得出第三個結論：就是在帝國主義之下，戰爭是不能避免的，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聯合成爲統一的世界的革命戰線，以對抗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線。

列寧又將上面這一切結論，綜合成爲一個總的結論，就是：「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一頁）

因此，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革命底性質，範圍，深度，以及革命底一般方案這些問題的觀點，亦隨着改變。

從前，通常都是從某個單獨國家底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去分析無產階級革命底前提。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必須從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或大多數國家底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從世界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去觀察這個問題，因爲各單獨國家與各單獨民族經濟已經不是自顧自的單位了，已經成了所謂世界經濟這條鍊子底各個環節了。因爲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即是那爲數極少的「先進」國對地球上極大多數的人民施行財政資本奴役和殖民地政策壓迫的全世界系統。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某些個別國家裏，或者更確切些說，在某一個發展了的國家裏，有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客觀條件存在。現在，這個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必須

因為整個帝國主義經濟底發展底結果，
這系統中的某幾個國家工業不甚發展，不能成爲革命
底一種不可克服的障礙！

把這底事實的現象底總線來對抗世界帝國主義底條件！
現時底現象底事實是帝國主義底世界底系統中底發展底結果是

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個統一底整體底整個系統中，
已經有革命底客觀條件存在。而且，如與，或者更確切些
說，因爲整個系統已經成熟到革命程度，那末這系統中的某
幾個國家工業不甚發展，並不能成爲對於革命的一種不可克服
的障礙。

從前，照例總是說某一個先進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
把牠當作一個單獨的自願自的現象，而以單獨的一國的資本
戰線爲敵手。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必須
說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爲各單獨的國家的資本戰線已
經變成了所謂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線。這整條鍊子底各個環節
了，必須把各國革命運動底總戰線來對抗這個世界帝國主義
戰線。

從前總是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純粹是某一個國家內部發
展底結果。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應把
無產階級革命首先看做是帝國主義世界系統中矛盾發展底結
果，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這條鍊子在某個國家裏破裂的結
果。

革命將在那裏開始呢？資本底戰線首先會在那裏，會
在那個國家裏被衝破呢？

以前，人們照例總是都回答道：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
地方，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地方，在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
在民主精神較多的地方。

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反駁道：不，不一定要在工業發展
程度較高~~等~~的地方。資本戰線將在帝國主義鍊子較弱的
地方被衝破；因爲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這條鍊

→將此口說作子較弱的地方被衝破

子在牠的最弱的地方破裂的結果。而且，可以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開始了革命的國家，衝破了資本戰線的國家，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比較低的國家，而其他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却依舊留在資本主義底範圍以內。

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資本主義戰線的鍊子，在俄國是比其他各國要薄弱些。這鍊子就在這裏被衝破了，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爲什麼呢？因爲，在俄國曾展開了以革命的無產階級爲首的最偉大的人民革命，而無產階級有了千百萬爲地主所壓迫和剝削的農民這樣重大的同盟者。因爲，在俄國與革命對立的曾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帝國主義最醜惡的代表，牠沒有絲毫精神上的威信，而爲一般人民所痛恨。雖然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底程度，會比較——譬如說——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國低些，然而帝國主義的鍊子却原來比較薄弱些。

在最近的將來，這鍊子將在什麼地方被衝破呢？仍然是在牠較薄弱的地方。比如說，這鍊子也許會在印度被衝破，這不是沒有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印度有新興的奮勇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有民族解放運動這樣的同盟者，——這無疑義的是一個偉大的和重大的同盟者。因爲，那裏與革命對立的是大家所知道的這個敵人，即外國帝國主義，這個敵人沒有精神上的信用，而爲印度一般被壓迫的被剝削的羣衆所痛恨。

這鍊子也許會在德國被衝破，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比方，那些在印度活動着的因素，在德國也開始活動着，同時，很明顯的，在印度與德國之間，發展的程

度有莫大的差別，這不能不影響到德國革命底進程和結局。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列寧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完成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並不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中平衡的『成熟』，而是經過一些國家之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第一個戰敗國家之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之被剝削。另一方面，正因為這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東方各國就最終地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的被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底總漩渦』（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六頁）。

總而言之：帝國主義戰線底鍊子照例應該在較薄弱的環節上被衝破；但無論無何，也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較發展的地方，不一定要在工人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幾等等的地方。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關於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人口總數裏所佔百分數的統計數字，在解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時，並沒有什麼非常的意義，而第二國際裏的那些不懂帝國主義而又懼怕革命如瘟疫的書獃子們，却喜歡把這種統計當作有非常意義的事情。

其次，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曾經肯定說（而且現在還是肯定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有一個無底的深淵，或者至少是有一座萬里長城，這座萬里長城使這兩個革命彼此隔着一個多少長久的距離時期，在這個距離時期中，得到了政權的資產階級，發展着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則積聚着力量和準備着反資本主義的『堅決鬥爭』。

這個距離時期通常是以好幾十年來計算，或者更長久些。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底環境內是毫無科學根據的，牠祇是，而且不能不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慾望底掩蓋和粉飾。顯然用不着證明，在含蓄着許多衝突和許多戰爭的帝國主義底環境內，在「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底環境內，當「興盛的」資本主義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而革命運動在全世界所有一切國家裏發展着的時候；當帝國主義聯合所有一切反動力量（直到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為止），因而使一切革命勢力（從西方無產階級運動起到東方民族解放運動止），都必須聯合一致的時候，當非是與帝國主義作革命鬥爭便不能推翻封建農奴制度殘餘的時候；——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種條件之下，在一個多少發展了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起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俄國革命史已經顯然證明了，這個原理是正確的和不容辯駁的。無怪乎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時，在俄國第一次革命底前夜，在兩個策略這本小冊子裏，就已經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條鍊子底兩個環節，看做俄國革命發展規模底一致的和完全的表現：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為要做到這點，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和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為要做到這點，就要把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和麻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底不

穩定性。這便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在其關於革命底規模問題的一切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如此狹隘』（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我還不去說列寧底其他的，比較晚些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關於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這個觀點，比在兩個策略中更說得明顯。這個觀念就是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底基礎石之一。

而有些同志却以為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時才得出這個觀念，以為列寧在一九一六年以前還認為俄國革命將停滯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於是政權也將從工農專政機關手上轉到資產階級手上，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手上。聽說這種說法甚至流傳到我們共產黨的報章上來了。我應該說，這種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

我可以引證列寧在我們黨底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裏的著名演說，他在這篇演說中，把工農專政，即民主革命底勝利，不是當作「秩序底組織」，而是「戰爭底組織」。（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二六四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底關於臨時政府這篇著名論文（一九〇五年）；在這篇論文裏，他在描寫俄國革命底發展前途時，給黨提出以下的任務，就是：「務必使俄國革命成為多年的運動，而不是幾個月的運動；務必使這革命不僅達到現時執政當局底小小讓步，而要達到完全推翻這種執政當局」，在這篇論文裏，他並且更把這個前途發揮下去，把種和歐洲革命聯繫起來，而繼續說道：

「假如能夠做到這一步，那時……那時革命的火燄

將燃起歐洲；在資產階級反動下疲困了的歐洲工人也將發動起來，並向我們表明『這件事情應當怎樣做』；那時歐洲的革命高潮會反轉過來影響俄國，使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一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發表的著名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說：

『無產階級在現時，而且在將來還要不惜犧牲地爲着奪取政權，爲着成立共和制度，爲着沒收土地……爲着吸收『非無產階級的民衆』去參加那個使資產階級的俄羅斯擺脫軍閥封建的『帝國主義』（即是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將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的俄羅斯擺脫沙皇制度和擺脫地主土地權力而得到解放的這件事情，這不是爲着幫助豐裕農民來反對農村工人，而是爲着聯合歐洲無產階級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最後，我還可以引證列寧所著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小冊子裏的一段著名的話，在這段話內，他引了兩個策略中的一節（即我們在上面引證過的，關於俄國革命底規模這一節）而得到下面的結論：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底進程證明了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與『全體』農民一塊來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與貧農一塊，與半無產階級一塊，與一切被剝削者一塊，來反對

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鄉村富人，官農，投機商人，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除了無產階級底準備程度及牠和鄉村貧民的聯合程度之外，企圖用其他的東西來分隔這兩種革命，企圖在牠們之間建立一座人造的萬里長城，這便是對馬克思主義作極大的曲解，使牠鄙俗化，以自由主義來代替牠』（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一頁）。

大概已經夠了罷。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吧！但是既然這樣，那末列寧爲什麼會和『不斷革命』觀念作鬥爭呢？

因爲，列寧主張『用盡』農民底革命能幹，澈底利用他的革命能力，以便完全消滅沙皇制度，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派則沒有懂得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輕視農民革命能力底力量，輕視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能幹，因此便妨害了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事業，把農民團結於無產階級周圍的事業。

因爲，列寧主張以政權之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上，才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派却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開始，他們不懂得他們這樣便不願看見像農奴制度殘餘這樣的『小事情』，便是沒有顧到俄國農民這樣的重大力量；他們不懂得，這樣的政策祇能妨害無產階級去進行爭取農民的工作。

可見，列寧當時與『不斷革命派』鬥爭，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斷性問題，因爲列寧自己就是站在不斷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即無產階級底這個極偉大

的後備軍——底作用，而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領導權底觀念。

『不斷革命』這個觀念並不是一個新的觀念。這個觀念最初是由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他的著名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一八五〇年）中提出來的。我們的『不斷革命派』也就是從這個文件中取得了不斷革命這個觀念。應該注意到：我們的『不斷革命派』從馬克思那裏把這個觀念拿來以後，就稍許使這個觀念改變了樣子，改變了樣子以後，就把牠『弄壞了』，使牠不適於實用了。會需要列寧底熟練手掌來糾正這個錯誤，取得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觀念底真相，而使牠成為自己的革命理論底基礎石之一。

請看馬克思在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中關於不斷革命所說的話。在這裏，馬克思在列舉了共產主義者應該爭得的許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後，說道：

『民主派的小資產者，是希望極端迅速地和至多是只要一實行上述的要求就結束革命，可是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在於：要使革命成為不斷的，一直進行到一切大的或小的有產階級已經被撤消統治地位的時候，一直進行到無產階級已經爭得國家政權的時候，一直進行到無產階級的聯合不僅在一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統治國家內，已經發展到能使這些國家底無產者們間的競爭歸於停止的程度的時候，一直進行到至少是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已經集中到無產階級手裏的時候』。換句話說：

（1）馬克思並沒有主張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革

命事業直接從無產階級的政權來開始，這和俄國的『不斷革命派』底計劃相反。

(2) 馬克思祇是主張以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來完成革命，一步一步地接着把各派資產階級從政權底高峯上推倒下去，以便在達到無產階級政權以後，再把革命火種燃遍於全世界。這與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而教導了我們的以及他在俄國革命過程中所實行過的完全相合。

可見，俄國的『不斷革命派』，不僅是輕視了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不僅是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權觀念底意義，而且改變了（改壞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觀念，使牠不適於實用。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會嘲笑我們的『不斷革命派』底理論，稱牠為『新奇的』和『漂亮的』理論；責備他們不願意『想一想，為什麼實際生活在整個十年內都繞過這個漂亮的理論而前進了』。（列寧底這篇論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寫的，恰巧在『不斷革命派』底理論在俄國發現以後已經過十年的時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七頁）。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曾認為這個理論是半孟塞維克主義的，他說，這理論『從布爾塞維克那裏拿去的是號召無產階級作堅決的革命鬥爭和奪取政權，而從孟塞維克那裏拿去的是『否認』農民底作用』（請參看同一卷上的論文關於革命底兩條路線）。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觀

念，關於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來「立刻」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觀念，就是這樣。

其次，以前認為，在一個國家內，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的，或至少是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底共同發動。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根據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這點來出發。因為帝國主義環境內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發展上的不平衡的和躍進的性質，帝國主義內部那種必將引起戰爭災難的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國革命底歷史，已經直接證明了這一點。不過這裏我們必須要記住：只有一些完全必要的條件具備時，才能有成效地推翻資產階級；沒有這些條件，就簡直莫要想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請看列寧在幼稚病這本小冊子內怎樣說到這些條件：

『為一切革命，局部地為二十世紀俄國三次革命所證明了的革命底基本定律，就在於：只是被剝削的和被壓迫的羣衆覺悟到不可照舊生活和要求改革，這對於革命還是不夠的；對於革命，還須要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管理下去。只有在「下層」不願意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夠照舊生活和管理下去的時候，只有那時候革命才能勝利。這個真理若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全國的（使被剝削者和剝削者同時都受到索動的）危機，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對於革命，必須：黨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一，達到使大多數的工人（或者至少是大多數有覺悟的、有思想的，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了解革命是必要的並且已決意爲着這個革命而舍身拚命；第二，要統治階級受到政府的危機，這危機甚至把最落後的羣衆都牽引來參加政治……，使政府軟弱無力和使革命者得以迅速推翻牠』（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三頁）。

但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這還不算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革命已經勝利的國家裏的無產階級，既鞏固了自己的政權並領導着農民，就能夠而且應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不是說，這樣牠便會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的、最後的勝利呢？換句話說，這是不是說，牠單靠一國底力量能夠最後鞏固社會主義並完全保證國家不受外國的武裝干涉的危險，也就是說，完全保證不受復辟的危險呢？不，不是的。爲要達到這點，至少要有幾個國家內的革命底勝利。因此，發展及幫助其他國家的革命，乃是已經勝利的革命底一個重大的任務。因此，革命已經勝利的國家不應把自己看作自願自的東西，而應把自己看作是加速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助手和工具。

列寧用兩句話表明了這個意思，他說，已經勝利的革命底任務就是：『最高限度地施行在一個國家裏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底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二十三卷，三八五頁）。

一般地說來，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底特點，就是這樣。

(四) 無產階級專政

在這個題目中，我提出三個基本問題來講：（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

（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這革命底運動，規模，成績，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是革命底機關，是革命底最主要的支柱，牠的使命就是要：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底反抗和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將革命進行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這是革命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能夠做到的。但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底相當階段上創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殊的機關以作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麼牠就不能夠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不能夠保持勝利和向前進展到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

『革命底基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列寧）● 這是不是說，事情祇限於取得政權，奪取政權呢？不，不是的。取得政權——這僅僅是事情的開始。資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被推翻之後，由於許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牠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因此全部任務都在於要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他必勝不敗。為要達到這個目的，應該怎樣辦呢？為要做到這一點，至少是必須執行下面三個任

務，這些任務在革命勝利後『第二天』便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

(1) 撲滅那些為革命所推翻了的和所剝奪了的地主和資本家的反抗；消滅他們謀恢復資本政權的一切的和任何的企圖。

(2) 用團結一切勞動者於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使這工作向着那準備消滅和肅清階級的方向進行。

(3) 將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底軍隊，以便與國外敵人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

爲了執行和完成這些任務，便必須要有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說：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是整個的歷史時代。當這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必然還希望復辟，而這種希望便變爲復辟的嘗試。在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被推翻了的剝削者——他們不會料到曾被人推翻，他們不相信這點，沒有想到這點——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起來鬥爭，謀恢復他們的已被奪去的『天堂』，謀他們的家庭幸福——他們的家庭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的『生活，而現在則被這般『下賤人』弄得破產和貧困（或者弄到從事『下賤的』勞動……）。而在剝削者資本家後面，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跟着。幾十年來各國歷史的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是猶豫不決和動搖不定的，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則因革命底困難而恐懼，因工人底初次失敗或挫折

而心慌意亂，神經錯亂，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在兩個營壘間跑來跑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五頁）。

而資產階級做更徹底嘗試是有理的根據的。因為資產階級在被推翻以後，在長時期內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

列寧說：

「要是剝削者僅在一國內被打倒了——而這一點當然是普通的事情，因為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乃是少有的例外，——那末他們仍舊還是比被剝削者強有力些」（請參看同上一卷，三五四頁）。

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底力量在什麼地方？

第一，「就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就在於資產階級底國際聯繫底力量和結實性」（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第二，就在於「在革命以後，剝削者在長時期內還保存着許多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金錢（立刻消滅金錢是不可能的），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還有相互的聯繫，組織底和管理底技能，還有一切管理『秘訣』（習俗，方法，手段，機會，）底知識，還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接近於高等的技術人員（那些過着資產階級式的生活與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還有比較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第三，「就在於習慣勢力，就在於小生產的勢力，

因為，可惜得很，小生產在世界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則經常地，每日每時，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此『泯滅階級，這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已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還是泯滅小商品生產者，但這種人不能驅逐的，不能鎮壓，應該和他們共居，能夠（而且應該）改造他們，教化他們，而且只能用很長久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來改造他們，教化他們』（請參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和一九〇頁）。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要反對那有力的敵人起見，爲要反對舊階級起見而進行的最厲害的，最尖銳的，最殘酷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將因這自己之被推翻而增加十倍』，『……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見同上卷第一七三和一九一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要在短時期內來完成這些任務，要在幾年內實行這一切，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不應該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不做是一個很短的時期，不做是一些『最革命的』動作與調令，而應該把牠看做是整個的歷史時代，在這時代中充滿着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忍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守，勝利和失敗。這一個歷史時代之所以需要，不僅是爲了創造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底經濟的和文化的先決條件，並且是爲

了使無產階級能夠：第一，教訓並鍛鍊自己成爲一種能夠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教化並改造小資產階級的階層，以便保證社會主義生產底組織。

馬克思曾告訴工人說：

『你們應當經受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鬥，不僅是爲了改變現存的社會關係，而且是爲了改變你們自己和使你們自己變成爲能夠進行政治統治的人材』（請參看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五〇六頁）。

列寧繼續了和更加發展了馬克思底這個思想，他說：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須要教化成百萬的農民和小業主，成十萬的職員，官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使他們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樣，也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上，在長期的鬥爭中來教化無產者自己，他們不是立刻便能脫除他們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成見，不是用奇術，依聖旨，一提出口號，一通過決議，一公佈法令，便能脫除這些成見的，只有與大批的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作長久的，艱難的羣衆鬥爭，他們才能夠擺脫這些成見。』（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四八和二四七頁）。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從上面的說話中，已經可以看到，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不侵犯舊的經濟與政治制度的條件下面更換政府人員，更換「內閣」等等。各國的孟塞維克與機會主義者，非常懼怕專

政，好像懼怕洪水猛獸一樣，他們因為懼怕得太厲害，便把所謂『爭取政權』的觀念來代替專政的觀念，他們通常把『爭取政權』歸結為更換『內閣』，歸結為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爾和亨德遜這一類人來組織新內閣和登台執政。用不着解釋，這種以及諸如此類的更換內閣，是與無產階級專政，與由真正的無產階級爭取真正的政權，毫無相同的地方。麥克唐納爾和謝德曼在保留着資產階級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權，所謂他們的政府，並不是別的，而不過是資產階級手中的御用機關，祇是帝國主義瘡痍底遮蓋物，祇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底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方便，就不順利和難於剝削和壓迫羣衆的時候，牠就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當然，這種政府之出現，乃是『他們那裏』（就是說，在資本家們那裏），在『希普喀』那裏，情況不安底象徵，但是無論如何，這種政府免不了仍舊是資本底加了粉飾的政府。麥克唐納爾或謝德曼底政府與無產階級爭得政權是相隔這樣遠，正好像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政府底更換，而是新的國家，這個國家有新的地方政權機關和新的中央政權，是在舊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國家——底廢址上面產生起來的無產階級的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在資產階級秩序底基礎上產生出來的，而是在推翻資產階級之後，在破壞資產階級秩序的過程中，在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是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拿來社會化的過程中，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把對於資產

階級施行的暴力拿來做依據的革命政權。

國家是由統治階級運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底反抗的機器。在這個關係上，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與其他任何階級底專政都沒有區別，因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是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裏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一切舊有的階級的國家是少數的剝削者對多數被剝削者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多數被剝削者對少數剝削者的專政。

總而言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這統治不受法律所限制，依靠着暴力，而得到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們底同意和幫助。（請參看國家與革命）

從這裏便要得出兩個基本的結論：

第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是給一切人的，也給貧人，也給富人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是新式的民主國家——給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以民主的國家；應該是舊式的專政國家——為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專政的國家』……（請參看列寧全集，二十一卷，第三九三頁）。考茨基及其夥伴們底言論，說什麼普遍的平等，『純粹的』民主，『十足的』民主等等，這都是以資產階級的精神掩飾這樣一件無可諱義的事實：就是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是不能有什麼平等的。『純粹』民主底理論，是為帝國主義強盜所收買的和蒙養的工人階級上層份子底理論。這理論底使命，就是要來掩飾資本主義底痼疾，粉飾帝國主

※注重點是我加的——新大林註。

義和賦與牠以精神上的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的羣衆。在資本主義之下，被剝削者沒有得到而且沒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這至少是因為房屋，印刷所，紙料堆棧等等。爲着利用『自由』權起見所必須的東西。都是剝削者的特權。在資本主義之下，由被剝削羣衆真正參加國家的管理的事情，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這至少是因為在資本主義底條件之下，甚至於就是在有最民主的制度的國家裏，政府都不是由人民所指定的，而是由洛特希理德和司丁尼希，洛克費爾和摩爾根這般人所指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底民主，是剝削者的少數人的民主，是依靠於限制被剝削者的大多數底權利的，是用以反對這大多數人的。祇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被剝削者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有可能去真正參加國家的管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的大多數人底民主，是依靠於限制剝削者的少數人底權利的，是用來反對這少數人的。

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底發生，不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底結果，——牠的發生祇能是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破壞資產階級的軍隊，破壞資產階級的官僚機關，破壞資產階級警察的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國內戰爭底序言上說：

『工人階級不能夠簡單地佔有現成的國家機器和運用牠來達到自己本身的目的』。

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給顧格爾曼的書信內又說：無產階級革命應該

「……不像向來一樣，把官僚軍閥的機器，一手傳一手，而應該將這架機器打破……——這是歐洲大陸上一切真正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

馬克思在這裏只說到歐洲大陸，這樣便給了各國機會主義者和孟塞維克一個藉口來喊道：可見，馬克思曾假定說，資產階級的民主，經過和平道路來發展到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可能的，至少對於歐洲大陸以外的幾個國家（英、美）是可能的。的確，馬克思曾假定說有這種可能，他曾有根據來假定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有這種可能性，因為當時還沒有顯著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帝國主義，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這些國家中還沒有發展的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發展的帝國主義未出現以前，情形曾經是這樣。但是經過三四十年以後，這些國家中的情形已根本改變了；在這個時候，帝國主義已發展並普及到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時候，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英美也已經出現了；在這個時候，英美和平發展底特殊條件已經消滅了——把這些國家看作例外，這也自然應當失去時效了。

列寧說：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種例外要失去時效了。英國和美國，本來是英吉利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底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牠們已經完全墮入一般歐洲式的，征服一切和壓制一切的官僚軍閥機關底這個污濁的，血腥的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國，無論在美國，『一切真正

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就是打破，破壞『現成的』（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間，造成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善地步的）『國家機器』（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頁）。

換句話說：關於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規律，關於以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作為這種革命底先決條件的規律，乃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裏的革命運動底必不可免的規律。

當然，在遙遠的將來，假如無產階級在最重要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獲得勝利，假如現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將由社會主義包圍的形勢所代替，那時候，某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些國家裏的資本家們因感覺到國際環境『不利』，會認為最好是『自願地』向無產階級大讓步。但是這種推想祇是關於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對於最近的將來，這種推想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是絕對沒有任何根據的。

因此，列寧說得對：

『如果不用暴力來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和不用新的來代替牠，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四二頁）

（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就是壓倒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明顯的。但是要利用什麼組織才可以完成這種巨大工作呢？在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基礎上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底舊式組織，對於這種工作是不夠用的，——這是無容懷疑的

事情。究竟是無產階級底那種新式組織能夠成爲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底掘墓人，不但能夠打破這架機器，不但能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夠成爲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基礎呢？

無產階級底這種新式組織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與舊式組織比較，牠的優點在那裏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最包括一切的羣衆組織。因爲牠，而且祇有牠才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這樣唯一的羣衆組織，就是牠包括所有的被壓迫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人，陸軍兵士和海軍兵士，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羣衆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可以最容易地和最完全地實現牠對羣衆鬥爭的政治領導。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羣衆革命鬥爭，羣衆政治發動，羣衆暴動底最有力的機關，是有本事去打破財政資本底無上威權及其政治附屬物的機關。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羣衆本身底直接組織，即是羣衆底最民主的，也就是最有威權的組織，牠能盡量便利着他們參加新的國家底建設和管理，牠能盡量展開羣衆在爲破壞舊制度，在爲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的鬥爭中的革命毅力，倡導性和創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由各地方的蘇維埃聯合起來和形成起來的總的國家組織，無產階級——牠是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底先鋒隊，牠是統治階級——底國家組織，就是說，聯合起來的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正是從前受地主和資本家壓迫的那些階級底最廣泛的和最革命的組織，現在是『整個國家政權，全部國家機關底經常的和唯一的基礎』，正是『這樣一些羣衆，這些羣衆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在法律上雖有平等權利，而在『實際上，則被千百種方法和詭計所排擠而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的權利和自由，而現在，這些羣衆則被吸收來經常地和一定地，而且是起着決定作用地參加對於國家的民主管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三頁〕。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蘇維埃政權是國家組織底新形式，牠與舊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和議會主義的形式有原則上的差別。牠是新式樣的國家，這個式樣的國家不是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羣衆的任務，而是適合於使他們完全解除一切壓迫和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

列寧說得對：蘇維埃政權一出現，『資產階級民主議會主義底時代就完結了；全世界歷史底新篇章：無產階級專政底時代，就開始了。』

蘇維埃政權底特點在那裏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在有階級存在的條件下一切可能的國家組織中的最廣泛的和最民主的國家組織，因為，牠既然是工人和被剝削的農民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聯絡和合作底場所，牠在自己的工作中既然依靠着這個聯絡和合作，所以牠就是大多數人民統治少數人民的政權，就是這大多數

●注意點是我加的。——新大林註

人民底國家，就是這大多數人民的專政底表現。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階級社會底一切國家組織中最有國際性的組織，因為，牠既然是破壞一切的民族壓迫而依靠着各民族的勞動羣衆底合作，所以牠就使這些羣衆聯合在統一的國家聯盟內的事業，易於做到。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按其本身結構來說，就能夠使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底先鋒隊，就是說使無產階級，就是說使蘇維埃底最有團結的和最有覺悟的核心，易於領導這些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羣衆。

列寧說：「一切革命和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底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教訓我們知道：祇有無產階級才能夠統一和領導勞動的和被剝削的人民中零散的和落後的階層」（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四頁）。蘇維埃政權底結構，使這種經驗底指示易於實行。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將立法權和行政權合併爲統一的國家組織並以生產的單位——工廠，來代替地域的選舉區，這樣，牠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羣衆與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繫起來，教育他們去管理國家。

就是在於，祇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夠使軍隊擺脫對資產階級的指揮部的服從，將牠由在資產階級制度下面壓迫人民的壓迫工具變爲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底鐵蹄下面解放出來的解放工具。

就是在於，「祇有蘇維埃的國家組織，才能夠一下子和最終地破壞舊的機關，就是說破壞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和司法的機關」（請參看同上的地方）。

就是在於，蘇維埃形式的國家，吸引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羣衆組織來經常地和無條件地參加國家管理，祇有牠才能準備國家組織底衰亡，這種衰亡就是將來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底基本成份之一。

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就是經過長久的尋找而終於尋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這種形式的範圍中，應該完成無產階級底經濟解放，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底萌芽。蘇維埃政權是牠的發展和完成。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

「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式樣的民主機關底形式……而且是唯一的能夠保證最順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一頁）。

（五）農民問題

在這個題目內，我提出四個問題來講。（一）問題底提法；（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四）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

（一）問題底提法。有人以爲，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和農民底作用及其比重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

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問題。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祇是附屬的問題。

但是，這種情況絲毫也不使農民問題喪失牠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所確有的，重大的，迫切的意義。大家都知道，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開始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底前夜，那時，關於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全盤擺在黨面前了，而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就帶着迫切的性質。大家也都知道，俄國的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帶着更迫切的性質，這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關於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使人遇到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這本是理所當然的：誰要去執掌和準備去執掌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關於自己的真正的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底一部分，牠這樣也就是列寧主義底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政黨之所以對農民問題取冷淡態度，甚至簡直取否定態度，不僅是因為西方各國有特殊的發展條件。這首先是因為這些政黨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豈不想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誰就不會注意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了，在他看來，關於同盟者的問題是不關痛癢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對於農民問題的

譏諷態度，在他們那裏認爲是文禮家風底表現，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底表現。事實上，這裏一點馬克思主義底氣味都沒有，因爲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對農民問題這樣重大的問題取冷淡態度，這在實際上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無疑義地是表示背叛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這樣：因爲農民生存底某些條件而隱藏在農民裏面的革命可能性，是不是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不是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呢？是不是可以將農民，將農民中被剝削的大多數，由資產階級的後備軍——在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他們曾是這樣的，而且現在還是這樣的，——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就是說，承認大多數農民有革命的能力，並且可以爲着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來利用這種革命的能力。俄國三次革命底歷史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一點的結論。

由此便得出實際的結論，就是說要援助，一定要援助勞動農民羣衆爲反對奴役及剝削的鬥爭，爲解脫壓迫及貧困的鬥爭。自然，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應該援助任何的農民運動。這裏所說的是援助這樣一種農民運動和這樣一種農民鬥爭，這種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能夠直接或間接便利無產階級解放運動，能夠這樣或那樣助長無產階級革命底力量，能夠促進將農民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和同盟者的事業。

(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這一時期是從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起到第二次革命（一九

一七年二月)止。這一時期的特點就是農民擺脫自由資產階級底影響，離開立憲民主黨，而轉到無產階級方面，轉到布爾塞維克黨方面來。這一時期的歷史，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與布爾塞維克黨人(無產階級)彼此為爭取農民而鬥爭底歷史。國會時期就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因為四次國會底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實驗的教訓，而這個教訓明白告訴農民說，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是完全幫助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是擁護沙皇的；農民只可以指望唯一力量底幫助，這唯一力量就是城市的工人——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僅是證實了國會時期底教訓，使農民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完全陷於孤立狀態，因為幾年的戰爭，證明了希臘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的同盟者那裏得到和平，這完全是虛幻的，完全是欺騙的。沒有國會時期底明白教訓，無產階級底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便是這樣形成起來的。在為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便是這樣形成起來的，這種領導權結果弄到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各國(英法德奧)底資產階級革命，曾經是按照另一條道路進行的。那裏，革命中的領導權，並不是屬於當時還由於自己的幼稚而沒有成為，並且不能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的這個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那裏，農民脫離農奴制度而得到的解放，並不是從當時人數尚少而且又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裏得來的；而是從資產階

級手裏得來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舊制度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資產階級後備軍。因此，在那裏，革命底結果使得資產階級底政治力量大大加強了。

在俄國，恰恰相反，資產階級革命給了直接相反的結果。俄國革命底結果，沒有使資產階級底政治力量加強，反而使牠削弱了，沒有使牠的政治後備軍增加，反而使牠喪失了基本的後備軍，就是說喪失了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牠把數千百萬農民團結到了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周圍。

這一點，也就是以下這件事實底原因之一，這事實就是：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比較短促的時間內就轉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領導權，曾經是無產階級專政底萌芽和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為什麼有這種在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沒有看見過的特殊現象呢？這種特殊現象是從那裏得來的呢？

這是因為在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當時是在比以西方各國更發展的階級鬥爭條件下面發展着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到這時候已經成了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自由資產階級則因懼怕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喪失了任何革命性的氣味（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訓以後），並與沙皇及地主聯盟起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必須注意以下的一些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情況：

(1) 革命前夜俄國工業底空前的集中。比方，大家知道，俄國全體工人底百分之五十四是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裏做工的，而在美國這樣的工業發展的國家裏，在這樣的大工廠裏做工的工人不過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光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有織布爾塞維克黨那樣的革命政黨的情形之下，就使俄國無產階級變成了全國政治生活裏的最偉大的力量。

(2) 企業裏的惡劣無比的削削形式，加上了沙皇衛戍兵底難堪的警察壓制，——這種情況便使工人底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了偉大的政治行動，並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革命到底的力量。

(3) 俄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萎靡不振，到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竟變成了沙皇政府底傭僕和公開的反革命派。這不僅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到了沙皇制度底懷抱，而且是因為俄國資產階級直接依賴於政府的定貨。

(4) 當時在鄉村中存在着最惡劣的和最難堪的農奴制度殘餘，更加上地主底專權，——這種情況就把農民捲入了革命的漩渦。

(5) 沙皇制度壓制了一切有生機的東西，牠的專橫更加深了資本家底和地主底壓迫，——這種情況就把工人和農民底鬥爭合爲整個的革命的巨流。

(6) 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這一切矛盾匯合成了深重的革命危機，並給革命以莫大的進攻力量。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農民趨向那裏去呢？ 農民向誰求

得援助來反對地主底專權，反對沙皇底專橫，反對那個害死人的，破壞了農民經濟的戰爭呢？、向自由資產階級嗎？但是牠是敵人，——四次國會底多年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向社會革命黨人嗎？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好些」，他們的政綱也是「適合的」，差不多是農民的政綱，但是如果社會革命黨人祇想依靠農民，如果他們在敵人勢力底主要來源地點的城市中沒有力量，那他們能幹出什麼事情呢？什麼地方有一種新的力量，無論在鄉村或城市中，都能不顧一切，勇敢站在前線上與沙皇及地主作戰，並幫助農民擺脫束縛制，擺脫沒有土地的地位，擺脫壓迫制，擺脫戰爭呢？在俄國，一般說來，當時是不是有這樣的力量呢？是有的，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牠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就已經表示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鬥爭到底的能力，自己的勇氣，自己的革命性。

無論如何，別的同樣的力量，是沒有的、並且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取得別的同樣的力量。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農民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親近社會革命黨人的時候，同時就懂得了必須服從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勇敢的革命領袖底領導。

這就是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一些情況。

（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這一時期是從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起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止。這一時期比較不長，總共祇有八個月；但是，從羣衆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上看來，我們敢說這八個月是等於平常的立憲發展時期的幾十年，因為這八個月是革命底八個月。這一時

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於社會革命黨人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而從新轉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澈底的革命勢力、唯一能夠把國家引向和平的那個勢力。這一時期底歷史，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布爾塞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之間為爭取農民，為爭取農民大多數而鬥爭的歷史。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代，克倫斯基統治時代，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拒絕沒收地主底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主張繼續戰爭，前線上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刑底法令和郭尼洛夫底暴動。

如果在前一時期內，革命底基本問題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麼在現在這時候，在二月革命後的時期中，在沙皇已經沒有了，而綿延不斷的戰爭，又將國家經濟破壞到底，使農民完全破產的時候，關於消除戰爭的問題，就成了革命底基本問題。重心顯然從純粹內部性質的問題轉移到了基本問題——關於戰爭的問題。『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疲困於戰爭的全國人民，而首先就是農民所發出的一般的呼聲。

但是當時為要擺脫戰爭，就必須要推翻臨時政府，必須要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必須要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政權，因為，他們，而且祇有他們，在當時總是延長戰爭，要把戰爭延長到所謂『勝利的結局』。當時，除了推翻資產階級以外，在實際上竟沒有別的可以擺脫戰爭的道路。

這會是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這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最後一派——極左派底政權，即社會革命黨底和孟塞維克黨底政權，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主張以革命鬥爭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主張民主和平的政黨，布爾塞維克黨來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當時都贊助了工人爲着爭得和平及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當時，對於農民，是沒有別的出路的，而且也不能有別的出路的。

這樣，克倫斯基統治時期，就是對於勞動農民羣衆的一個最大的實驗的教訓，因為牠明白指明了：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政權之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也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許諾，實際上他們所施行的也就是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祇有蘇維埃政權，才能是唯一能夠領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底繼續延長，不過是更加證實了這個教訓底正確，催促了革命，推動了千百萬農民羣衆和兵士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週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孤立，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實。假如沒有聯合政府時期底明白教訓，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

那曾經使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易於完成的情況，就是這樣。

在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造成了的。

(四) 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如果以前，在革

命底第一個時期裏，主要的問題是推翻沙皇制度，而以後，在二月革命之後，首要的問題却是經過推翻資產階級，來擺脫帝國主義的戰爭；那麼在現時，在國內戰爭消滅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底問題就成了首要的問題。加緊和發展國有化了的工業；爲着這一點而利用受國家所調節的商業來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繫起來；以糧食稅代替糧食徵收制，以便然後逐漸減少糧食稅底定額，而把事情弄成工業製造品同農民生產品的交換；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制，使千百萬農民都加入合作制：——這些便是列寧所擬定的，在建成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的道路上的經濟建設底任務。

有些人說，這些任務，對於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或許會是不能做到的。有些懷疑派甚至說，這種任務簡直是空想的，是不能執行的，因爲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由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可利用他們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底基礎。

但懷疑派是錯誤了，因爲他們沒有注意到在這裏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在這些情況中，主要的情況是：

第一，決不可以把蘇聯的農民和西方各國的農民混爲一談。蘇聯的農民是不能不與西方各國的農民不同的，因爲蘇聯的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底教訓，與無產階級一塊並且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得到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而西方的農民，却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土地，並因此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的農民，慣於看重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

親善和政治合作底意義，而且因為有了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才能得到了自由，——這一點不能不是他們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的非常順利的條件。

恩格斯說：『社會主義黨爭得政權，已成了最近將來的事情』，『爲要爭得政權，黨應當首先就從城市裏跑到鄉村裏去而成爲在鄉村裏有勢力的黨』（請參看恩格斯底農民問題）。他說這段話的時候，是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而他所指的是西方各國的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革命中已經在這方面做過了巨大的工作，已經在鄉村裏造成了西方各國的同志所夢想不到的影響和支柱——這點還須要證明麼？這個情況不能不根本使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經濟合作事業易於辦好，——這點怎麼能夠否認呢？

懷疑派總是說小農是與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一種原素。但請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各國底小農所說的話罷：

『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盡可能設法來使小農生活改善，來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合作經濟，要是他們願意的話；如果那時他們還不能同意這一點，那末我們就要努力給他們以多量的時間，使他們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去把這點想一想。我們所以將要這樣做，不僅是因為我們認定獨立勞動的小農可以轉到我們這方面來，而且也是爲着黨底直接利益起見。被我們救濟着而沒有降落到無產者地位的和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引過來的農民人數愈多，則社會的改造亦愈是迅速和愈是容易實行。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發展到極端的結果，等待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小農民

都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犧牲品的時候，才來進行這種社會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爲了農民底利益，而不得不用社會公款來担负些物質犧牲，這從資本主義經濟底觀點上看來，好像是白費金錢，但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爲這樣担负犧牲，在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或者可以節省十倍金錢。因此，在這個意思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又請參看恩格斯底農民問題）。

恩格斯這些話是指西方各國的農民說的。但是他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夠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實行得這樣容易，這樣完全，難道這點還不明顯嗎？現在祇有在蘇維埃俄羅斯，才能立刻實行並完全實行使「獨立勞動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實現爲這點所必要的「物質犧牲」，實現爲這點所必要的「對待農民的慷慨」，這些以及同類的有利於農民的辦法，已經在俄國實行，這些難道還不明顯嗎？這種情況也應當便利着並推進着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建設底事業，這點怎麼能夠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以把俄國的農業和西方各國的農業混爲一談。西方的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這時候，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各國，分裂和解體完全是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單是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重要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都收歸國有這兩個原因，農業底發展就不會走這條道路。在俄國，農業底

發展應該走上別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社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廣大合作制，而由國家以優待的借款來幫助的這條道路。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合作社來吸引大多數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底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底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底生產方面。

因有農業合作社底工作而在農村中所生產的幾種新的現象，在這方面是極有意義的。大家知道，在農業合作總社內生產了新的巨大的以農業生產部門（如麻，馬鈴薯，油類等）為單位的組織，這些組織有偉大的前途。譬如「麻業合作社總會」包括了許多種麻農民底生產合作社。這個「麻業合作社總會」供給農民以種子和生產工具，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所有的麻的生產品，大批銷售於市場，並保證農民得以分沾利潤，這樣就是經過農業合作總社，將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照我的意思，這是農業方面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大生產底家庭農業系統。這裏我說的，是國家的社會主義生產底家庭農業系統，是與資本主義在紡織業——比方說——裏的家庭工業系統相比擬而來的，在資本主義底紡織業裏的家庭工業系統中，家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裏領得原料和工具，並把所有的生產品交給資本家，因此，他們在事實上就是在家庭裏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指明我們這裏的農業發展究竟應該走那條道路的許多實例之一。其他農業部門中的其他的同樣的例子，我已用不着說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的農民，既然拋開了那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和破產的道路，他們當然很願意去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我們的農業發展道路所說的話罷：

「實際上，一切大的生產資料歸國家管理，國家政權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個無產階級與千百萬的小農及最小農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這難道不是一切必要的條件，來經過合作制，而且祇是經過合作制（我們以前會鄙視合作制為營業性的東西，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制），——難道這不是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條件嗎？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但這却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條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列寧往下又說到必須用財政及其他的方法幫助合作制，因為合作制是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新的人民組織原則」和「新的社會制度」，他說：

「每個社會制度的發生，必須要有某個階級底財政幫助。「自由的」資本主義在牠產生時費了多少萬萬盧布，這是大家知道的。現在我們應當了解和實行的，就是：現時我們應該特別幫助的一種社會制度，就是合作制度。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應該是真正的幫助，就是說，把這種幫助看作是贊助任何的合作社的週轉，這是不夠的，——應當把這種幫助看作是幫助有

真正羣衆底真正參加的合作社的過轉』(請參看同上一卷，第三九三頁)。

這些情況是說明什麼呢？

這是說明，懷疑派是不對的。

這是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為列寧主義認為勞動農民羣衆是無產階級底後備軍。

這是說明，執政的無產階級能夠利用而且應該利用這些後備軍，來把工業和農業聯絡起來，來提高社會主義建設，來給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這樣一個必要的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那末，就沒有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上去。

(六) 民族問題

在這個題目內，我提出兩個主要問題來講：(一)問題底提法；(二)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 問題底提法。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有了許多極大的變化。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是大不同的。不僅就牠們的範圍來說，而且就牠們的內部性質來說，都是大不相同的。

從前，民族問題通常總是限制在一些大半祇是關係於『文明』民族的問題底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及歐洲其他的某些民族——這些便是第二國際英雄們所曾經加以注意的幾個主權不全的民族。遭受着最粗暴和最殘酷的民族壓迫的幾千萬和幾萬萬的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落在他們的範圍以外。白

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他們是不肯拿來相提並論的。第二國際底要人所能用以誇口的，不過是他們所通過了的那兩三個空洞的敷衍了事的，竭力躲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案。現在，民族問題上的這種兩面性和不徹底性可以說是已被消滅了。列寧主義揭露了這種極端不符合的情形，毀壞了那個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中間的，歐洲人和亞洲人中間的，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中間的懸壁，這樣便使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這樣一來，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世界問題，關於使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解脫帝國主義底壓迫的問題。

從前，民族自決的原則，通常總是被人曲解，常常被縮小到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底某些首領甚至於走到了這樣的地步，就是把民族自決權變成了文化自治權，即被壓迫民族有設立自己的文化機關的權利，而全部政權則仍保留在統治民族手中。這種情況便使民族自決概念曾經有從反對吞併政策的武器變成辯護吞併政策的武器的危險。現在，這種昏亂的思想可以說是已經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大了民族自決底概念，把其解釋為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底完全分立的權利，是各民族底獨立的國家的存在權利。這樣就使人完全沒有可能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為民族自治權來替吞併政策辯護了。從前，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民族自決的原則，無疑義地是由社會大國主義派運用來欺騙民衆的工具，現在，牠却變成揭破一切帝國主義貪慾和揭破一切大國主義陰謀的工具，變成用國際主義精神給羣衆以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問題，通常都被看作是純粹法權上的問題。第二國際底政黨會拿來誇耀的，就是冠冕堂皇地宣佈『民族平權』，發表無數的宣言來鼓吹什麼『民族平等』，同時却抹煞了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批民族（少數的）剝削別一批民族而生存的時候，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上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法權觀點應當認為是已經被揭破的了。列寧主義已把民族問題從冠冕堂皇的宣言底天空中拿到實地上來了。牠指出，如果無產階級政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則關於『民族平等』的宣言不過是空洞的和虛偽的宣言。這樣一來，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問題，就變成關於援助，幫助，真正地 and 經常地幫助被壓迫民族去反對帝國主義，以爭取真正的民族平等，爭取我們的獨立的國家的存在問題了。

從前，民族問題曾被人以改良主義的精神來看待，被人看待為單獨的獨立的問題，與關於資本政權，關於推翻帝國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沒有關係的問題。這些人曾經暗中設想，以為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可以不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起來而得到勝利，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可以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底大路，不要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而從容地『自流地』得到解決。現在，這種反革命的觀點，應當認為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證明了，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則證實了：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絡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底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各國革命勝利底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相附屬於反帝國主義的解

放運動的革命聯盟。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底一部份，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一部份。

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家底革命解放運動內部所含蓄着的革命可能性，是否已經都用完了？如果沒有都用完，那麼，是否有希望和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去利用這些可能性，將殖民地和附屬國，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就是說，承認被壓迫國家底民族解放運動內部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利用這些能力來推翻共同的敵人，來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底關鍵，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完全證實着列寧主義對於這點的結論。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必須幫助，堅決地和積極地幫助被壓迫和不獨立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

當然，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形上，對於任何的民族運動都要加以幫助。這只是說幫助那些力謀削弱並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而不是那些力謀鞏固並保持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可以有這樣的情形，就是某些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會和無產階級運動發展底利益相衝突。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談不到什麼幫助。關於民族權利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和自願自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總問題底一部分，牠服從這個問題，並且要從這個總問題底觀點上去觀察。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曾贊成波蘭人底和匈牙利人底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斯拉夫人底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

爲什麼呢？ 因爲在當時，捷克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是『反動的民族』，是『俄國在西歐的前哨』，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前哨，而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當時却是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革命的民族』。 因爲在當時，幫助捷克斯拉夫人底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沙皇制度，幫助歐洲革命運動底這個最危險的敵人。

列寧說：

『民主運動個別要求，民族自決也在內，不是一個孤立的東西，而是總的民主主義的（現在是總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運動底一部分。也許在個別的具體的情形之下，部分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應該拋棄這個部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二五七到二五八頁）。

如果不是從形式的觀點上，不是從抽象的法權觀點上，而是從具體的革命運動底利益上來度量個別民族運動，那末關於個別民族運動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底能有的反動性質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也應當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之毫無意義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之可能的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別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間，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並不一定要這個運動有着無產階級份子底參加，並不一定要這個運動有着革命的或共和的政綱，並不一定要這個運動有着民主的基礎。阿富汗國王爲阿富汗底獨立而鬪爭，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不管這個國王及其戰友是抱着君主制的觀點，因爲這種鬥爭是削弱着，破壞着和消磨着帝國主義；而這樣『激烈的』民主

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革命家」和共和派，如克倫斯基和蔡雷特利，倫諾德爾和謝德曼，齊爾諾夫和唐恩，亨德遜和克萊因斯，他們在帝國主義戰爭時的鬥爭，却是反動的鬥爭，因為這種鬥爭的結果是粉飾和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謀埃及獨立的鬥爭，因為同樣的原因，客觀上却是革命的鬥爭，不管埃及民族運動的首領是由資產階級出身，是帶着資產階級的名稱，不管他們是反對社會主義；而可是英國工黨政府為保持埃及底附屬地位的鬥爭，因為同樣的原因，却是反動的鬥爭，不管這個政府底閣員是由於無產階級出身，帶着無產階級的名稱，不管他們「贊成」社會主義。我還不用說其他較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如印度和中國的民族運動了，這些國家在解放道路上的每一步驟，甚至於如果是違反着形式的民主的要求，也還是給帝國主義的嚴重的打擊，即無疑地是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很對：對於被壓迫國家的民族運動，不應該根據形式的民主的觀點去估量，而應該根據反帝國主義鬥爭底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去估量，就是說，『不應該孤立地去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頁）。

（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面的原理出發的：

（1）世界已分成兩個營壘：一個營壘就是為數極少的文明民族，這些民族佔有財政資本並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數的人民；另一個營壘是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被壓迫的和被剝削

的民族，就是說，絕大多數的人民、

(2) 被財政資本所壓迫的和所剝削的殖民地和附屬國，是帝國主義勢力底最偉大的後備軍和最重要的來源。

(3) 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及擺脫剝削的唯一道路。

(4) 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底道路，這種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5) 先進國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聯合為一條共同的戰線，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反對帝國主義。

(6) 如不建立和不鞏固共同的革命戰線，則先進國工人階級底勝利和被壓迫民族之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都是不可能的。

(7) 如壓迫民族裏的無產階級對於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不加以直接的和堅決的援助，來反對『親國的』帝國主義，那麼共同革命戰線底建立是不可能的，因為『壓迫着別民族的民族，是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的』(馬克思底話)。

(8) 這種援助，就是主張，擁護和實行這樣一個口號：民族底分立權，民族底獨立的國家的存在權。

(9) 假如不實行這個口號，則不能建立各民族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和合作，這整個世界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基礎。

(10) 這種聯合祇能是自願的，是根據各民族間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友愛關係而發生的。

由此而有民族問題上的兩個方面，兩個趨向：一種趨向

就是趨向於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政治解放和組織獨立的民族國家，這種趨向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殖民地剝削底基礎上發生的；另一種趨向就是趨向於各民族間的經濟的接近，這種趨向是因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底形成而發生的。

列寧說：

『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在民族問題上有兩個歷史趨向。第一趨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底激發，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底創立。第二個趨向，就是民族間各種聯繫底發展和頻繁，民族界線底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底國際統一之創立。這兩個趨向都是資本主義底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向盛行於資本主義發展底初期，而第二個趨向則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並走向於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時的特點』（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三九到一四〇頁）。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非剝削殖民地，非以暴力將殖民地束縛在『單一的整體』底範圍內是不能夠生存的，因為帝國主義祇有蠶吞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相接近，不然牠就不能成為帝國主義了。

對於共產主義，恰恰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件事情底兩面，就是說，是使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這件事情底兩面。因為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聯合，祇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有可能；建立各民族自願的聯合的道路，就是由殖民地離開『單一

的『帝國主義的』整體』而分立，就是由殖民地變為獨立的國家。

因此，必須與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裏的『社會主義者』底五大強國的大國主義作堅忍的，不間斷的，堅決的鬥爭，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與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做鬥爭，不願意幫助『他們的』殖民地底被壓迫民族為擺脫壓迫，為謀得國家分立的鬥爭。

不與這種大國主義作這樣的鬥爭，就不能夠以真正國際主義底精神，以接近附屬國和殖民地裏的勞動羣衆的精神，以真正羣衆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沒有獲得舊俄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底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國革命就不會勝利，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也就會失敗。但是為要獲得這些民族底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應該首先就打破俄國帝國主義底鍊子，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的壓迫。不做這個工作，就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不能創造各民族合作底絕好的組織——這組織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組織就是各民族底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底具體的模型。

因此，必須進行鬥爭，以反對被壓迫民族底社會主義者底民族的閉關主義和狹隘觀點，孤獨思想，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走出自己的民族的觀念，不了解本國底解放運動和統治國底無產階級運動的聯繫。

沒有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保持被壓迫民族裏底無產階級底獨立的政策，就不能保持他和統治國裏的無產階級間的階

級聯合以推翻共同的敵人，推翻帝國主義。沒有這樣的鬥爭，國際主義是不可能的。

這更是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的和被壓迫民族裏的勞動羣衆的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共產黨的這個以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的兩面工作所說的話罷：

『這等教育……，在大的，壓迫的民族和小的，被壓迫的民族裏，在侵略的民族和被侵略的民族裏，能夠具體相同嗎？』

顯然是不能的。目的是相同的即所有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極密切接近，日益更加融合，但要達到此目的，却顯然要走各種不同的具體道路，這正好像從一張紙底左邊和右邊走向這張紙的中心點一樣。如果大的，壓迫的侵略的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者一般的主張民族融合，同時却忘記，那怕就是一刻兒忘記『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第二，喬治，彭加勒等也主張與小民族『融合』（用侵略手段）。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西亞融合，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融合等，

那麼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在理論上就是書獃子，在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底幫手。

在壓迫的國家中，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教育底重心，必須在於鼓吹和堅持被壓迫國家有分立的自由。不然，便不會有國際主義。壓迫的民族裏的社會主義者，如果不做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有理由而且應該鄙視他，稱他為帝國主義者，稱他為惡棍。這是一個無條件的

要求，那怕在社會主義未成功以前，分立底機會祇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實現的』……

反之，小民族裏的社會主義者應當把自己鼓勵底重心放到我們的總公式底後半節上，即各民族底『自願聯合』。他可以也贊成本民族底政治獨立，也贊成本民族與鄰近任何國家合併，而並不違反他的國際主義者底義務。但無論如何，他必須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孤獨思想，他必須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他必須主要部份的利益服從全體的利益。

沒有思索過問題的人，會以為壓迫民族裏的社會主義者主張『分立自由』而被壓迫民族裏的社會主義者主張『聯合自由』，這是有矛盾的。但祇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融合，要達到這個目的，別的道路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六一到二六二頁）。

（七）戰略與策略

在這個題目，我拿六個問題來講：（一）戰略與策略是指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科學；（二）革命底階級與戰略；（三）運動底來潮退潮與策略；（四）戰略的指導；（五）策略的指導；（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

（一）戰略和策略是指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科學。第二國際統治時期，主要的是在比較和平發展底環境中編成和教育無產階級軍隊的時期。這是以議會主義為階級鬥爭

底主要形式的時期。關於各階級底偉大衝突問題，關於準備無產階級去作革命戰鬥問題，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問題——當時都似乎不是急待解決的問題。當時的任務祇是歸結於利用一切公開發展底道路來編成和教育無產階級的軍隊，適應着當時的條件，——在這條件之下無產階級仍然站在，並且似乎應當仍然站在反對派的地位——去利用議會主義。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時期和在這樣了解無產階級任務的情況之下，不能有完整的戰略，也不能有籌劃週到的策略。那時候祇有過關於策略和戰略的一些片斷的零碎的觀念，可是完整的策略和戰略是沒有的。

第二國際底該死的罪惡並不在於牠當時實施了利用議會鬥爭形式底策略，而在於牠誇大了這種鬥爭形式底意義，牠差不多把這種鬥爭形式看作唯一的形式，而一到公開的革命戰鬥時期，當非議會的鬥爭形式問題已成了首要的緊急問題的時候，第二國際底政黨就退避新的任務而不去接受這些任務。

祇有到了下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公開發動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期，當關於推翻資產階級問題已成了直接的實際問題的時候，當關於無產階級底後備軍（戰略）問題已成為迫切問題之一的時候，當一切鬥爭和組織底形式——議會形式及非議會形式（策略）——已經完全確定地表現出來的時候，只有到了這個時期才能定出無產階級鬥爭底完整的戰略和籌劃精密的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戰略和策略的明哲思想，一向都是被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所埋沒了的，正是在這個時期，纔被列寧發掘出來而公佈於世界。但列寧

不僅只是恢復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個別的策略的原理。他還更加發展了這些原理，補充了一些新的意思和原理，將這一切聯合成了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規則系統和原則系統。列寧著的做什麼？兩個策略，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幼稚病這一些書籍，無疑義地都是放進馬克思主義底寶庫，馬克思主義底革命軍械局去的一種最貴重的東西。列寧主義底戰略和策略是關於領導無產階級鬥爭的科學。

(二) 革命底階段與策略。策略就是根據當時的革命階段來決定無產階級底主要打擊方向，規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及次要的後備軍）底相當佈置計劃，在這個階段底整個過程中為實現這個計劃而鬥爭。

我們的革命已經過了兩個階段，在十月革命後已進到了第三個階段。戰略也隨着改變過。

第一個階段。這階段包含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目標是推翻沙皇制度，完全消滅中世紀制度底殘餘。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軍是農民。基本打擊底方向就是使自由派的君主派的資產階級孤立，這個資產階級想抓得農民並想用與沙皇制度妥協的方法來取消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為要做到這點，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和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第二個階段。這階段包含一九一七年三月到一九一七

年十月。目標是推翻俄國的帝國主義和擺脫帝國主義的戰爭。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軍是貧農。隣國底無產階級是很可能的後備軍。戰爭底拖延和帝國主義底危機是順利的時機。基本打擊底方向就是使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孤立，這些民主派會想抓得勞動農民羣衆並想用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方法去結束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和貧農聯盟。『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爲要做到這點，就要把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和麻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同上）。

第三個階段。這階段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開始的。目標是鞏固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利用這專政作爲支柱，以便推翻全世界內的帝國主義。革命已超越一國底範圍，世界革命時代開始了。革命底基本力量是：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全世界一切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主要的後備軍是：先進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小農羣衆，殖民地及附屬國家內的解放運動，基本打擊的方向就是使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孤立，使二國際底政黨孤立，這些黨派是與帝國主義實行妥協政策底基本支柱。力量底佈置計劃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及附屬國底解放運動聯盟。

戰略是關涉到革命底基本力量及這些力量底後備軍的。牠因革命階段底過渡而起變化，而在每個現有階段底整個時期內，大體上是不變更的。

（三）運動底來潮退潮與策略。策略就是無產階級在

比較短促的時期內，在運動底來潮或退潮時期，在革命底高漲或低落時期內行動路線底決定，就是以新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代替舊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以新的口號代替舊的口號的方法，以及用配合這些形式等等的方法，來爲實現這條路線而進行的鬥爭。戰略底目標是要戰勝——比方說——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要把反沙皇制度的或反資產階級的鬥爭進行到底；而策略底目標就沒有這樣大，因爲牠的任務不是在於取得整個戰爭底勝利，而是在於取得某些博戰底勝利，某些戰鬥底勝利，有效地實行某些適合於當時革命底高潮或低落時期內的具體環境的運動與發動。策略是戰略底一部分，是服從於戰略和服務於戰略的。

策略隨着來潮退潮而變。在革命底第一個階段中（由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戰略計劃並沒有變更，可是策略却變更了幾次。在由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這個時期內，黨底策略是進攻的策略，因爲在這時候是有革命底來潮，運動是向上升的，所以策略也應當根據這個事實來決定。同時，與這個情形相適應的，就是鬥爭底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適應革命來潮底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總的政治罷工，抵制國會，暴動，革命的戰鬥的口號——這就是這個時期內互相交替的鬥爭方式。當時，組織底形式也隨着鬥爭底形式而有了變更。工廠委員會，農民革命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蘇維埃，多少公開的工人政黨——這就是這個時期內的組織形式。

在由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二年這個時期內，黨不得不變到退守策略，因爲那時候是有革命運動底低落，革命底退潮

，策略也就不得不顧及到這個事實。同時鬥爭底形式以及組織底形式也適應着這個情形而變更了。不是抵制國會而是參加國會，不是公開的國會外的革命活動而是國會內的活動和國會內的工作，不是總政治罷工而是局部的經濟罷工或者簡直不作聲息。當然，黨在這個時期內不得不要祕密起來，而羣衆的革命組織也就由文化教育組織，合作社，保險社及其他的合法組織所代替了。

關於革命底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也應當這樣說，在這兩個階段中策略變更了幾次，而戰略却始終沒有變更。

策略是關涉到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及組織形式，關涉到這些形式底更換和配合。策略在革命底每個現有階段基礎上可以隨着革命底來潮或退潮，高潮或低落而變更幾次。

(四) 戰略的指導。革命底後備軍可有直接的和間接的：

直接的：(1) 本國的農民及一般過渡階層，(2) 隣國的無產階級，(3) 殖民地與附屬國的革命運動，(4) 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品和獲得物，而對於一部分勝利品和獲得物，無產階級——只要是保持着自己的力量上的優勢——是可以暫時放棄的，這爲的是要收買強有力的敵人和取得一個暫時休息的機會。

間接的：(1) 在本國各個非無產階級間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可以被無產階級利用去削弱敵人底力量 and 加強自己底後備軍的，(2) 與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那些資產階級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戰爭），這些矛盾，衝突和戰爭是可以被無產階級在進攻時或在

送不得已而隨機應變地實行退守時所利用的。

關於第一種後備軍，是用不着說的，因為牠們底意義是大家所知道的。至於第二種後備軍底意義却不是常常都很明白的，關於這種後備軍，我們應當說，有時它們對於革命底進程具有頭等的意義。例如在第一次革命時及革命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自由派的君主派的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人）間的衝突，在使農民擺脫資產階級底影響這個事情上是發生了作用的，這種衝突底偉大意義是不可否認的。在十月革命的時期，各基本的帝國主義者集團間拚命戰爭底非常重大的意義，更是不可否認的，那時候帝國主義者忙於相互間的戰爭，沒有功夫集中力量來反對新起的蘇維埃政權，而無產階級却正因此得以乘機組織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政權及準備撲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很有把握說，現在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日益加深，他們彼此間的新戰爭成爲必不可免的事實，在這個時候，這種後備軍對於無產階級將有日益重大的意義。

戰略的指導底任務，就是要正確利用這一切後備軍來達到革命在其現有的發展階段上的基本目標。

怎樣才算是正確利用後備軍呢？

就是要實行幾個必要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中，主要的條件就是：

第一，當革命時機已經成熟的時候，當進攻以全力進行的時候，當暴動已急待發動的時候，當調動後備軍去緊緊跟上前鋒已成爲勝利底決定條件的時候，在這個決定勝負的緊急關頭，應當把革命底主要力量集中在使敵人最易受傷的地

方。這樣利用後備軍底最好例子就是黨在--九--七年四月到十月這時期內的戰略。無疑義的，在這時期內使敵人最易受傷的地方就是戰爭。無疑義的，黨正是在這一個基本問題上把極廣大的民衆集合到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底周圍。黨在這時期內的戰略就是以示威遊行等方法來訓練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去作街道上的發動，同時經過後方的蘇維埃和前線的兵士委員會去調動後備軍，使其緊緊跟上前鋒。革命的結局證明了，後備軍曾經是利用得正確的。

爲要說明這個在戰略上利用革命力量的條件，列寧用自己的話敘述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暴動問題的著名原理，請看列寧底這段話罷：

「無論何時都不要把暴動當兒戲，而既然要開始暴動時，那就應當牢牢知道，暴動是必須進行到底的。必須在決定勝負的關頭把大大超過敵人的力量集合在決定勝負的地點，不然，那末，準備得比較好些和組織得比較好些的敵人就會把暴動者消滅下去。暴動既已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並且一定要和絕對要轉爲進攻。『防守就是武裝暴動底死路』。應當努力抓得良好時機，應當趁着敵人的軍隊還是一盤散沙的時候，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每一天（如果祇是一個城市底暴動，就可以說是每一小時）都要取得至少是小小的勝利，無論如何都得保持『精神上的優勢』（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九到三二〇頁）。

第二，選擇實行致命打擊的時機，開始暴動的時機，這種適當時機就是當危機已達到高點：先鋒隊已有戰鬥到底

底決心，後備軍已有幫助先鋒隊的決心，敵人隊伍內底情形已極度混亂的時候。

列寧說：

「如果一切與我們敵對的階級力量已經充分混亂，他們彼此間已經打夠了，如果『他們因為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已經把自己弄得充分精疲力竭了』，如果『一切動搖的，不堅定的，不穩固的中間份子，就是說，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已在民衆面前充分揭穿了自己，已經因實際上的破產而充分丟了臉皮』，如果『在無產階級內部，羣衆變成進行最堅決奮勇的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這種情緒已經開始並且猛烈高漲；那末，『決戰時機就可算是完全成熟了』。那時候，革命時機就成熟了，那時候，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地顧計了上述這一切...條件，正確地選擇了時機的話，就有保證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二〇至三二二頁」。

十月革命底進行可以算是這種戰略的模範。

違背這個條件就要弄出危險的錯誤，弄到所謂『失掉常度』，就是黨落在運動進程底後面，或者過於跑到前面，這樣就造成失敗底危險。有一部分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企圖由逮捕民主會議底代表來着手開始暴動，這就是這種『失掉常度』底例子，就是不會選舉暴動時機的例子，因為那時候在蘇維埃內部，還感覺着動搖的情緒，前線還在猶豫不決，後備軍還沒有拉來趕上先鋒隊。

第三，一往直前地實行已經決定的方針，不顧道路上的

一切艱難和阻礙而向着目標進行，這個條件之必要，是爲要使先鋒隊不致失去鬥爭底基本目標，使羣衆不致迷失道路，而向着這個目標走去，努力團結在先鋒隊底周圍。這：這個條件就要弄出極大的錯誤，就是海員們所熟知的『失掉方針』的錯誤。我們的黨在民主會議以後，立刻通過了決議，決定參加預備國會，這種錯誤的行爲就是這種『失掉方針』底例子。那時候黨似乎忘記了預備國會是資產階級想把俄國從蘇維埃道路轉移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道路上去的企圖，黨如果參加這種組織，就會混亂全局，就會使那些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口號下作革命鬥爭的工農羣衆迷失道路。後來布爾塞維克退出了預備國會，這個錯誤就糾正了。

第四，當敵人力量強大，退守必不可免，受敵人強迫而去迎戰是顯然不利的時候，當在某時的力量對比之下祇有退守才能使先鋒隊免受打擊而且保留其後備軍的時候，——那時候就要很巧妙地運用後備軍，以便作正確的退守。

列寧說：

『革命的政黨應當補習補習。牠們已經學習怎樣實行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進攻以外，還必須學會怎樣來正確些進行退守，應當瞭解——而且革命的階級正根據自己的辛苦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守，是得不到勝利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七頁）。

這種戰略底目的——就是要贏得時間，瓦解敵人，養精蓄銳以圖後來向敵人進攻。

締結布列斯特和約，可以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這和約曾使黨有了可能去贏得時間，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瓦解敵人底力量，保存跟着自己走的農民，養精蓄銳來準備向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

列寧在那時候說道：

『我們締結單獨和約，這樣，我們就在現時可能的最高限度內擺脫雙方彼此敵對的帝國主義的集團，利用牠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阻礙着牠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利用來取得相當的手足自由的時間，以便繼續和鞏固社會主義的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九八頁）。

列寧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三年以後說道：

『現在就是最蠢的傻子都看得到，『布列斯特和約乃是加強了我們的力量而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底力量的一種讓步』（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七頁）。這就是保證能有正確的戰略指導的主要條件。

（五）策略的指導。策略的指導就是戰略的指導底一部分，它是服從戰略指導底任務與要求的。策略指導的任務就是要熟悉無產階級所有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而且要保證正確地運用這些形式，以便在現有力量底對比中得到最高限度的為準備戰略的勝利所必要的效果。

怎樣才算是正確運用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呢？

這就是執行幾個必要的條件，在這些條件裏，主要的條件就是：

第一、首先就應當注重的，正是這樣一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這種形式因為最適合於當時的運動來潮或運動退潮底條件，所以能便利着和保證着引導羣衆到革命陣地上去，引導千百萬羣衆到革命戰線上去，能便利着和保證着把這些羣衆佈置在革命戰線上。

問題底本質並不在於使先鋒隊覺悟到保存舊制度底不可能和推翻這個舊制度底不可免。問題底本質是在於使羣衆，千百萬羣衆瞭解這一點並表示有決心去幫助先鋒隊。但是，羣衆只有經過本身的經驗才能瞭解這一點。任務就在於，使千百萬羣衆有可能根據本身的經驗來瞭解推翻舊政權底不可免，並提出樣一些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這些形式可以使羣衆易於根據經驗來認識革命口號是正確的口號。

黨在當時如果沒有決定參加國會，如果牠沒有決定集中力量去進行議會的工作，並根據這工作而發展鬥爭，以便利着羣衆根據自己的經驗來瞭解國會底無用，立憲民主黨口惠底虛偽，與沙皇制度妥協底不可能，工農聯盟底必要，——如果在當時沒有決定這樣做，那末先鋒隊就會脫離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就會失去與羣衆的聯繫。如果沒有羣衆在國會時期的經驗，那末，立憲民主黨就不會被揭破，無產階級底領導權就不會有可能了。

召回派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他們要使先鋒隊脫離自己的成千百萬人的後備軍。

如果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時候遵照着左派共產主義者底口號而去暴動，那末，黨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牠在廣大的農民和兵士羣衆中的影響，因

爲，在那個時候，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沒有完全揭破自己是擁護戰爭和帝國主義的人，羣衆還沒有根據自己的經驗來分清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關於和平、土地、自由的演說是帶着騙人的性質。如果沒有羣衆在克倫斯基統治時期的經歷，那末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也就不會孤立起來，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會沒有可能。因此『耐煩解釋』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錯誤並在蘇維埃內部作公開鬥爭，這個策略，在當時是唯一正確的策略。

左派共產主義者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他們有把黨由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領變成一小羣虛空而沒有根基的陰謀家的危險。

列寧說：

『單靠一支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抱定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至少是抱定對先鋒隊採取好意的中立態度的立場的時候，……却叫一個先鋒隊去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要使其正是整個階級，真正是廣大的勞動的和受資本壓迫的羣衆都走上這樣的立場，光是宣傳，光是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底親自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定律，這個定律現在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都得到了非常有力的和明顯的證明。不僅俄國文化落後的和往往不識字的衆衆，就是德國文化程度高深的和個個識字的羣衆，也曾經須要根據親自的經驗來認識：第二國際勇士們底政府是何等懦弱無

能，多麼沒有氣節，如何沒有辦法，怎樣向資產階級盡忠效勞，如何卑鄙齷齪，來認識：如果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便必然有極反動派（俄國的郭尼洛夫，德國的賈卜及其同類人物）底專政，——曾須要根據親自的經驗來認識這些事情，以便堅決地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頁二二九到二三〇頁）。

第二，要在每個現有時機內找到事變過程鍊子上的這樣一個特別的環節，一抓住這個環節，便可以掌握着整條鍊子而準備那些為達到戰略勝利所必要的條件。

問題底本質是在於，應當從黨的當前許多任務中間挑出這樣一個當前的任務，這個任務底解決便是工作底中心點，這個任務底實行便能保證有成效地解決其餘的當前的任務。

我們可以用兩個例子來表示這個原理底意義：一個例子是很久以前的（黨底形成時期）事實，另一個例子是最近的（新經濟政策時期）事實。

在黨的形成時期，那時候，無數的小組和組織還沒有彼此聯繫起來，手工業工作方法和小團體制度腐蝕了整個黨，而思想離異竟成了黨內生活底特點——在這時期，整個鍊子的一個基本環節，擺在黨面前的各項任務中最基本的任務，就是創辦全俄的密報報紙。為什麼呢？因為在當時那種條件之下，祇有經過這一種全俄的密報報紙，纔能造成黨內這樣一種意見一致的中堅幹部，這種中堅幹部能夠把無數的小組和組織統一起來，準備思想的和策略的統一底條件，並這樣來建立組織真正政黨的基礎。

在由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的時期，那時候，工業正處在

破壞的狀態中，農業正苦於城市工業品底缺乏，那時候國家工業與農民經濟間的聯絡已變成了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底基本條件，……在這時期，事變過程鍊子上的基本環節，所有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發展商業。爲什麼呢？因爲在新經濟政策底條件之下，工業和農民經濟祇有經過商業才能聯絡起來；因爲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之下，祇有生產而沒有銷路，就是致工業於死命；因爲祇有用發展商業的方法去擴展銷路才能擴展工業，因爲祇有在商業方面鞏固了以後，只有掌握了商業以後，只有抓住了這個環節以後，才可以希望把工業與農民市場聯絡起來，和有成效地解決其他的當前任務，以造成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

列寧說：

「僅僅一般地做一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底信徒，還是不夠的……須要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出這樣一個特別的環節，對於這個環節，應當用所有的力量把牠抓住，以便握住整條管子並穩固地準備過渡到以下的一個環節」……「在現今的時候……這樣的環節就是在國家的正確的節制之下來振興國內的商業。商業——這就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底一些過渡形式中，在歷史事變底鍊子上須要用所有的力量來抓住的一個『環節』（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二頁）。這就是保證能有正確的策略指導的主要條件。

（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革命的策略與改良主義的策略有什麼區別呢？

有些人以爲，列寧主義是根本反對改良，調和及妥協的

○ 這是完全不對的。對於這一點布爾塞維克並不比任何別人知道得壞些，他們知道：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有一點總比完全沒有的好些」，在某種條件之下，一般改良，特別是調和及妥協，乃是必要的而且有益的。

列寧說：

「以推翻國際資產階級為目的的戰爭，要比各個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的最堅持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同時却預先就不願意使用看風轉舵的手段，不願意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那怕就是暫時的矛盾），不願意與各種可能的（那怕就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妥協與調和，——這豈不是可笑到極點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在攀上一座艱難險阻的，還沒有被人考察過的和從來為人跡所沒有到過的高山的時候，我們却預先就不願意有時曲折前進，有時回頭退後，不願意變更已經選定過一次的方向，不願意試用各種的方向，是同樣可笑嗎？」（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一一頁）。

事情顯然不是在於改良或調和與妥協，而是在於人們怎樣應用改良與妥協法。

由改良派看來，只要改良就完了，革命的工作只是掛在口頭上空談，用來轉移視線的。所以，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底條件下面，必然要變成爲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要變成爲瓦解革命的工具。

由革命家看來，便恰好相反，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家看來，改良乃是革命底副產品。所以，

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底條件下面，自然要變成爲瓦解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變成爲鞏固革命的工具，變成爲向前發展革命運動的撐支點。

革命家之所以接受改良，爲的是要利用牠來做連環鉤，以便把公開的工作與祕密的工作聯繫起來，爲的是要利用牠來做一個掩飾物以便加緊祕密工作，這種祕密工作底目標，就是用革命精神準備羣衆去推翻資產階級。

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來以革命精神利用改良與利用妥協底實質。

相反的，改良派之接受改良，爲的是要拒絕一切祕密工作，破壞那準備羣衆去革命的工作，安息於『恩賜的』改良之下。

這就是改良主義策略底實質。

關於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改良和妥協問題就是這樣。

可是，在帝國主義被推翻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情形就稍微改變了。在某種條件下，和某種環境下，無產階級的政權也許不得不暫時放棄用革命手段改造現存秩序的辦法，而採用逐漸改造現存秩序的方法，就是說用列寧在關於金子底意義這篇著名論文裏所說的『改良的辦法』，採用繞道前進的辦法，採用改良和向非無產階級讓步的辦法，便瓦解這些階級，給革命以暫時休息的機會，養精蓄銳和準備再行進攻的條件。不能否認，這種辦法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改良主義的辦法。只是應當記着，這裏有一個根本的特點，這特點就是：這裏的改良是從無產階級的政權那裏出發的，這種改良是鞏固着無產階級的政權，給無產階級政權以

必要的暫時休息機會，這種改良底使命不是瓦解革命，而是瓦解那些非無產階級的階級的。

這樣一來，在這種條件之下，改良就變成相反的東西。

無產階級政權之所以能夠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在前一時期內的革命規模是充分巨大，這樣，牠便造成了充分廣闊的地盤，使得有餘地可以實行退守，用暫時退守的策略，繞道前進的策略，來代替進攻的策略。

這樣一來，在從前，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改良是革命底副產品，可是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改良底來源便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勝利品，便是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由這些勝利品所構成的後備力量。

列寧說：

「祇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和正確地決定了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但同時，馬克思只能從一方面，就是說祇能在當時這樣一個環境裏看見這種關係，在這個環境裏，無產階級甚至於在一個國家裏都還沒有獲得第一次的，多少穩固的，多少長久的勝利。在這樣的環境內，正確關係底基礎就是：改良是無產階級底革命的階級鬥爭中的副產品……當無產階級甚至於光是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在改良對革命的關係上，就發生一種新的東西。在原則上還是與以前的一樣，可是在形式上已發生了這樣的變化，這個變化是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先見到的；可是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和政策才能瞭解這個變化……在革命勝利以後，牠們（即

指改良，——斯大林註)(在國際範圍內照舊還是副產品)
)，除此以外，對於取得了勝利的國家，當這個國家所
精力在極緊張地用過以後而弄得顯然不夠去用革命手段
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的時候，它們就是一樣必要的和應
有的暫時休息機會。勝利給我們以這樣的『後備力量
』，使我們甚至在迫不得已而退守的時候也有把握可以
支持下去，——在物費方面和精神方面都能夠支持下去。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四到八五頁)。

(八) 黨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當時，第二
國際底政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議會的鬥爭形
式，算是基本的形式——在這種條件之下，政黨沒有而且也
不能有牠後來在公開的革命戰鬥條件中所具有的那種嚴重的
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在反對別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
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底政黨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
爭底工具，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們在戰爭時期，在無
產階級革命發動時期，便沒有力量採取什麼嚴重的辦法。這
是完全對的。可是這樣表示什麼呢？這就是表示，第二
國際底政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沒有用處的，他們並不
是無產階級底戰鬥的政黨——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政黨，
而是一種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因
為這個原故，所以在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

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不是政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政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務人。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在這樣的政黨領導之下，當然是談不上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然而，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乃是公開的階級衝突底時期，無產階級的革命發動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一些新的任務，即關於把整個黨的工作改造到新的革命的軌道上，關於以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訓練工人，關於準備和組織後備軍，關於與隣國無產階級聯盟，關於與殖民地和附屬國解放運動建立牢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的新任務。誰要是以為這些新任務可以由在國會主義底和平環境內培植出來的舊社會民主黨底力量來解決，——這就是使自己必然陷於絕望的地步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地步。有這樣的任務在肩上而以陳腐的政黨為領導，——這就是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情況。因此，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狀況的。

因此，就必需要有新的政黨，戰鬥的政黨，革命的政黨，這個政黨要這樣勇敢，以至於足以引導無產階級作奪取政權的鬥爭，要這樣有經驗，以至於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要這樣敏捷，以至於足以繞過一切橫在達到目標的道路上的暗礁。

沒有這樣的政黨，就甚至於莫想要推翻帝國主義，莫想要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① 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黨
② 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黨
③ 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黨
④ 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黨
⑤ 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黨

這個新政黨，就是列寧主義底政黨。

這個新政黨有什麼特點呢？

(一) 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黨的部隊。黨首先應該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黨的部隊，牠應當吸收工人階級底一切優秀份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精神和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可是要成為真正的先進黨的部隊，黨就必需用革命的理論，對於運動規律的知識和對於革命規律的知識，來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牠就沒有力量來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來引導無產階級。倘若黨只限於登記工人階級羣衆底日常生活及思想，倘若牠跟着自發運動作尾巴，倘若牠不會克服自發運動底消極性和政治冷淡性，倘若牠不會超出於無產階級底暫時利益之上，倘若牠不會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程度上，牠就不能成為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底前面，牠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牠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是跟着自發運動作尾巴。第二國際底政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這些政黨是資產階級政策底執行者，這種政策把無產階級弄成為資產階級手上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黨的觀點上的，並能夠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程度上的政黨——只有這樣的政黨才能使工人階級脫離工聯主義底道路而將牠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工人階級鬥爭底困難，鬥爭環境底複雜，戰略與策略，後備軍與隨機應變，進攻與退守。這些條件底複雜程度，即使不比戰爭條件底複雜程度大，至少也不比戰爭條件底複雜程度小。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

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羣衆以正確的方針呢？無論那一個在戰場上作戰的軍隊，要是牠不願意使自己必然遭受失敗，牠就一定要有經驗豐富的參謀部。無產階級如果不願把自己交與兇惡的敵人去吞食，那麼牠就更其一定要有這樣的參謀部，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可是這種參謀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才能夠成爲這樣的參謀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這就等於軍隊沒有參謀部。黨就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參謀部。

但是黨不能僅僅是先進的部隊。同時牠應該是階級底部隊，階級底一部分，應當在自己生存底一切根基上與階級緊和聯繫。當階級還沒有消滅的時候，當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的時候，當整個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去提高到先進部隊底程度的時候，先進的部隊與其餘工人階級羣衆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種區別變成了隔離，如果黨自己閉關自守和脫離了非黨羣衆，那麼黨就不成其爲黨了。

如果黨不和非黨羣衆發生密切關係，如果在黨和非黨羣衆中間沒有聯絡，如果這些羣衆不接受牠的領導，如果黨在羣衆中沒有精神上的和政治上的信用，那麼黨就不能領導階級。不久以前，我們的黨從工人中招收了二十萬新黨員。最可注意的事實，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跑來加入黨，不如說是由所有其餘的非黨羣衆派來加入黨的，這些非黨羣衆曾積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不得他們的贊同，根本就沒有接收過新黨員。這件事實證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都把我們的黨看作他們自己的黨，看作親近的和自家

的黨，他們認為黨底發展和強固是與他們的利益血肉相關的，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信託於黨底領導。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種不可捉摸的精神上的線索，把黨與非黨羣衆聯結起來，那麼黨就不會成爲本階級底有決定作用的力量。

● 黨是工人階級底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列寧說：

「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則完全是整個階級）底行動都應該受我們黨底領導，都應該盡可能地密切接近於我們的黨，可是如果以爲在資本主義之下，有什麼時候，差不多整個階級或者是整個階級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底程度，自己的社會主義政黨底覺悟性與積極性底程度，那就是癡想主義和『尾巴主義』。還沒有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主義者懷疑過：在資本主義之下，甚至職工組織（比較原始，比較容易爲落後羣衆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者是完全整個工人階級。如果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牠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的責任是在把日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先進部隊底程度，那末，這就是欺騙自己，不願看見我們的任務底重大性，縮小道些任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頁到二〇六頁）。

（二）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倘若牠想真正領導階級底鬥爭，牠應當同時還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黨的責任是非常偉大和複雜的。黨應當在內部的和外

黨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是紀律的標幟，是過激派以後一切事情是
以紀律為前提的。這不是一個整體，(上下級，黨與階級，黨與工人階級)

部的發展底非常艱難的條件之下，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當環境需要進攻時，牠就應該領導無產階級去進攻，當環境需要退守時，牠就應該領導無產階級避開勁敵底打擊，牠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羣衆灌輸鬥爭中的紀律性和計劃性、組織性和穩定性。可是黨只有當牠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代表時，只有當牠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便談不上什麼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真正領導。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在列寧關於我們的黨章第一條的著名公式裏就確定了，在列寧底這個公式裏，黨是看作為各組織底總和，而黨員則為黨組織中某一組織底組員。孟塞維克遠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種公式，他們提出了一個自由報名入黨的「系統」，這種「系統」使每個「大學教授」、「中學生」、「同情者」和「罷工者」，凡是多少幫助黨的，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黨的任何組織的人，都可以取得黨員底「稱手」。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新奇「系統」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末，結果一定會弄到黨裏充滿了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弄成了一個散漫的、無定形的、無組織的「結構」，使黨沉沒在「同情者」底大海中，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線、丟開黨關於把無組織羣衆提高至先進部隊底程度的責任。不用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的「系統」之下，我們的黨是不能夠在革命進程中充當工人階級底組織核心的。

列寧說：

『如果站在馬爾托夫底觀點上，那末黨底界線還是完全不確定的，因為在他看來，『每一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是黨員』。試問這種散漫性有什麼好處呢？不過是『名稱』底廣闊的散佈。牠的害處就是灌入一種紊亂組織的觀念——把黨與階級混為一談的觀念』（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一一頁）。

但是黨並不僅是黨組織底總和。黨同時還是這些組織統一的系統，是這些組織正式聯合起來的一個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為全體黨員所必須履行的切實的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為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不能對工人階級底鬥爭實行有組織的和有計劃的領導。

列寧說：

『從前，我們的黨並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不過是許多部分的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了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為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權力底造成，思想底威信變成為權力底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服從上級機關』（請參看同上卷第二九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的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不穩定份子底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黨，這個整體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沒有可能。在組織問題上，列寧主義總是一貫地實行這種原則的。列寧把那些反對這種原則的鬥爭

叫做只值得受人譏笑的和受人唾棄的「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

請看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那本書上關於這些不穩定的份子所說的話：

「俄國的虛無主義者特別具有這種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神奇古怪的『工廠』；部分服從全體和少數服從多數，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一聽見在中央機關領導之下分工，他們就可憐而又可笑地狂吠起來，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旋』……，一提起黨的組織章程，他們就做出看不起人的樣子和說出目中無人的意見，說什麼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顯然的，這種關於所謂官僚主義的喊聲，不過是爲的要掩飾他們對於中央機關底人員的不滿意，不過是作的要掩飾門面……。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爲你是由代表大會不根據我的意見而是違反着我的意見委任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爲你依靠着代表大會底形式的決議，而不依靠我的同意；你作事極端機械，因爲你只依靠黨的代表大會底『機械的』大多數，而不顧及我想得到簡任位置的希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爲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親熱的老夥伴們」*（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〇頁和二八七頁）。

*這裏所說的，是阿魯洛維，馬爾托夫，波特別索夫等人這些「夥伴」，這些人不服從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並且責備列寧爲「官僚主義者」。斯大林註。

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① 黨之組織底之領導，係在工人階級底上，因組織底之引導，

② 以便見一個個口起行工作，
③ 此種組織底之必要，係在必要之組織底之指導，

(三) 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牠並不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的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別的許多組織，沒有這些組織，他就不能與資本制度作真正的鬥爭，這些組織就是職工會，合作社，工廠製造廠的組織，國會議團，非黨的婦女聯合會，報館，文化的教育組織，青年聯合會，革命的戰鬥的組織（在公開的革命行動時期），代表蘇維埃（國家形式的組織（假如無產階級獲得政權）等等。這些組織底絕大多數都是非黨的，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接近於黨或是成為黨底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之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為沒有牠們，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鬥爭範圍內的階級陣地，沒有牠們，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使命的力量。但是，組織既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的領導呢？有什麼把握可以保證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引起紛亂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各個特別範圍內的工作，因此牠們彼此不致互相妨害。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這就是這一切組織應該在一個方向上進行工作，因為牠們都是為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為這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總路線，總方向呢？那裏有這樣一個中心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是因為有必要的經驗而足以定出這條總路線，而且因為牠有足夠的威信而可以激發這一切組織實行這條路線，以達到領導方面的統一，而免除間斷現象呢？

這樣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④ 為什麼是無產階級最高形式

① 因為是工人階級及階級領袖的集合所

② 這些優秀份子很容易成為工人領袖

③ 因為是工人階級領袖的集合所

④ 因此把斗争的領導權集中起來，把工人階級底政治領導權集中起來，使黨與階級聯結起來。

書
寫
得
好
多
好
美

黨有一切根據來做到這一點：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這些份子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的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常常領導他們；第二，因為黨既然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所以牠就是一個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這些領袖，能夠領導本階級底一切形式的組織；第三，因為黨既然是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牠就是這樣一個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夠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底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非黨組織都變成爲服務機關和聯繫帶，使黨與階級聯結起來。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當然這並不是說，非黨的組織，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的領導。問題底本質不過是在於，加入這些組織的黨員們，當然是有威信的人，他們在這些組織裏應該採用一切說服的辦法，使得這些非黨的組織在工作當中與無產階級底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黨是無產階級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這個最高形式底政治領導，應該普遍到無產階級底一切其他形式的組織方面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五頁）。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那種主張把非黨組織看作「獨立」組織和「中立」組織的機會主義理論。這種理論產生了一些不依賴於黨的職員以及離開黨的出人員，近視的工會官僚和小資產階級化的合作運動家。一是和列寧主義底理論與實際完全不能相容的。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 ① 革命政權，是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來鞏固和擴大專政
- ② 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形式
- ③ 無產階級專政中，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形式
- ④ 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形式，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形式
- ⑤ 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形式，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形式

(四)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無產階級內部的和這個階級底各組織中的基本的領導核心。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成為自我目的、看成為自願自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底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而且同時牠是無產階級手裏的工具，當還沒有爭得專政的時候，便運用牠來爭得專政，而在已經爭得專政的時候，便運用牠來鞏固和擴大專政。

如果奪取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底條件，戰爭底必然性，危機底存在，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底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底一切線索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麼，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底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組織底一切別的形式。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為黨是無產階級順利奪取政權時所必要的戰鬥參謀部。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集合於自己的週圍和在鬥爭過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集中起來的黨，那麼，俄國無產階級是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的。

但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祇是爲的要爭得專政，而且更其是爲的要保持專政，鞏固專政和擴大專政，以謀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無論什麼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如鐵一般的紀律，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全體羣衆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就是說，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實的，不怕

犧牲的，有信心的，能夠領導或吸引其餘落後階層的人們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那麼，布爾塞維克不僅不能把自己的政權維持到兩年半，而且不能維持到兩月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向千百萬的無產者羣衆灌輸紀律性和組織性；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造成骨幹和支柱以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底腐蝕影響，這就是說加強無產階級在從新教育和改造這些小資產階級方面的組織者的工作，這就是說幫助無產階級羣衆把他們自己訓練成爲這樣一種力量，以至於能夠消滅階級和準備條件去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然而要做到這一切，如果沒有一個因爲自己的團結性與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鐵一般的和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沒有一個爲本階級裏全體忠實份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一個會注意羣衆情緒和會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麼，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爲的是要去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可是，既然這樣，那麼，一到

黨是意志底統一

①不容許任何組織化，全體黨員底行動必須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
②意見鬥爭底批評已經結束，決議已經通過以後，全體黨員底意志底統一

階級消滅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衰亡的時候，黨也一定會要跟着衰亡的。

(五) 黨是意志底統一，不容有派別組織底存在。爭得和保持專政，要是沒有一個因為有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沒有意志底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底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那麼，黨內的鐵的紀律是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意見鬥爭底可能。正是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且容許批評和容許黨內意見的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正是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認為要有自覺的和自願的服從，因為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為真正鐵的紀律。但是到了意見鬥爭已經完結，批評已經結束，決議已經通過以後，全體黨員意志底統一和行動底統一，就是必要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則無論統一的黨，無論黨內鐵的紀律，都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在現在這個緊張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中間才能夠完成自己的責任，就是，如果黨的組織是最集中化的，如果黨內統治着幾乎和軍事紀律一樣的鐵的紀律，如果黨的中央是具有廣泛的全權的，具有權力的威信機關，為全體黨員所信任的機關』（請參看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中，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關於在爭得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應當這樣說，而且更應當這樣說。

黨內機會主義份子
即機會主義派別組織的基礎

列寧說：

「誰只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政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誰就是在事實上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可是，從這裏就可看到，派別組織底存在，是與黨底統一及黨內鐵的紀律不能相容的。顯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既有幾個中央，就是表示黨內沒有總的中央，就是等於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等於減弱和破壞紀律，減弱和破壞專政。當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和不自願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的第二國際的黨，是可以主張派別組織自由的這種自由主義的，因為牠們根本就不需要鐵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底黨，把自己的工作建築在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種任務基礎上的黨，是既不能容忍【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的。黨是意志底統一，牠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底行動和黨內權力底分散。

因此，列寧曾「根據黨底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底意志統一——無產階級專政成功底基本條件——這個觀點，解釋了派別組織底危險性」，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曾把這個解釋寫在關於黨底統一的這個特別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曾以「無條件地立刻開除黨籍」相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行動」和「立刻解散一切根據各種政綱形成起來的團體」（請參看關於黨底統一的決議案）。

（六）黨是因為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

固起來的。黨內機會主義的份子，就是派別組織行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許多農民，小資產階級份子，智識份子都不斷地無產階級化，流入無產階級隊伍中。同時無產階級底上層份子中發生腐化過程，這些份子主要地是由被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豢養的工會家和議員們。列寧說過：「這個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階層或『工人貴族』，就他們的生活方式，工資數量和他們整個的世界觀看來，都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他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主要的社會的（不是軍事的）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辦，是資本家階級所僱用的工人傭僕，是改良主義和大國主義底真正執行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派別，這樣或那樣鑽入黨內，帶進動搖和機會主義底精神，腐化和猶疑底精神。他們主要地也就是派別組織行動和瓦解現象底來源，是使黨的組織渙散和使黨內發生爆裂的來源。如果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這就是陷於背腹受敵的地位。因此無情地同這般份子鬥爭，將他們趕出黨外，就是與帝國主義作有成效的鬥爭的先決條件。

主張以黨內思想鬥爭的方法來『征服』機會主義份子的這種理論以及主張在一黨底範圍內來『消除』這些份子的這種理論，都是病敗的和危險的理論，這種理論有使黨陷於癱瘓和終身殘病的危險，有把黨交給機會主義者蠶食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失掉革命政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

主義的鬥爭中失去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內有了馬爾託夫與唐恩，波特列索夫與阿雪洛德這般人，牠就不能夠走上大道，不能夠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夠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果我們的黨已能創立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自己隊伍底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為牠能夠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能夠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塞維克。無產階級政黨的發展和鞏固底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改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大國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因為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寧說過：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孟塞維克，那末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爭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顯然是原則的問題。這已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明白證實了……。在俄國有過很多次數的困難情形，假使當時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一定就被推翻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為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戰。在這樣的時機，不僅把那些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都拉底主義者驅逐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夠動搖或者正在動搖到去和改良主義者維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撤銷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都可以成為甚至於有益處的事情……。在革命前夜，和在為革命勝利

而作最殘酷的鬥爭的時候，黨內最小的動搖都可以斷送一切，可以破壞革命，可以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為這政權還未穩固，因為對於這政權的進逼還過份強大。如果動搖領袖在這個時候滾開去，在不是這弱，而是又加強黨，又加強工人運動，又加強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到四六四頁）。

（九）工作體裁

這人說的不是文學體裁。我所指的是工作體裁，是列寧主義底實際中的這樣一種特別的和特殊的東西，這種東西造成特別式樣的列寧主義者的工作者。列寧主義是一個理論的和實際的學校，這個學校造就着特別式樣的黨的和國家的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寧主義的工作體裁，這種體裁底特點在那裏呢？牠的特點是什麼呢？

這樣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就是俄國的革命規模；第二，就是美國的求實精神。列寧主義底體裁，就是黨的和國家的工作裏的這兩種特點底聯合。

俄國的革命規模是這樣一種消毒藥，這種消毒劑可以消除一切消極態度，守舊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停滯和盲從祖先傳統態度。俄國的革命規模就是這樣一種活力，這種活力喚醒人的思想，推動前進，破毀舊物，開展前途。如果沒有牠，那麼任何前進運動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把牠與工作中的美國求實精神聯合起來，那末，牠就很有可能在實際中腐化為一種空洞的「革命的」廢想主義。這種

化的例子很多。誰不知道，在我們這裏，曾有過「革命的」杜撰主義和「革命的」設計主義底毛病，這種毛病底來源，就是以為法令可以安置一切和改造一切。有一位俄國作家愛倫堡曾在一個標題為盡善盡美的共產主義人物的小說中，描寫一個患着這種毛病的「布爾塞維克」底風格，這個人立意擬好一個盡善盡美的人物底標準表格……而在這個「工作」裏「淹死了」。在這篇小說中，有些過於誇大的地方，可是，這篇小說很正確地孤住了這個毛病，這却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會像列寧那樣無情地和苛刻地嘲弄過犯着這種毛病的人。他痛斥了這種迷信杜撰主義和發號施令的主義的毛病，說牠是「共產主義的誇大狂」。

列寧說：

「共產主義的誇大狂，這就是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加入了共產黨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在那裏設想，以為他用共產黨的名義來發號施令，就可以解決他自己的一切任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〇到五一頁）。

列寧通常都是用平常的和日常的事務來對抗那種「革命的」空大炮，這樣也就是着重指明說，「革命的」杜撰主義是和真正的列寧主義底精神和字句都是相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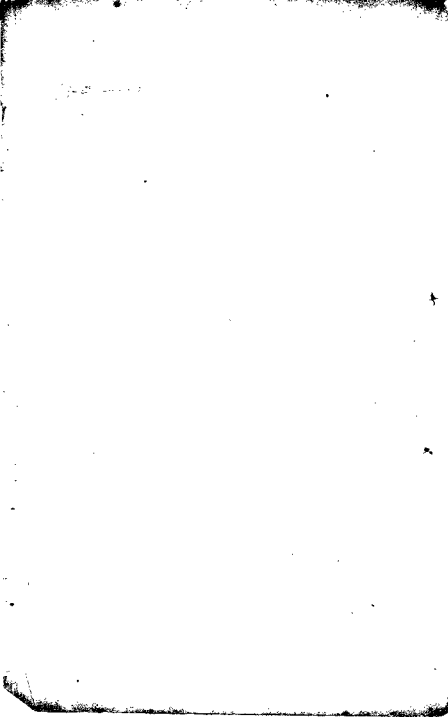
列寧說過：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平常的日常的工作……少發些政治的噪聲，多注意些極平常的，可是實際的……共產主義建設中的事實……」（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三至三五頁）。

反之，美國的求實精神却是這樣一種消毒劑，這種消毒劑可以消除「革命的」癡想主義及幻想的杜撰主義。美國的求實精神是這樣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認什麼障礙，這種力量以自己的求實的堅忍精神去掃除所有的各種各樣的障礙，這種力量只要已經開始做某件事情，就一定要把件做到底，那怕這件事情並不怎樣大；而沒有這種力量，嚴重的建設工作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把美國的求實精神和俄國的革命規模結合起來，那末，牠就會很有可能腐化成為狹隘的和無原則的實際主義。誰不知道這種狹隘的實踐主義和無原則的實際主義的毛病，往往使某些「布爾塞維克」說化和離開革命事業呢？這種特殊的毛病，在皮里路克所著的標題為「荒涼滿目的年份」這篇小說中已經描寫過了，他在這篇小說裏描寫了某些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派風格，說他們充滿着意志和實際行動的堅決性，「幹得」「起勁」，可是沒有前途，不知道「究竟為什麼」；因此而迷失了革命工作的道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厲害地嘲笑過這種實際主義的毛病，他痛斥了這種「近視的實踐主義」派毛病，說牠是「無頭腦的實際主義」。他通常都是用具體的革命事業和我們一切日常工作中的革命前途底必要性來對抗這派毛病，這樣就是着重指明說，無原則的實際主義，也同「革命的」杜撰主義一樣是與真正的列寧主義相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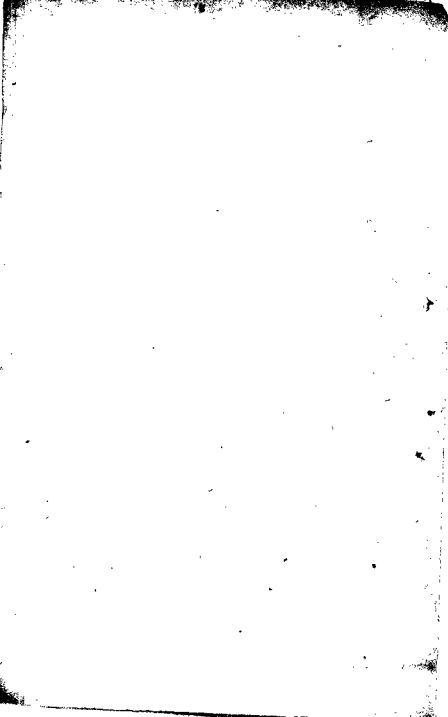
俄國的革命規模與美國的求實精神底結合，這便是黨的和國家的工作中的列寧主義底實質。

只有這樣的結合，才能給我們以列寧主義者的工作者底完整的風格。列寧主義的工作體裁。



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

我把這本書獻給聯共(布)底
列寧格勒組織。 斯大林



(一) 列寧主義底定義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裏，我給列寧主義作了一個著名定義；這定義大概已經為大家公認了。這定義就是：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

這個定義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想，這個定義是正確的。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一是因為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底歷史本源，認為它是帝國主義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正好和有些批評列寧的人所想的相反，這些人很錯誤地認為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產生的。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二是因為這個定

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底國際性，正好和社會民主黨底說法相反，社會民主黨以為列寧主義祇能適用於俄國的特殊環境中。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三是因為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與馬克思學說間的骨肉相連的關係，認為牠是帝國主義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正好和有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底說法相反，這些人以為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底繼續發展，而僅是馬克思主義底恢復，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實際情形中的應用。

所有這些，顯然是不需要什麼特別評註的。

可是，在我們黨內，竟還有些同志認為有給列寧主義做出另外一種定義的必要。例如，季諾維埃夫同志就以為：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戰爭與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世界革命是在以農民佔大多數的國家裏直接開始的』。（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同志作的標題為布爾塞維主義還是託洛茨基主義的這篇論文，真理報第二百七十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號出版）。

季諾維埃夫同志所特別着重指出的句子，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將俄國底落後性及農民性，放進列寧主義底定義以內，這究竟表示什麼呢？

這就是表示，將列寧主義從國際的無產階級的學說變為俄國特殊情況產物。

這就是表示：落入鮑威爾和考茨基底圈套，鮑威爾和考茨基是否認列寧主義能在其他的資本主義更發展的國家內適用的。

※注重點是季諾維埃夫同志自己加上去的，——斯大林註。

不待說，農民問題對於俄國是有極大的意義，俄國是一個農民的國家。但是，這件事實對於列寧主義基礎底估計，有什麼意義呢？難道列寧主義僅僅是在俄國底基礎上 and 專為俄國產生出來的，而不是在帝國主義底基礎上 and 為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產生出來的嗎？難道列寧底這樣的著作，如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傾幼稚病等等，祇是對於俄國有意義，而不是對於一般帝國主義國家都有意義嗎？難道列寧主義不是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經驗底歸納嗎？難道列寧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不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政黨所可以採用和定製採用的嗎？難道列寧說『布爾塞維主義是世界各國所應該採用的策略模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六頁），這不是說得很對嗎？難道列寧說『蘇維埃政權與布爾塞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有國際意義』（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一一七一至一一七二頁），這不是說得很對嗎？難道列寧底下面一段話不是說得很對嗎：

『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因為俄國很大的落後性與小資產階級性的緣故，所以和先進的國家比較起來，必然有一些兒特點。但是基本的力量——以及基本的社會經濟形式——在俄國與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都是一樣的。所以這些特點無論如何不能牽涉到最主要的事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五〇八頁）。

※注重點是我加的新大林註。

可是，假如這些都是對的，那末豈不是應該說，季諾維埃夫同志所規定的列寧主義定義決不能算是正確的嗎？

給列寧主義規定這種民族狹隘的定義，這怎樣能與國際主義相容呢？

(二) 列寧主義底主要點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上曾說：

『有人以爲，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和農民底作用及其比重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問題。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祇是附屬的問題。』

這個原理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認爲這個原理是正確的。這個原理是完全從列寧主義定義中推論出來的。真正是，如果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又是無產階級專政，那末，很明顯的，列寧主義底主要點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是規定這個問題；並且使這個問題有理論根據和具體化。

可是，季諾維埃夫同志顯然還是不同意於這個原理的。他在自己的紀念列寧這篇論文裏說道：

『我已經說過了，關於農民作用的問題，是布爾塞

維主義，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請參看真理報第三十五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三號出版)。

季諾維埃夫同志底這個原理，顯然完全是從他給列寧主義做出的不正確的定義中推論出來的。因此，這個原理也和他的列寧主義定義一樣，是不正確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革命底根本內容』(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頁三三七頁)，這個提綱是不是正確呢？是絕對正確的。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與策略，這個提綱是不是正確呢？我想是正確的。但從這裏應當得到怎樣的結論呢？從這裏就應當得到這樣的結論：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牠的出發點，牠的基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關於帝國主義的問題，關於帝國主義發展的躍進性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取得勝利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國家的問題，關於這個國家底蘇維埃形式的問題，關於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正是列寧所規定的，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這些問題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觀念底基礎，根基；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假如對於這些基本問題沒有規定，那就說不上從無產階級專政觀點上去規定農民問題，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

不待說，列寧是一個精通農民問題的人。不待說，農民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底同盟者的問題，對於無產階級是

*注意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有極重要的意義，它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底組成部分。但是，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未曾擺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那末，也就不會產生關於無產階級同盟者的這個附屬問題，即關於農民的問題，這點難道還不清楚嗎？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未曾擺着關於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這個實際問題，那末，也就不會發生關於與農民聯盟的問題。

假如列寧不是站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基礎上來規定了農民問題，而是離開這個基礎，站在這個基礎以外來規定了這個問題，那末，他就會不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像他在實際上所的確是的那樣，而不過是一個平常的『農民哲學家』，像國外的著作界的庸人所常常描寫的那樣了。

在下面兩個定義裏，一定要選擇一個：

或者是，農民問題是列寧主義底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先進發展的國家，對於非農民的國家，是不適用的，是不必要的。

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底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就是世界各國無產者們底國際學說，對於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資本主義先進發展的國家也在其內——都是適用的和必要的。

這裏應當選擇一個。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上，認為『不斷革命論』，是輕視農民底作用的『理論』。那裏說：

『列寧當時與『不斷』革命派鬥爭，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斷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站在不斷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即無產階級底這個極偉大的後備軍——底作用』。

這種對俄國的『不斷革命派』的定義，至今都是大家所公認的。可是，這種定義雖然一般地是正確的，但是還不能認為是十分圓滿的。一方面，一九二四年的講論，另一方面，對於列寧著作的仔細的分析，已經指明了，俄國的『不斷革命派』底錯誤，不僅在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底作用，並且還在於他們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本領，在於他們不相信無產階級領導權這個思想。

因此，我在自己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本小冊子裏（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已經擴大了這個定義，並且用別的更完全的定義來代替了這個定義。在這個小冊子裏關於這點是這樣說的：

『過去，通常只是指出了『不斷革命』理論底一方面——不相信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現在，為說得公道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要加上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就是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和能力』。

這當然不是說，列寧主義曾經反對，或者現在反對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所提倡的那種沒有加括弧的不斷革命底思想。恰好相反。只有列寧這位馬克思主義者才正確地認識了和發展了不斷革命底思想。在這個問題上，列寧與『不斷革命派』之間的區別，就是：『不斷革命派』曲解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思想，將它變成了無生氣的書本上的字

眼。而列寧則採用了純潔的不斷革命思想，把他變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論底基礎之一。應該記得，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的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這個思想，就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理論底具體實現形式之一。請看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關於這點所說過的話吧：

『我們將立刻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而正是按着我們底力量，有覺悟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我們將立刻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平途中止……。

我們並不陷於冒險主義，並不違反自己的科學的良心，並不繳逐便宜的名譽，所以我們祇能說而且只是說：我們用全力來幫助全體農民去幹民主革命，以便使我們，無產階級底黨，比較容易些去盡量迅速地進到新的和更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到一八七頁）。

又請看列寧經過了十六年以後，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以後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考茨基，布法亭，馬爾託夫，齊爾諾夫，黑爾克維持，龍格，麥克唐納爾，里拉底，以及『第二半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底其他的英雄好漢們，都不會了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相互關係。第一個革命轉變為第二個革命*。第二個革命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順便解決第一個革命底問題。第二個革命鞏固第一個革命底事業。鬥爭，祇有鬥爭，才能解決，究竟第二個革命能夠如何趕到第一個革命前面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六頁）。

我要讀者特別注意第一個引證，這引證是從列寧底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發表的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這篇論文中引來的。有些同志至今還認為：列寧祇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大概一九一六年左右，才有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關於不斷革命的思想。我要這些同志特別注意這個引證。這個引證毫無疑義地證明，這些同志是深入迷途了。

（四）無產階級革命與 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顯著特點，在什麼地方呢？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革命間的區別，可以歸納成爲以下的五個基本要點：

第一、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底多少現成的形式已經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的，因爲這種形式在公開的革命開始以前，就已經在舊制度底胎胞中生長和成熟了；而社會主義革命却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底現成形式還沒有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存在或者差不多還沒有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的。

第二，資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和使這政權適合於現有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却是在奪取政權以後去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第三，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以奪取政權來完成的。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祇是革命底開始，同時政權則被利用來作為改造舊經濟，建設新經濟的樞杆。

第四，資產階級革命祇限於用這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去掌握政權，所以牠不需要打破舊的國家機器；而無產階級革命却要求消滅所有的和各種的剝削者集團底政權，而使全體勞動的、被剝削的羣衆底領袖——無產階級——去掌握政權；所以牠一定打破舊的國家機器和用新的去代替這個舊的。

第五，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在多少長久的時期內把成千百萬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團結在資產階級底週圍，這正是因為這些羣衆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而無產階級革命，如果牠想要完成牠的基本任務——鞏固無產階級底政權，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那末牠就能夠而且應該使這些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去同無產階級結成長期的聯盟，這正是因為他們都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

請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幾個基本原理吧：

「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之一，就是：對於由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還在舊制度的胎胞裏，新的經濟組織就已經逐漸形成，這些經濟組織就逐漸更改着封建社會底所有各方面。

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祇有一個任務。這任務就是掃除，拋棄，破壞舊社會底一切束縛。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只要是完成了這個任務，牠就完成了牠所應當做的一切事情，因為，她加強了資本主義底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別樣的情況中。因為歷史底轉折步驟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是落後，那末，牠要由舊的資本主義的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關係，也就越是困難。這裏除了破壞的任務以外，更加上一種新的，空前困難的任務——即組織的任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接着又說：

『如果俄國革命底那個經過了一九〇五年的偉大經驗的民衆創造力，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還沒有創立蘇維埃，那末，他們在十月間就決不能取得政權，因為勝利是要依靠那包括有千百萬羣衆的運動底那些現成的組織形式存在與否為轉移。蘇維埃便是這種現成的形式，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在政治方面就得到了那些為我們後來所經過的美妙的成功和節節勝利的進展，因為在當時，新的政治的形式已經預備好了，而我們祇要發下幾道命令來把蘇維埃政權從在革命最初幾月裏的胎兒狀態中變成為法定的，在俄羅斯國家內奠定了的形式——變成為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說：

『還剩下了兩個極困難的任務，對於這些任務的解

決，決不能像我們的革命在最初幾月裏所經過的那個節節勝利的進展那樣」（請參看同卷第三一五頁）。

「第一，這就是內部組織的任務，這就是擺在一切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任務。」³³ 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正是在於：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關係底現成的形式，而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的政權——則得不到這些現成的關係，如果不拿資本主義底最發展的形式來講；而且就是這種最發展的形式在實際上也祇是包含工業底很小的上層部分；而在農業中却還完全很少涉及。組織統計工作；監督那些最大的企業，把整個國家的經濟的機械變成爲一個統一的大機器，變成爲一個使千百萬人衆都按照一個計劃來做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當時放在我們肩膀上的那個巨大的組織任務。據現時的勞動條件看來，這個任務，決不能用高呼「萬歲」來解決，如我們以前解決了國內戰爭底任務那樣。」（請參看同卷第三一六頁）。

「第二個莫大的困難……就是國際的問題。我們能夠那樣容易地征服了克倫斯基底黨羽，那樣容易地創立了政權，那樣毫不費力地得到了關於土地社會化和關於工人監督生產的法令，——如果我們這樣容易地得到了這一些東西，那末這祇是因爲在當時所碰巧合成了的條件，曾暫時給我們擋開了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帝國主義具有自己的資本的莫大勢力，具有自己的皮組織的軍事技術，這軍事技術是國際資本底真實的力量，真實的要害，這樣的國際帝國主義無論如何，無論在什

麼條件之下，都是不能與蘇維埃共和國和平共居的，這也是由於牠自己的客觀地位，也是由於由牠所代表的那個資本階級底經濟利益，——這是因為商業的聯系，國際的財政的關係。在這裏，衝突是不可免的。這裏就擺着俄國革命底極偉大的困難，牠的極偉大的歷史問題——必須解決國際的任務，必須引起世界的革命（請參看同卷第三一七頁）。

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內部性質和基本意思。

如果沒有暴力的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那末是不是可以完成這種根本改造舊的資產階級制度的事業呢？

顯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以為可以和平地，在適合於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底範圍中，完成這樣的革命，——那末，這或者就是神經錯亂和喪失人類的常態意識，或者是粗魯地和公開地離開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應以很大的力量和很堅決的態度來着重指出這個原理，尤其是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暫時還祇是在一個國家內得到了勝利，這個國家正被那些仇視牠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而且國際資本又不能不幫助這個國家裏的資產階級。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

「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僅是非有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三七三頁）。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在口頭上自稱為『社會主義者』，而實際上則是資產階級底奴僕——說：首先要使大多數的人民，在保存着私有財產制度的情形

下面，就是在保存着資本底政權和資本底壓迫的情形下面去表示贊成無產階級底政黨，只有在那個時候，無產階級底政黨才能夠和才應該爭取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七頁）。

『我們知道：首先要使革命的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打倒資本底壓迫，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關，那時候，得到了勝利的無產階級便能很快地取得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們底同情與贊助，因為，牠能夠用剝奪剝削者的方法來滿足他們的需要。』（請參看同卷同頁）。

列寧繼續說道：

『無產階級爲了要取得大多數的民衆，第一，牠應該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得國家政權；第二，牠應該粉碎舊的國家機關而施行蘇維埃政權，這樣牠就能夠立刻破壞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中的統治，威信與影響；第三，牠應該用革命的手段，用剝奪剝削者的方法來實現那些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底經濟要求，以便澈底打破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中間的影響』（請參看同卷，六四一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明顯的特徵就是這樣。

既是這樣，那末如果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則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特點又是怎樣呢？

請看列寧給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定義：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底結束，而是階級鬥

爭在新的形式裏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已經獲得了勝利的和已經取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這階級鬥爭是爲要反對那個已經失敗了的，可是還沒有消滅，還沒有絕跡，還沒有停止自己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是爲要反對那個加緊了自己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列寧在反對把無產階級專政與『全民』政權，『普選』政權，與『非階級的』政權混爲一談的時候說道：

『把政治統治奪得在自己手裏的那個階級，在奪取這個政治統治權的時候，牠已覺悟到掌握政權的就是牠獨自一個階級。這一點是包含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以內的。祇有當一個階級知道，祇有牠獨自拿取政權，而不用『全民的，普選的，全民認爲神聖的』政權這些空話來自欺欺人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才有意思』（請參看列寧全集二十六卷，二八六頁）。

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個階級底政權，無產階級底政權，這個不和別的階級瓜分政權而且也不能和別的階級瓜分政權的無產階級底政權，爲要實現自己的目的起見，並不需要什麼幫助，並不需要與其他階級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結成聯盟。恰恰相反。這個政權，一個階級底政權，祇有藉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尤其是與農民的勞動羣衆間的特殊形式的聯盟，才能建立和實行到底。

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究竟是什麼呢？牠的本質是什麼呢？一般說來，這種與別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間的聯盟，是否與一個階級專政的思想相矛盾呢？

考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大衆勞動羣衆之間 建立的階級聯盟的特別形式。

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就在於：這個聯盟底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就在於：國家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無產階級底黨，共產黨，這個黨，並不與而且不能與別的政黨瓜分領導權。

由此可見，這裏的矛盾僅僅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底先鋒隊——與勞動羣衆中人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的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智識界等等），或者說與大多數勞動羣衆之間所建立的階級聯盟底特別形式^{*}，這是反對資本的一個聯盟，這是爲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及資產階級底復辟企圖起見的聯盟，這是爲最終地創造和鞏固社會主義起見的聯盟。這是特別式樣的聯盟，這個聯盟是在特殊的環境中，即猛烈的國內戰爭的環境中形成的；這是社會主義底堅決的擁護者與社會主義底動搖的同盟者間的聯盟，有時則是社會主義底堅決的擁護者與『中立派』間的聯盟（那時，聯盟就從關於鬥爭的協定變成關於中立的協定）。這是那些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都各不相同的階級之間的聯盟^{*}」（請參看列寧全集，二十四卷，第三一頁）。

加米葉夫同志在他自己的某一個指導報告中，在反對這樣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說道：

「專政不是一個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見真理報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我認爲，在這裏，加米業夫同志首先就是指我所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本小冊子裏的一個地方說的這個地方底原文就是：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簡單的政府的上層機關，並不是什麼由『有經驗的戰略家』用頭腦周到的手腕來『精巧地』挑選出來的，並『精明地依靠着』人民中某些階層的這種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爲推翻資本，謀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而建立的階級聯盟，並以無產階級做這個聯盟中的領導力量爲條件」。

我現在這是完全擁護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因爲我認爲，牠與列寧底那個剛才由我們引證過的定義是完全符合的。

我斷定說，加米業夫同志用這種肯定口氣所說的關於『專政不是一個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的話，是與列寧底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

我斷定說，祇有那些不懂得聯絡思想底意思，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思想底意思以及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權思想底意思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祇有不懂得列寧底以下這個提綱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個提綱就是：

『當革命在其他各國還沒有到來的時候，祇有和農民妥協，才能夠拯救俄國底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八頁）。

和農民妥協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祇有不懂得列寧底以下的原理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個原理就是：

『專政底最高原則* 是保存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夠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〇頁）。

列寧在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底重要的目的之一——即壓倒剝削者這個目的——的時候說道：

『專政底科學定義，就是不受任何東西所限制的，不受任何法律，絕對不受任何規則的拘束的，直接憑藉於暴力的政權』……『專政就是（請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永遠記着）不受限制的，憑藉於暴力而不是憑藉法律的政權。在國內戰爭時，一切已獲勝利的政權都祇能成爲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四一及四三六頁）。

可是，固然專政是非有暴力不可的，然而，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只是包含有暴力。

列寧說：

『固然，專政是非有暴力不可的，但是，專政並不僅僅只是暴力；牠並且還是比以前的勞動組織更高的勞動組織』（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〇五頁）。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是對剝削者施行的暴力，而且甚至於主要的並不在於施行暴力。這個革命暴力底經濟基，牠富有生機與獲得成功底保證，就在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高階的勞動地位，把非勞動階級勞動地位，
更爲的勞動地位。
勞動的社會地位在於勞動階級之新級別地位。

無產階級是代表和實現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裏。力量底來源和共產主義必然完全勝利的保證就在這裏』（請參看列寧全集，二十四卷，三三五到三三六頁）。……『牠的（就是說，專政底，——斯大林註）主要實質就在於勞動羣衆底先進部隊，勞動羣衆底先鋒隊，勞動羣衆底唯一領導者——無產階級底組織性與紀律性。無產階級底目的就是造成社會主義，消滅社會上的階級劃分，使社會上的全體人員都成爲勞動者，消滅任何由人剝削人、剝削制度底基礎。』這個目的是不能立刻實現的；牠需要一個比較長期的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是因爲生產底改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是因爲社會生活一切部門底根本改變需要時間；這是因爲祇有在長期的堅忍的鬥爭中才能征服那種巨大的習慣勢力——拘守小資產階級性的和資產階級性的管理方式的習慣勢力。所以馬克斯說：無產階級專政底整個時期，是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請參看同卷第三一四頁）。

無產階級專政底著顯特點就是這樣。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有三個基本要點：

第一，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鎮壓剝削者，以便保衛國家，以便鞏固與其他各國無產階級間的聯繫，以便發展全世界各國底革命和使這些革命達到勝利。

第二，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使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以便鞏固無產階級與這些羣衆的聯

聯，以便吸收這些羣衆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以便使無產階級對這些羣衆實行國家的領導。

第三，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組織社會主義，以便消滅階級，以便過渡到無階級的，無國家的社會中去。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三點底聯合。在三點裏面，無論那一點都不能算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唯一的特徵，反轉來說，在這三點裏面，只要是缺掉某一點，那麼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無產階級專政便不成其為專政了。因此，在這三點裏面，隨便去掉那一點，就一定發生曲解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底危險。祇有把這三點合而為一，才能給我們一個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完全的概念。

無產階級專政是有自己的各個時代，自己的各種特殊形式，各種不同的工作方法的。在國內戰爭時代，最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暴力方面。但是從這裏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國內戰爭時代，並沒有任何的建設工作。如果沒有建設工作，那末就不能進行國內戰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情形却恰巧相反，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最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和平的，組織性的，文化的工作，革命的法律等等。但是，從這裏，同樣也是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建設時代，專政底暴力方面已經消失或者可以消失。在建設時期中，黨底機關、軍隊及其他的組織，也和國內戰爭時代一樣都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些機關，那末，專政底多少有保證的建設工作，是沒有可能的。不要忘記，革命暫時還祇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不要忘記，既然還有資本主義的包圍，那末也就會有干涉的危險以及由此危險而產生各種的結果。

(五)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 黨和工人階級

在上面，我已經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歷史必然性方面，牠的階級內容方面，牠的國家本質方面，最後是由牠的那些應當在整個歷史時期——所謂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去完成破壞的和建設的任務方面，講到了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我們應該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構造方面，從牠的「結構」方面，從牠的那些「聯繫帶」、「槓桿」以及那個「指導力量」底作用和意義——這些東西底總和便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系統」（列寧底話），而且無產階級專政底日常工作就是藉着這些東西來實現的——方面，來講到這個無產階級專政。

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這些「聯繫帶」或「槓桿」呢？什麼是這這個「指導力量」呢？為什麼需要這些東西呢？

槓桿或聯繫帶就是無產階級底這樣的一些羣衆組織，如果不藉助於這些組織，就不能實現專政。

指導力量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部隊，就是它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領導力量。

這種聯繫帶，槓桿與指導力量，是無產階級所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無產階級在競爭奪勝利的鬥爭中，在有組織的和有武裝的資本階級面前，便會成爲沒有武裝的赤手空拳的軍隊。這些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因

爲如果沒有這些組織，那末，無產階級在自己的爲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在爲鞏固自己的政權的鬥爭中，在爲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便會遭受不可避免的失敗。這些組織底有系統的援助和先鋒隊底指導力量是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些組織是什麼呢？

第一，這就是工人底職工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支脈，即許多生產的，文化的，教育的及其他的組織。職工會聯合着所有一切職業底工人。這不是黨的組織。職工會可以說是包括我們這裏的統治階級——工人階級——底全體工人的組織。牠是共產主義底學校。牠把自己隊伍中的優秀份子提拔出來作所有一切管理部門裏的領導工作。牠把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與落後份子聯繫起來。牠把工人羣衆與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聯結起來。

第二，這就是蘇維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無數支脈，即行政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及其他的國家的組織，更加上無數的自動的勞動羣衆團體，這些團體幫助着這些組織並使這些組織與人民連結起來。蘇維埃是城市中和鄉村中所有一切勞動者底羣衆組織。這不是黨的組織。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直接表現。所有一切關於鞏固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都是經過蘇維埃來實行的。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國家領導，是經過蘇維埃來實現的。蘇維埃把千百萬的勞動羣衆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連結起來。

第三，這就是所有各種的合作社及其所有一切的支脈。

這是勞動者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的組織。這個組織把他們聯合起來，最初是使他們以消費者資格聯合起來，然後就使他們以生產者資格聯合起來（農業合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廣闊建設的時期，這種組織便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它便利無產階級先鋒隊與農民羣衆間的聯繫，並造成一種吸收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可能性。

第四，這就是共產青年團。這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的組織，但牠是很接近於黨的。牠的任務就在幫助黨以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教育青年。它替無產階級與其他一切羣衆組織，造就一些供給所有一切管理部門工作的青年後備隊。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無產階級底廣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時期，青年團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最後的這就是無產階級底政黨，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牠的方量就在於把無產階級底所有一切羣衆組織中的所有一切無產階級優秀份子都收集在自己的隊伍裏面來。牠的任務就在統一無產階級底所有一切羣衆組織裏的工作，並指導牠們的行動，使其向着同一的目的走，向着解放無產階級的目的走。而聯合牠們和指導牠們向着同一的目的走，是絕對必要的，因為，不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鬥爭底一致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做到這一點，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領導無產階級羣衆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政黨，才能統一和指導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裏的工作。祇有無產階級底政黨，祇有共產主義者底黨，才能完成無產階級政權系統裏的基本領導者底這個作用。

爲什麼呢？

「第一，因爲黨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這些份子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的組織有直接的聯繫，而且常常領導牠們；第二，因爲黨既然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所以黨就是一個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這些領袖能夠領導本階級底一切形式的組織；第三，因爲黨既然是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來說，他就是這樣一個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能夠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底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非黨組織都變成服務機關和聯繫帶，使黨與階級聯結起來」（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領導力量。

「黨是無產階級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列寧底話）。

總之：職工會是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生產方面，把黨與階級聯繫起來；蘇維埃是勞動羣衆底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國家事業方面，把黨和這些勞動羣衆聯繫起來；合作社主要是農民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首先是在經濟方面，在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把黨與農民羣衆聯繫起來；共產青年團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底使命就是幫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去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青年和培養青年的後備幹部；最後，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的指導力量，牠的使命就是領導所有這些羣衆組織；——這就是專政「結構」底一般狀況，「無產階級專政系統」底一般狀況。

如果沒有黨，沒有這個基本的領導力量，那末，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樣一來，如果用列寧底話來說，那末「一般和整個說來，結果就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的，敏捷的，比較廣大的，很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機關，經過這個機關，黨與階級及羣衆密切聯繫起來；經過這個機關，在黨的領導之下，實現着階級底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三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能夠或者應該代替職工會，蘇維埃以及其他的羣衆組織。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黨並不是直接地來實現專政的，牠是藉助於職工會，經過蘇維埃及其支隊來實現這個專政的。沒有這些「聯繫帶」，多少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繼的。

列寧說：

「如果沒有一些能夠使先進階級底先鋒隊與這個階級底羣衆們聯繫起來，使這階級和勞動羣衆們聯繫起來的「聯繫帶」，那是不能實行專政的」……「黨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而這個先鋒隊就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沒有職工會這樣的基礎，那是不能實現專政的，那是不能執行國家的職能的。爲要實現這些職能，就必須經過許多也是新方法的特別機關：就是經過蘇維埃的機關。」（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十五頁和六十四頁）。

※注意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比方，在我們蘇聯這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應當把這樣一件事實看作黨領導作用底最高的表現，這事實就是我們的蘇維埃的或其他的羣衆組織，在解決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的時候，都要根據黨底指示。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實質上，是牠的先鋒隊底「專政」，是牠的黨底「專政」，因為黨是無產階級底基本的領導力量。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田納爾說，他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但是他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完全和我們所了解的一樣。他認為，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而且真的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當工人階級是遭受着不斷的剝削而不能發展自己人類的才能的時候，工人政黨底最大的特點，正是在於這政黨只能包括本階級底少數。政黨祇能團結本階級底少數，正好像在無論那個資本主義社會裏，真正覺悟的工人，祇是佔全體工人底少數。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這個有覺悟的少數，才能夠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而如果田納爾同志說他是政黨底仇敵，而同時又主張由工人階級中少數最有組織的和最革命的份子來給整個無產階級指示道路，那末，我就要說，在我們彼此中間，實際上是沒有什麼意見分歧的」（請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七頁）。

※ 注意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可是這是不是說，可以在無產階級底專政和黨底領導作用（黨底『專政』）之間放一個等號呢？可以將前者與後者看作一個東西呢？可以將後者代替前者呢？當然不是這樣說。當然是不可以的。例如蘇林同志就說過『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請參看列寧關於黨的學說第九十五頁）。這個說法顯然是把『黨底專政』和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一個東西。從列寧主義底立場上看來，可不可以認為這種把兩個東西看作一個東西的事情是正確的呢？是不可以的。這是因為：

第一，在我們剛才從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的講演中引來的一段語裏面，列寧絕對沒有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他祇是說，『祇有覺悟的少數（就是說政黨，——斯大林註），才能夠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說『在實質上就是』，這還不是說『完全就是』。我們常常說：民族問題，在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而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還不是說，農民問題可以包括民族問題，農民問題底範圍就等於民族問題底範圍，農民問題和民族問題就是一個東西。顯明用不啻證明，民族問題底範圍是比農民問題廣泛些和豐富些。關於黨底領導作用和關於無產階級底專政，也應當和關於這個例子所說的一樣說。如果黨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面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底「專政」，那末，這不是說，「黨底專政」（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彼此一樣的東西，前者底範圍就等於後者底範圍。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專政底範圍是比黨底領導作用底範圍廣泛些和豐富些。黨實現無產階級底專政，但牠所實現的正是無產階級底專政，而不是什麼別的專政。誰將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底「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底專政。

第二，無產階級羣衆組織底無論那一個重要決議，都一定要根據黨的領導的指示。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這是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就是黨的領導的指示呢？這是不是說，因此就可以把黨的領導的指示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呢？當然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領導的指示的實行再加上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對於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行，再加上民衆對於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施這裏顯然是有許多過渡和中間階段，這些過渡和中間階段是無產階級專政底重要要素。因此，在黨底領導的指示與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施之間，還存在着許多東西，這就是：被領導者底意志和行動，階級底意志和行動，牠是否有決心去擁護這些指示，牠是否有本事去執行這種指示，牠是否有本事去依照環境底需要而實行這些指示。顯然用不着證明：負有領導責任的黨是不能不顧到被領導者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是不能不注意到本階級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的指示來代替階級底意志和行動。

第三、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已經獲得勝利的和已經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這個階級鬥爭可以表現在什麼地方呢？他可以表現在無產階級爲反對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底襲擊或反對外國資產階級底干涉起見而進行的許多武裝鬥爭中。在無產階級政權沒有鞏固的時候，這種階級鬥爭底可以表現在國內戰爭中。在政權鞏固以後，牠的表現，就是無產階級進行廣大的組織的和建設的工作，並吸收廣大的羣衆來進行這種工作。在所有這些情形之下，行動者都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黨，僅僅一個黨，單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藉階級底援助來進行所有這些鬥爭的。黨照例祇是領導這些鬥爭，而牠所以能夠領導這些鬥爭，祇是因爲牠有階級底援助。因爲，黨不能包括階級，不能代替階級。因爲，無論黨底領導作用怎樣重要，黨始終還祇是階級底一部份。因此，誰將黨底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便是用黨來代替階級。

第四、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黨就是無產階級底直接當權的先鋒隊，就是領導者」（列寧）。在這個意義上，黨掌握政權，黨管理國家。但是，這還不是說：黨可以超過國家政權，不要國家政權而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黨可以超過蘇維埃，不經過蘇維埃而來統治國家。這還不是說：可以把黨和蘇維埃，和國家政權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黨是政權底中堅。但是，牠並不是國家政權，並且不能把牠和國家政權看作同樣的東西。列寧說：「我們黨是一個當權的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的『上層』與黨的『

上層」混合起來，在我們這裏，他們現在是混合的，而且將來還會混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二十六卷，第二〇八頁）。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列寧這段話底意思絕對不是說：我們的那些整個的蘇維埃機關，如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運輸機關，我們的經濟機關等等，都是我們黨底機關，黨能夠代替蘇維埃及其支脈，可以把黨和蘇維埃看作同樣的東西。列寧屢次說：「蘇維埃底系統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四與第十五頁）。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過，黨就是國家政權，黨與蘇維埃是一個東西。有幾十萬黨員的黨，領導着那些包括有幾百萬人——黨員及非黨員——的蘇維埃及其在中央的和在各地方的支脈，但是黨不能夠而且不應該用自己來代替他們。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專政是由那個組織在蘇維埃裏的和受着黨底蘇維埃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所實行的」：「黨底一切工作都是黨底蘇維埃——蘇維埃把屬於所有一切職業的勞動事業都聯合起來——進行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三到一九四頁）。專政「需要經過蘇維埃的機關而實現」（請參看列寧全集，二十六卷，第六十四頁）。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來代替蘇維埃，來代替國家政權。

第五，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是一個國家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一定包含着暴力的概念。如果確切地理解專政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這個名詞底意義；那末，沒有暴力，便不會有專政。照列寧所下的定義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直接依靠着暴力的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一五頁）。所以，如果說黨底專政對於無產階級的關係，同時又把這個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那末這就是說：黨不僅應當是本階級底指導者，領袖與教師，而且應當是一種對本階級實行暴力的國家政權。因此，誰將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便是暗中以為可以把黨底威信建築在暴力上面，而這種想法是荒謬絕倫的，是完全與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黨底威信是由工人階級底信任來維持的。工人階級底信任不是用暴力可以取得的，暴力祇能消滅工人階級底信任；而要黨有正確的理論，黨有正確的政策，黨對工人階級的忠實心，黨與工人階級羣衆的聯繫，要黨有決心，有才幹去說服羣衆來相信黨的口號是正確的口號，——只有這樣，黨才能取得工人階級底信任。

從所有這些話裏面，我們可以得到些什麼樣的結論呢？

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一、列寧用黨底專政這兩個字時，他並不是指專政這兩個字底原來意思（依靠着暴力的政權），而是假借這兩個字底意思，就是說指領導底意思。

二、誰把黨底領導及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曲解列寧底意思，很錯誤地以對整個工人階級施行暴力的職能，歸之於黨。

三、誰把那些實際上為黨所沒有的，以暴力對付工人階級的職能歸之於黨，誰就違背了先鋒隊和階級間的，黨和無

產階級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底基本要求。

這樣一來，我們就直接碰到了關於黨和階級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關於工人階級裏的黨員和非黨員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了。

照列寧所下的定義來說，這種相互關係就是『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的相互信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頁二三五頁）。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黨應該仔細諦聽羣衆底意見；牠應該極力注意羣衆底革命本能，牠應該研究羣衆鬥爭底實際；根據這種實際來檢查自己政策底正確性。因此，黨不僅應該教育羣衆，而且應該從羣衆那裏學習。

第二，這就是說：黨應該一天一天地取得無產階級羣衆對牠的信仰，黨應該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來造成羣衆對牠的擁護，黨不應該命令羣衆，而首先就要說服羣衆，幫助他們在自己的經驗上認識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政策；因此，黨應該是本階級底領導者，領袖與教師。

違背這些條件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的正確的相互關係，就是破壞他們的『相互信任』，就使得無論是階級底紀律，無論是黨底紀律，都受到破壞。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無論什麼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如鐵一般的紀律，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全體羣衆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就是

注重點是我加的，——新大杯註

說，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實的，不怕犧牲的，有信心的，能夠領導或吸引落後階層的人們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那末，布爾塞維克不但不能把自己的政權維持到兩年半，而且不能維持到兩月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列寧往後又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鐵一般的，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沒有一個對本階級裏全體忠實份了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一個能注意羣衆情緒和會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二十五卷，第一七一頁）。

但是，黨是怎麼取階級底這些信任和擁護的呢？爲無產階級專政必要的鐵的紀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牠是在什麼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呢？

請看列寧關於這點所說的話吧：

『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審查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他們對革命的忠實心，堅毅性，犧牲精神，英勇精神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 第二，是由於他們能與極廣大的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階級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聯繫，接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與他們融成一片。○ 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性，政治的戰略與策略底正確性，而且還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使極廣大的羣衆們都根據親自的經驗來相信這個正確性。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在革命的政黨內，就是說在担任有推倒資產階級和改造全社會的使命的先進階級底政黨內，便不會有紀律了。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一切要建立紀律的企圖，都一定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笑話。而從另一方面說來，這些條件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夠產生的。只有長久的工作，困苦的经验，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使這些條件易於造成，而這個理論本身，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與真正羣衆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發生密切聯繫時才能形成起來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四頁）。

列寧繼續說道：

『爲要戰勝資本主義，那末，在領導黨（共產黨）、革命階級（無產階級）與羣衆（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總和）中間，就要有正確的相互關係。只有共產黨，如果牠真是革命階級底先鋒隊，如果牠是包含革命階級底一切優秀的代表，如果牠是由完全覺悟的忠實的

※注重點我是加的——斯大林註

，受堅持的革命鬥爭底經驗所教育過和鍛鍊過的共產主義者所組成的，如果這個黨能將自己和本階級底全部生活密切聯繫起來，並且經過這個階級去與全體被剝削的羣衆聯繫起來和得到這個階級和這些羣衆底完全的信任。——只有這樣的黨才能夠領導無產階級去作極無情的，堅決的，最後的鬥爭，以反對資本主義底一切勢力。從另一方面說，只有在這樣的黨底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夠展開自己的革命進攻底全部勢力，完全打消那爲數很少的被資本主義所腐化的工人貴族，舊有的工聯主義者以及合作運動領袖等等底不可免的反感和反抗；——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夠展開自己的全部力量，而牠的這種力量，因爲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底原故，是比牠在人民總數中所佔的份量大得不可計量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一五頁）。從這段引證裏，應該得出以下的結論：

（一）黨底權威和工人階級中間爲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鐵的紀律，不是靠威嚇或黨底『無限』權力建立起來的，而是靠工人階級對於黨的信仰，靠工人階級對於黨的擁護建立起來的；

（二）工人階級對於黨的信仰，並不是一下子就造成的，並不是藉着對工人階級施行的暴力壓迫手段造成的，而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是全是靠黨在羣衆中的長期工作，黨底正確的政策，全黨善於根據羣衆自身底經驗說服他們，使之相信黨的政策之正確，全黨善於保證自己得到工人階級底擁護，善於引導工人階級底羣衆：

(三) 沒有黨底那種爲羣衆底鬥爭經驗所證實了的正確的政策，沒有工人階級底信仰，就沒有，而且不能有黨底真正領導；

(四) 如果黨得到階級底信仰，如果黨的領導是真正的領導，就不能把黨和黨的領導拿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因為要是沒有一個得到工人階級底信仰的黨底領導（黨底「專政」），就不能有多少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要是沒有這些條件，那黨底權威和鐵的紀律，或者就是一句空話，或者就是誇張和冒險。

不可以把無產階級專政拿來同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黨底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主要東西；如果是講到多少鞏固的與完全的專政，而不是過去那樣，例如巴黎公社那樣的不完全的和不鞏固的專政。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是處在工作底一條線上的，是在一個方向內行動的。

列寧說：

「只要提出問題：發問『黨底專政還是階級底專政？領袖底專政（領袖底黨）還是羣衆底專政（羣衆底黨）？』，就可以證明這個提問題的人底思想是糊塗到了驚人的和沒有止境的地步……○ 大家都知道，羣衆分成階級……，通常，或在大多數情形中，至少是在

現代文明國內，階級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底管理人，照例都是多少比較穩固的一批有威信的，有影響的，有經驗的，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的職務的所謂領袖們……

○ 把問題弄到一般地將羣衆專政與領袖專政對立，這就是荒謬和愚蠢到可笑的地步』（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八和一九九頁）。

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這種正確的原理，是從這樣的前提出發的，就是：先要在先鋒隊與工人羣衆之間，黨與階級之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這是從這樣的假設出發的，就是：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還是所謂常態的，還是在『相互信任』底範圍以內。

可是，如果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如果黨與階級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都被違背了，那時又將怎樣呢？如果黨自己開始這樣或那樣使自己與階級對立，違背自己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的基礎，違背『相互信任』底基礎，那時又將怎樣呢？這樣情形一般地是不是可能的呢？是的，是可能的。這樣的情形是可能的：

（一）如果黨開始不靠自己的工作與羣衆底信任，而靠自己的『無限』權力來在羣衆中建立自己的威信；

（二）如果黨底政策顯然不對，而牠却不願重新審查和糾正自己的錯誤；

（三）如果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的，可是羣衆還沒有達到領會這個政策的程度，而黨却不願或者不會等待，不讓羣衆得到機會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來信服黨底政策是正確的。

在我們黨底歷史上，有過好些次這樣的情形。我們黨

內各種集團和派別組織之所以沒落和消散了，都是因為牠們違背了這三個條件之一，而有時連三個都一起違背了。

可是，從這裏可以知道，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領導）對立起來的觀點，只有在以下的情況中間，才不能認為是正確的，就是：

（一）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不是了解為原來意思上的專政（『依賴暴力的政權』），而是了解為黨底領導，這個領導絕不使用暴力去對付整個階級，去對付牠的大多數；而列寧就正是這樣了解的；

（二）如果黨有根據做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即是，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政策適合階級底利益；

（三）如果階級，如果階級底大多數都了解這個政策，接受這個政策，由於黨底工作而信服這個政策之正確，信任黨和擁護黨。

違背這些條件，就一定引起黨與階級間的衝突，引起牠們彼此的分裂，引起牠們彼此的對立。

可不可以用強迫力量來強迫階級接受黨的領導呢？不，是不可以的。無論如何，這樣的領導不能是多麼長久的。如果黨想依舊是無產階級底黨，牠就應當知道，牠首先和主要地是工人階級底領導者，領袖，教師。我們不能忘記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本小冊子裏面關於這點所說的話：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這先鋒隊能夠奪取政權和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和組織新制度，在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社會生活這件事上，讓一切勞動者和

被剝削底教師，領導人，領袖』*。（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八六頁）。

如果黨底政策不正確，如果牠的政策與階級底利益相衝突，是不是可以認為牠是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依舊做領導者，牠就應當修改自己的政策，應當糾正自己的政策，應當承認自己的錯誤和糾正這個錯誤。為證實這個原理起見，至少可以從我們黨底歷史中引證這樣的事實，如取消糧食徵收制時期，這時工農羣衆顯然表示了不滿意我們的政策，這時黨就實行，公開地和誠實地實行修改這個政策。請看列寧當時在聯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取消糧食徵收制及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所說的話：

『我們不應當設法隱瞞什麼，而應當公開說，農民是不滿意我們與他們彼此間相互關係底現有形式的，他是不願意要這種形式的，並且再不會這樣生存下去的。這是無容爭辯的。他們的這種意志表現得很肯定。這是絕大部份勞動民衆底意志。我們應當顧計到這一點，而且我們是這樣清醒的政治家，以至於能夠公開說：讓我們來把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修改一下』*（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如果黨底政策雖然在大體上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政策，由於（比方說）階級底政治落後，而還沒有得到階級底信仰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與擁護，如果黨由於（比方說）事變還沒有成熟，而還沒有能夠說服階級使之相信黨底策略是正確的；既然是這樣，那末是不是可以說，黨只要根據自己的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的這一點，就應當自己擔任提倡責任和領導責任，去組織羣衆底決定勝負的發動呢？不，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做真正的領導者，牠就應當善於等待，應當說服羣衆使之相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應當幫助羣衆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信服這種政策是正確的。

列寧說：

「如果革命政黨在各革命階級底先鋒隊伍內以及全國內沒有爭得大多數，那就說不上什麼暴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二頁）。

「沒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底見解上的轉變，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是由於羣衆底政治經驗造成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三頁）。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經爭得了。這是主要的。沒有這一點，連走到勝利的第一步都不能作。

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一支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抱定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至少是抱定對先鋒隊採取好意的中立態度的立場和完全不能援助牠的敵人的立場的時候，却叫一個先鋒隊去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勞動的和被資本壓迫的羣衆都走上這樣的立場，光是宣傳，光是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

先鋒隊是黨領導階級的基本方法

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親自的政治經驗」（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九頁）。

大家知道，我們的黨，在一九一七年由列寧底四月提綱到十月暴動這時期內，正是這樣行動的。也正因為他依照列寧底這些指示行動了，所以他就爭得了暴動底勝利。

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的相互關係底條件，大體上就是這樣。

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而先鋒隊與階級間的正確關係又不受到破壞，那末什麼叫做領導呢？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領導就是等於說服羣衆，使其相信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提出和實行這樣一種口號，這種口號可以把羣衆引上黨底立場，使他們易於根據自己的經驗來看清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把羣衆提高到黨底覺悟程度並這樣來保證得到羣衆底援助，使羣衆有進行堅決鬥爭的決心。

因此說服方法是黨領導階級底基本方法。

列寧說：

「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在兩年半以來，空前地戰勝了俄國及協約國底資產階級以後，提出『承認專政』作為加入職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羣衆裏的影響，幫助孟塞維克。因為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會說服落後份子，會在他們裏面做工作，而不要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來與他們隔離」（請參看列寧全集 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九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應當說服一切工人，到最後一個人為止，不是說，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着手行動，只有做到這

步以後才能開始行動。絕不是的。這只是說，黨在進行決定勝負的政治行動以前，應當進行長久的革命工作以保證自己得到大多數工人羣衆底擁護，至少是得到工人階級大多數底好意中立。不然，則列寧所說的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到黨方面來乃是勝利革命底必要條件的這個原理，就絲毫沒有意思了。

可是，如果少數人不願意，如果他們不同意自願服從大多數人底意志，那末對他們應怎樣呢？黨既然得到了大多數人底信任，牠是不是可以強迫，是不是應當強迫少數人服從多數人的意志呢？是的，可以的，而且應當的。領導是由說服羣衆的方法，由黨用以影響羣衆的這個基本方法來保證的。可是這並不是不容許強迫手段，而是容許強迫手段，如果這種強迫手段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對黨的信任和擁護做基礎，如果牠是在說服了大多數人以後對少數人使用的。應當記起我們黨內在工會問題的爭論時期關於這一點所有過的爭論。當時反對派底錯誤，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底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在於反對派當時認為可以採取強迫手段呢？不是的，並不是在這裏。當時，反對派底錯誤是在於，牠既不能說服大多數人使他們相信牠自己的立場底正確，並沒有大多數底信仰，而還是要去採用強迫手段，堅決主張『再三檢查』那些負有大多數人底信仰的人。

請看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職工會的演說內是怎樣說的：

『爲要建立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的相互關係，相互信任，那末，如果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

犯了錯誤：••就應當糾正這個錯誤。可是當人們開始來擁護這個錯誤時，這就會成爲政治危險底來源。如果我們沒有根據枯士機夫在這裏所表示的那些情緒，來採取盡量可能的民主辦法，那我們就會走到了政治的破產。我們首先應當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無論如何應當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沒有能夠說服廣大羣衆，於是就破壞了先鋒隊與羣衆間的正確相互關係』（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列寧在他的關於職工會這本小冊子內也說了同樣的話：

「只有當我們已經能夠給強迫手段建築起說服手段底基礎的時候，我們才算正確地和有成效的使用了強迫手段」（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七十四頁）。

而且這是完全對的。因爲沒有這些條件則任何領導都是不可能的。因爲，如果拿黨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內行動底一致；如果拿階級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階級行動底一致。沒有這一點，就會使工人階級隊伍分裂，渙散和解體。

黨底正確領導底基礎，大體上就是這樣。

凡是另別的態度來看待領導，那就是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官僚主義，隨便什麼都可以，——只不是布爾塞維主義，只不是列寧主義。

如果在黨與工人階級之間，先鋒隊與工人階級之間，已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那末就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可是從這裏應該得出結論，就是尤其是不能把黨與工人階級，把黨底領導（「專政」）與工人

階級底專政當作一個東西。蘇林同志，根據關於不能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這一點，便作出了一個不正確的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可是列寧不但說到這樣的對立是不容許的。他同時還說到把『羣衆底專政與領袖底專政』對立起來也是不容許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而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底專政當做一個東西呢？如果我們走上這一條路，我們就應當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的領袖底專政』。而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的這種政策，實際上正是弄到這樣蠢惡的議論……。

季諾維埃夫同志關於這一點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季諾維埃夫同志，實質上也與蘇林同志底觀點一樣。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不過有這樣的分別，就是蘇林同志說得更直截，更明顯，而季諾維埃夫同志却在那裏說含糊話。只要拿季諾維埃夫底列寧主義這本書裏的下面一段話來看，就可以相信這一點：

季諾維埃夫說：

『蘇聯現存的制度，從牠的階級內容看來，是什麼呢？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蘇聯政權底直接彈簧機是怎樣的呢？是誰實現工人階級底政權呢？是共產黨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蘇聯政權底法律上的形式是怎樣的呢？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新式國家制度是怎樣的呢？這就是蘇維埃制度。二者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

是絲毫不相矛盾的」（請參看列寧主義第三七〇至三七一頁）。

說二者不相矛盾，這當然是對的，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整個工人階級的關係了解為黨底領導的話。可是怎能根據這一點就在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蘇維埃制度與黨底「專政」之間劃一個等號呢？列寧曾把蘇維埃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而他是對的，因為蘇維埃，我們的蘇維埃，是勞動羣衆在黨底領導之下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組織。可是列寧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在什麼著作內，曾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把黨底「專政」與蘇維埃制度看作相等的東西，如現在季諾維埃夫同志所幹的一樣呢？不僅只是黨底領導（「專政」），而且就是領袖底領導（「專政」）也與無產階級的專政不相矛盾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就宣佈說，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黨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領袖專政底國家呢？季諾維埃夫同志所諱着和胆小地實行的「原則」——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恰巧就要得出這個荒謬的結論。

據我所找到的在列寧底無數著作中，只有五個地方，他曾經順便提到黨底專政。

第一個地方，就是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的爭論，那裏他說：

「當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是一黨專政，而提議——這點你們已經聽到——建立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時，我們說：『是的，一黨專政！我們是站在這個基礎上

的，而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礎，因為這是這樣一個黨，這個黨在幾十年中爭得了全體工廠製造廠的和工業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地位」（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二三頁）。

第二個地方，就是在爲戰勝高爾察克告工農書中，那裏他說：

『有人（特別是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甚至於他們的『左派』）以所謂『一黨專政』、布爾塞維克共產黨人底專政這些恐嚇字眼來恐嚇農民。在高爾察克底實例中，農民已經學會不怕什麼恐嚇字眼了。或者是地主和資本家底專政（就是鐵的政權），或者是工人階級底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六頁）。

第三個地方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在與田納爾的爭辯中。在上面，我已經引了這段演說辭。

第四個地方是在幼稚病裏面有幾行。在上面，我已經把這段話引用過了。

第五個地方是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大綱草稿中，有一個小題目叫做一黨專政，這個草稿曾在列寧文集第三卷裏發表（請參看列寧文集第三卷第四九七頁）。

應當指出，在這五個地方中，有兩個地方（第二個地方與第五個地方）的『一黨專政』這幾個字，列寧是用在括弧以內的，這顯然就是指明這個公式底不確切的，是借用的意思。

同樣應該指出，在所有這五個地方，關於『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列寧並不是看作照字面本意來講的專政（『倚靠着暴力的政權』），而是看作黨的領導。

值得注意的，就是列寧在他的任何一種主要的或次要的著作中，在解釋或提起無產階級專政及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都連暗示也沒有暗示過，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恰巧相反，這些著作底每一頁和每一行都是顯然反對這個公式的（請參看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傾幼稚病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黨底作用的提綱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字（真正是找不到一個字）是說到黨底專政的。而這個提綱却是在列寧直接指導之下規定的，並且列寧曾屢次引用過牠，認為是關於黨底任務和作用的正確說法底模範。

所有這些都是說明什麼呢？

都是說明：

（一）列寧未曾認為『黨底專政』這個措辭是無容責備的，精確的措辭，因此這個措辭在列寧底著作中用得非常之少，並且有時還加上括弧；

（二）有少數地方，列寧與敵手辯駁時會不得已而講到黨底專政，他在那裏通常講的是『一黨底專政』，即是說我們黨獨掌政權，不與別黨分掌政權，而且總是解釋道，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應當了解為黨底領導，黨底領導件用；

（三）凡是在列寧認為須要以科學精神規定黨在無產

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他完全只是講到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樣的情形有幾千次）；

（四） 正因此列寧「連沒有想到」把「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寫在關於黨底作用的基本決議案內——我所說的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案；

（五） 有些同志把黨底「專政」，因而也是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或者企圖看作同樣的東西，從列寧主義上看來，他們是不對的，他們在政治上是近視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的條件。

我還不去說，「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如果沒有上述的附帶語，可以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造成許多危險和政治缺點。使用這個沒有附帶語的措辭，這些就等於：

（一） 暗中告訴非黨的羣衆說：不要胆敢反對，不要胆敢議論，因為黨無所不能，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二） 暗中告訴黨的幹部說：行動要勇敢些，氣勢要強硬些，也可以不聽從非黨羣衆底意見，——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三） 暗中告訴黨底上層說：可以任意自滿，或許還可以稍許矜誇，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因而」也是領袖底專政。

正是在現在這時候，指出這些危險是很適宜的，因為現在是羣衆底政治積極性高漲底時期，這時候黨有決心仔細聽聽羣衆底意見，這對於我們有特別的價值；這時候，黨很細心地看待羣衆底要求，這是我們黨底基本訓條，這時候，黨

應當在政策方面有特別的審慎性和特別的靈活性，這時候矜誇的危險是黨底正確領導羣衆這事情上所遇到的最嚴重的危險之一。

不能不記起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過的極寶貴的話。

「在民衆中，我們（共產黨人，——斯大林註）到底還只是滄海一粟，只有我們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只有那時候我們才能管理國家。沒有這一點，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羣衆，整架機器就要倒塌」（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五六頁）。

「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這也就是那保證黨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中取得基本領導力量這個光榮作用的必要條件。

（六）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內（一九二四年四月出版），關於一國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有兩種措辭。第一個措辭是：

「以前認為，在一個國家內，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的，或至少是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底共同發動。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

須根據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這點來出發，因為帝國主義環境內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發展上的不平衡的和躍進的性質，帝國主義內部那種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這個原理是完全正確的，而且不需要什麼評註。牠的目標是在反對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社會民主黨人認為，當其他各國不同時發生勝利的革命而無產階級在一國內取得政權，那就是空想。

可是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內還有第二個措辭。這個措辭是：

「可是在一國以內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這還不就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社會主義底主要任務——組織社會主義生產——還擺在前面。沒有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能不能解決這個任務，能不能在一國內達到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呢？不，是不可能的。爲要推翻資產階級，只要一國底努力就夠了，——這一點，有俄國革命底歷史可以證明。爲要取得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爲要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一國底努力，特別是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底努力，却就不能了，——爲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由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第一版）。

●這裏所指的是該書第一版。

這第二個措辭底目標，是反對那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們底論調的，是反對託洛茨基派的，託洛茨基派說過，一國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別國還沒有獲得勝利時，決不能『擋住守舊的歐洲』。

因為——但只是因為，——這個措辭在當時（一九二四年四月）是足夠的，牠無幾地是給了相當的益處。

可是後來，當列寧主義在這方面所受的批評在黨內已被克服了的時候，當在眼前發生了新的問題，發生了關於有可能不用外來幫助而只用我們本國底力量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問題的時候，——第二個措辭已經顯然的夠了，於是也就不對了。

這個措辭底缺點在什麼地方呢？

牠底缺點在於，牠把兩個不同的問題聯結成爲一個問題；這兩個不同的問題就是：一個是關於有沒有可能用一國底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對這個問題應當給以肯定的回答，而另一個則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是不是可以認爲，在其他好些國家沒有勝利的革命時，牠完全可保障自己不受外國干涉，於是也就不致發生舊制度底復辟，——對這個問題應當給以否定的回答。我還不去說，這個措辭可以使人這樣設想，就是以爲用一國底力量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想法當然是不對的。

根據這一點，我在我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小冊子內（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改變了，修正了這個措辭，把這個問題分成爲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關於完全保障不發生資產階級制度底復辟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有可能在

國以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點是用以下兩個方法達到的，第一，把「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解成爲「完全保障不致恢復舊制度」，這只有經過「幾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第二，是根據列寧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宣佈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理，就是我們有一切必要的條件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請參看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這種新措辭也就成了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底任務這個著名決議案底基礎，這決議案，因爲估計到資本主義底穩定（一九二五年四月）而討論到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並認爲用我們一國底力量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這種新措辭也成了我的關於聯共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工作總結這本小冊子底基礎，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在聯共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閉會後出版的。

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這問題底提法，在這本小冊子內說：

「我們的國家有兩批矛盾。一批是國內的，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所裏所講的是關於一國內面社會主義底建成，——斯大林註）。另一批是國外的，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其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這裏所講的是關於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斯

*這種新措辭，後來已經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底以後各版內代替了舊的措辭。

大林註)]……○ 『第一批矛盾是完全可用一國底努力克服的，第二批矛盾則需有幾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才能解決，誰要是把這兩批矛盾混淆起來，他就犯着最粗鄙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他就或者是糊塗蟲，或者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請參看關於聯共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工作總結）。

關於我們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在這小冊子上說：

「我們能夠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與農民一塊，在工人階級底領導之下來建設牠」……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我們有……一切必要的條件來克服國內的一切困難以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能夠而且應當用自己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請參看同書）

關於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問題，那裏說：

「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就是完全保障不致受到外國干涉的企圖，於是也就是不致發生復辟的企圖，因為多少重大的復辟企圖，只有在外來的認真幫助之下，只有在國際資本底幫助之下，才可以發生。因此各國工人所給我們革命的幫助，尤其是這些工人即使在幾國以內的勝利，就是完全保障第一個勝利國不致受着外國干涉和復辟企圖的必要條件，就是社會主義最後勝利底必要條件」（請參看同書）。

問題大概已經明白了吧。

大家知道，在我的問題與回答這本小冊子（一九二五年六月）內和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中央政治報告中（一

九二五年十二月)，也是以同樣的精神解釋這個問題。

事實就是這樣的。

我想，這些事實是大家和每個人所知道的，季諾維埃夫同志也是知道的。

現在，在黨內發生思想鬥爭以後和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一九二五年四月）以後，差不多已有兩年了，如果季諾維埃夫同志現在還認為可以在他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做的結論中把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所著的小冊子內陳舊的，完全不充分的措辭拉出來，來解決這個已經解決了的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的問題，——那末季諾維埃夫同志底這個特殊的風格，只是證明他在這個問題上完全弄糊塗了。在黨已經前進了以後把牠拉轉去，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已由中央全會批准了以後去迴避這個決議案，——這就是絕無希望地陷入了矛盾，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離開列寧底道路，自己已承認自己的失敗。

什麼是在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呢？

這就是說，有可能用我們一國底力量來解決工農間的矛盾，這就是說有這樣的可能：由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在其他各國無產者們同情與幫助之下，但是並沒有其他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預先勝利，而就利用這個政權來在我們國家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沒有這樣的可能性，社會主義底建設就是沒有前途的建設，就是不相信可以建成而建設社會主義。誰如果不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建成，誰如果不相信我國底技術落後並不是建

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阻礙，那末，他就不能進行社會主義底建設。否認這個可能性，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就是離開列寧主義。

所謂沒有其他各國底革命勝利，社會主義在一國以內的完全的最後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沒有至少幾國革命底勝利，要完全保障不致受到外國的干涉，因而也不致發生資產階級制度底復辟，是不可能的。否認這一個無可辯駁的原理，就是離開國際主義，離開列寧主義。

列寧說：

「我們不僅生存在一國以內，而且是生存在世界各國底系統以內，蘇維埃共和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在長時間內的並排存在，是不可能的。歸根到底或者是這個勝利，或者是那個勝利。而在這個結局還沒有到來時候，蘇維埃共和國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間必然發生一些極可怕的衝突。這就是說，無產階級這個統治階級，只要牠願意統治和將要統治，牠就還應當用自己的軍事上的組織來證明這一點」（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二頁）。

列寧在另一個地方說：

「我們面前有一個極不穩固的，可是到底是無疑的，不可否認的，相當的平衡。這是否長久——我不知道，而且我想，這是不可以知道的。因此在我們這方面須要極其謹慎。我們的政策底第一個訓條，由我們的政府在一年以來的的工作中所得出來的第一個教訓，一

切工農所應當領會的教訓，這就是要小心提防，要記着，我們是處在那些公開表示非常仇恨我們的人們，階級和政府底包圍之中。須要記着，我們隨時都可以受到侵襲的危險』（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一七頁）。

大概是明白了吧。

季諾維埃夫同志對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的觀點，是怎樣呢？

請聽呵：

『對於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了解，至少應當是：

（一）消滅階級，於是也就是（二）取消一個階級底專政，在這裏所說的就是取消無產階級底專政』……季諾維埃夫同志往下又說道：『爲要更確切地認識一九二五年在我們蘇聯國內問題是怎樣的，就要分清兩件事情：

（一）社會主義建設底有保證的可能性——這樣的社會主義建設底可能性，當然是在一國範圍內也完全可以設想到的，（二）社會主義底最後建成和鞏固，就是說，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底實現』（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同志底列寧主義，二九一和二九三頁）。

所有這一些說法能夠表明什麼呢？

這就是表明季諾維埃夫同志對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不是了解爲免除外國干涉和免除復辟底保障，而是了解爲社會主義社會建成底可能。季諾維埃夫同志所了解的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是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的建設，這種建設不能夠而且不應該達到社會主義底建成。季諾維埃夫同

志底立場是這樣的：得過且過的，沒有前途的建設，明知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却來建設社會主義。

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明知不能建設成功而去建設，——你們看季諾維埃夫同志是荒謬到了什麼地步。

可是要知道這是戲弄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在季諾維埃夫同志在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做的結論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你們看一看，例如雅可福烈夫同志在最近這次庫爾斯克省黨代表會議上講出了什麼話。他問道：『我們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在四面都受資本主義敵人所包圍的條件下面，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據以上所說的話，我們是有理由來說，我們不僅建設着社會主義，而且我們雖然暫時還是孤獨的，暫時還是世界上唯一的蘇維埃國度，唯一的蘇維埃國家，——我們將建成了個社會主義』（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庫爾斯克真理報第二七九星）。這難道是列寧主義的問題提法嗎？難道這不是民族狹隘主義精神底表現嗎？』*

這樣一來，依季諾維埃夫說起來：承認在一國內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就是站在民族狹隘主義底觀點上，而否認這種可能，就是站在國際主義底觀點上。

可是如果這是對的，——那末一般地說來，是不是值得

*注重點是我加的，——新大林註。

進行鬥爭以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呢？既是這樣，那豈不是應當說這樣的勝利是沒有可能的嗎？

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這就作季諾維埃夫同志論據底內之邏輯所必然引起的結果。

而這種毫無列寧主義氣味的荒謬議論，季諾維埃夫同志却拿來贈給我們，說這是『國際主義』，是『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

我敢斷定說，季諾維埃夫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是離開列寧主義而滾到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上去了。

讓我們來看列寧底言論罷。列寧還在十月革命以前，一九一五年八月，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就說了以下的話：

『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因此，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多的，甚至在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都是可能的。這個國家中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一經剝奪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就與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這樣就吸引別國被壓迫階級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暴動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反對剝削者階級和他們的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列寧底這句由我加上着重點的話：『一經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已勝利了的國家底無產階級，在爭得了政權以後，能夠而且應當在自

己本國裏面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而『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用不着證明，列寧底這個明顯的和確定的原理是無須再加評註的。不然，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號召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就會是不可了解的事情了。

從這裏就可以看出，列寧底這個明顯的原理是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底以下的糊塗的，反列寧主義的『原理』——我們可以在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的條件下面來『在一國範圍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天壤之別的。

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在無產階級未奪取政權以前寫的。可是，也許在一九一七年以後，經過奪取政權經驗以後，他的觀點有改變吧？現在來看列寧在一九二三年寫的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列寧說：

『實際上，一切大的生產資料歸國家管理，國家政權操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個無產階級與千百萬的小農及最小農聯盟，這個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還不是一切必要的條件，來經過合作制，而且只是經過合作制（我們從前曾鄙視合作制為營業性的東西，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制），——難道這不是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條件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但這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條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注重點是我加的，——新大林註。

換句話說：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管轄着爲這種建成所必需的而且是足夠的一切條件。

要比這些話說得更清楚些，大概是很困難的罷。

請你們把列寧底這個模範原理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反對雅可福烈夫同志的論調比較一下，你們就會懂得，雅可福烈夫不過是重複了列寧關於一國裏面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的話，而季諾維埃夫既然起來反對這個原理，斥責雅可福烈夫同志，那末，他就是離開了列寧底觀點，而是走上了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就是以爲：在我們的國家裏，因爲技術落後，所以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

所不知道的只是，要是我們沒有指望把社會主義建設成功，那我們何必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取得政權呢？

本來是不應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取得政權的，——這就是季諾維埃夫同志論據底內部邏輯所必然得出來的結論。

其次，我現在要肯定說，在關於社會主義勝利的這個最重要問題上，季諾維埃夫同志是反對了我們黨底明確的決定，這些決定曾規定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因召集共產國際擴大會議而應負的任務這個著名的決議案裏。

我們來看這個決議案吧。在這個決議案裏，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裏面獲得勝利的問題，曾有以下決定：

「兩個直接相反的社會制度之存在，引起資本主義封鎖，其他的經濟壓迫形式，武裝干涉，復辟底經常威脅。因此保證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即擔保不致復辟。」

●的唯一保障，就是某些國家裏面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主義教訓道，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即是說完全保證資本主義關係不致復辟，這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從這一點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如果得不到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那些國家底『國家的幫助』（託洛茨基底話），就不能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請參看決議案）。

你們可以看到，決議案把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解釋為保證不致發生武裝干涉和不致發生復辟，——這是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在其列寧主義一書中的解釋完全相反的。

你們可以看到，決議案認為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即使得不到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那些國家底『國家的幫助』，也能夠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在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在結論中反駁雅可福烈夫同志時的那種斷言完全相反的。

這不是季諾維埃夫同志反對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鬥爭是什麼呢？

當然，黨的決議案有時也不是沒有過錯的。有時黨的決議案也包含着錯誤。一般說來，可以作這樣的假定，就是說假定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也含有一些錯誤。也許季諾維埃夫同志認為該決議案是錯誤的。如果這樣，那末他就應當像布爾塞維克那樣明白地和公開地指出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這一點。但不知爲什麼原故，季諾維埃夫同志却沒有這樣做。他寧願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即從後方來攻擊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同時却連一個字也不提這一個決議案，對決議案不作任何公開的批評。季諾維埃夫同志大概以爲這條道路最容易達到目標，而他底目標只有一個，即『改善』決議案和『稍微』修改一下列寧底觀點。用不着證明，季諾維埃夫同志是打算錯了。

季諾維埃夫同志底錯誤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個錯誤底根源在什麼地方呢？

在我看來，這個錯誤底根源，就在於季諾維埃夫同志深信，我們國家底技術上的落後對於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是一種不可克服的障礙；他深信，由於我們國家底技術上的落後，無產階級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埃夫同志和加米業夫同志有一個時候會企圖在我們黨底四月代表會議以前的一次中央會議上發表這個論據。可是他們却受到了回擊，而不得不退守，表面上服從了與他們相反的觀點，即中央大多數底觀點，可是，雖然季諾維埃夫同志在表面上服從了中央大多數底觀點，然而他始終還是與這個觀點繼續作了鬥爭（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同志底列寧主義一書和他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結論）。我們黨底莫斯科委員會在其給列寧格勒省黨代表會議的覆信中，關於聯共中央內部這次『事件』，曾說了以下的話。

「不久以前，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兩同志曾在政治局擁護了一個觀點，就是以爲要是國際革命不起來拯救我們，我們由於技術上及經濟上的落後，就不能克服

內部的困難。我們和中央大多數却共同認為，雖然我們在技術上落後，而且違反着這種技術上的落後，我們還是能夠建設社會主義，而且正在建設着並一定會建成這個社會主義。我們認為，這個建設底進行自然要比已在全世界獲得勝利底條件下面緩慢得多，可是我們終究是前進着，而且將來還會繼續前進。我們同樣也以為，加米業夫和李諾維埃夫兩同志底觀點，是表示不信任我們工人階級和跟着工人階級走的農民羣衆底內部力量。我們以為，這個觀點是離開了列寧主義的立場』（請參看覆信）。

這個文件是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開頭幾次會議的時候在刊物上發表的。李諾維埃夫同志自然曾經有可能就在代表大會上起來反對這個文件。很可注意的一回事，就是李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兩同志竟找不到論據來駁斥我們黨底莫斯科委員會所提出來反對他們的那個嚴重責備。這是不是偶然的呢？我以為不是偶然的。這顯然是因為這個責備正是名符其實，李諾維埃夫同志和加米業夫同志之所以用沉默態度來「回答了」這個責備，這正是因為無法「推辭」牠。

新反對派因人們責備李諾維埃夫同志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底勝利事業而生氣起來。可是，既然關於一國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已經討論整年，既然李諾維埃夫同志底觀點已被中央政治局所駁倒（一九二五年四月），既然我們黨關於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一定的主張，並把這種主張規定在我們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著名決議案上（一九二五年四月），——

既然這樣，而季諾維埃夫同志却還是敢於在其列寧主義一書上（一九二五年九月）發表意見來反對我們黨底觀點，以後還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重復這種意見，——那末，季諾維埃夫同志這樣頑強固執堅持自己的錯誤，不是因為季諾維埃夫同志不相信，極端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是因為什麼呢？

季諾維埃夫同志想把自己這種不信任態度解釋為國際主義。但試問從什麼時候起，在我們這裏竟把那種在列寧主義根本問題上離開列寧主義的行為解釋為國際主義呢？

在這裏犯了反對國際主義的和反對國際革命的過錯的，不是我們黨，而是季諾維埃夫同志，這樣說不是正確些麼？因為試問我們的『建設着的社會主義』底國家不是世界革命底根據地是什麼呢？要是這個國家沒有能力來建設社會主義，那末牠能夠不能夠做世界革命底真正的根據地呢？要是這個國家沒有能力在自己國內達到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達到獲得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那末牠能夠不能夠依舊是對於全世界工人們的一種莫大的中心吸引力，讓牠現在實在是這樣的中心吸引力這樣呢？我以為是不能夠的。但從這裏是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鼓吹這種不相信的態度，結果會使我們的國家喪失世界革命根據地底資格，而喪失這種資格，就會削弱世界革命運動呢？社會民主黨人先生們曾用什麼東西來恐嚇工人，以便使他們離開我們呢？他們所用的，就是關於『俄國人是幹不出什麼事情來的』這種宣傳。我們現在是用什麼東一夾打擊着社會民主黨人，並吸引一批一批工人代表團環

蘇聯來參觀，鞏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上的陣勢呢？我們所用的，就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功。既然如此，那末誰宣傳不相信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功，誰就是間接幫助社會民主黨人，誰就是削弱國際革命運動底勢力，誰就必然離開國際主義……這難道還不明白麼？

你們可以看到，季諾維埃夫同志底『國際主義』，並不比他在關於一國裏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的那種『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稍為好些。

因此，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把新反對派底觀點估計為『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曲解列寧主義』，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這種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七） 爲社會主義建設底 勝利而鬥爭

我以為，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這乃是新反對派底基本錯誤。我之所以把這個錯誤看作他們的基本錯誤，是因為新反對派底其餘的錯誤都是從這個錯誤當中產生出來的。新反對派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底性質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合作制底作用問題，關於與富農的鬥爭方法問題，關於中農底作用與比重問題都犯了錯誤，這一切錯誤都是從反對派底一個基本錯誤中產生出來的，這個基本錯誤就是：他們不相信有可能用我們本國底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 什麼叫做不相信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呢？

這首先就是不相信農民底基本羣衆由於我國發展底某些條件而能夠被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這第二就是不相信我們國家裏的無產階級，既管轄着國民經濟底命脈，就有能力把基本農民羣衆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

反對派關於我們的發展道路問題的議論，暗中就是以上面這兩個原理作出發點的，——反對派是自覺地還是不自覺地這樣做的，那都是一樣。

可以不可以把蘇聯農民底基本羣衆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呢？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裏，對於這個問題有兩個基本原理：

第一，「決不可以把蘇聯的農民和西方各國的農民混爲一談。蘇聯的農民是不能不與西方各國的農民不同的，因爲蘇聯的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底教訓，與無產階級一塊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得到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而西方的農民，却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土地，並因此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的農民，慣於看重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底意義，而且因爲有了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才得到了自由，——這一點不能不是他們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底非常順利的條件」。

第二，『決不可以把俄國的農業和西方各國的農業混爲一談。西方的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牠所處的環境是農民中發生深刻的分化，這時候，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各國，分裂和階級完全是自由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單是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重要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都收歸國有這兩個原因，農業底發展就不會走這條道路。在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別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那種由國家以優待的借款來維持的廣大的合作制底道路。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合作社來吸引大多數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底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生產方面』。『…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對多數的農民將願意走上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棄那條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制底道路，拋棄那條貧困和破產的道路』。

這兩個原理是不是正確呢？

我覺得這兩個原理，對於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我們的整個建設時期是正確的而且無可置辯的。

這兩個原理祇是列寧幾個著名提綱底表現，這些提綱就是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實行聯絡，把農民經濟歸併到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底系統以內，無產階級應當與基本農民羣衆一

同進展到社會主義去，千百萬農民羣衆底合作化是農村裏面社會主義建設底康莊大道，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發展底條件之下，『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制底發展已經就等於社會主義底發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事實上，在我們國家裏，農民經濟能夠循着而且應該循着那條都路去發展呢？

農民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農民經濟，如果拿絕大多數的農戶來說，是一種小商品性的經濟。但什麼叫做小商品性的農民經濟呢？這就是一種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個十字路口的經濟。牠可以發展到資本主義方面去，也可以發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牠正在向資本主義方面發展，而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國家裏，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下，牠就應該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

爲什麼農民經濟這樣不穩固，這樣不獨立呢？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原因就在於農民經濟散漫，無組織，牠們依賴着城市，依賴着工業，依賴着信貸制度，依賴着國內在權底性質，最後，其原因還由於這樣一個大家所知道的原理，即無論在物質方面或文化方面，農村是跟着城市走，而且應當跟着城市走。

農民經濟底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就是經過農民底最深刻的分化，在一個極端上是巨大的大地產，而在另一極端上則是廣泛的貧困化。這樣的發展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必不可免的，因爲那裏的農村，農民經濟，是依賴着城市，

依賴着工業，依賴着城市裏面集中的信貸，依賴着政權底性質的，而在城市居統治地位的則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工業，資本主義的信貸制度，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

在我們的國家裏，城市底面目是完全不同的，工業是由無產階級管轄着，運輸業，信貸制度，國家政權等等都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土地國有化是全國通行的法律，——在這樣一個國家裏，農民經濟是不是一定要走這條發展道路？當然是不一定要走的。正是相反。正是因為城市是農村底領導者，而在我們國家裏統治城市的是把國民經濟底一切命脈都管轄在自己手裏的無產階級，正是因為這樣，農民經濟在自己的發展中就應該走另外一條道路，走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這條道路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這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農戶在各種合作方面廣泛地合作化起來，把渙散的農戶團結在社會主義工業週圍，在農民當中推行集體制度，起初是在農產品底銷售方面和農民所需要的城市製造品供給方面，以後就在農業底生產方面。

而且愈是下去，則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環境之下，這條道路愈是成為必不可免的道路，因為，銷售事業底合作化，供給事業底合作化，最後，信貸及生產事業底合作化（農業合作社），是提高農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使廣大農民羣衆擺脫貧窮破產的唯一方法。

有人說，在我們這裏，農民就其地位說來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因此他們沒有能力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說農民就其經濟狀況說來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這當然是對的。

可是，並不能根據這一點來否認農民經濟能夠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去發展，因為既然已經證明了，農村是隨着城市走的，而統治城市的則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在十月革命的時候，農民就其地位說來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他們當時並不想在國內建立社會主義。他們當時所努力要求的，主要地是消滅地主政權和停止戰爭，奠定和平。然而他們當時還是隨從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爲什麼呢？因為在當時，推翻資產階級和由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擺脫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道路，是奠定和平的唯一道路，因為在當時沒有別的道路，而且不能有別的道路，因為在當時我們的黨得以摸到，得以找到這樣一個標準，在這個標準以內，可以使農民底特別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與國家底一般利益（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並使前者服從後者，這種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和有利的。因此，農民雖然有其非社會主義性，當時還是隨從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關於吸收農民走上社會主義建設軌道的問題，也應該這樣說。農民就其狀況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可是他們應該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因為除了與無產階級聯絡以外，除了與社會主義的工業聯絡以外，除了使農民經濟經過農民廣泛的合作化而走上社會主義發展總軌道以外，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的道路足以使農民擺脫貧窮破產的境地了。

爲什麼一定是經過農民底廣泛的合作化呢？

因爲廣泛的合作化就是『我們所找到的這樣一個標準，

使

在這個標準以內，可以使私人的利益，私人商業的利益，和由國家對這種利益的審察及監督聯合起來，可以使這種利益受一般利益的支配』（列寧）。這個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和有利的，這個標準可以保證無產階級有可能來把基本農民羣衆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去。正因為對於農民，經過合作社來銷售自己的商品和經過合作社來為自己的經濟領得機器，是有利的事情，正因為這樣，所以農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廣泛的合作化底道路。

而在社會主義工業佔統治地位的條件之下，農民們底廣泛底合作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小商品性的農民經濟離開舊的，使農民大批破產的資本主義道路，而過渡到新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建設底道路。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為農民經濟新的發展道路而鬥爭，為吸收農民基本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鬥爭，是我們黨底當前任務。

因此，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是正確的，決議上說道：

『農村裏面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道路在於：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國家的信貸機關以及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其他經濟命脈底經濟領導日益發展的條件之下，把基本農民羣衆吸收到合作社組織裏去，並保證這種組織循着社會主義的道路而發展，其方法就是利用，克服並排擠牠的資本主義成份』（請參看大會根據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而通過的決議案）。

新反對派底最嚴重的錯誤，就在於牠不相信農民底這條新的發展道路，看不見或者不懂得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之下，這條道路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牠之所以不懂得這一點，是因為牠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能在我國獲得勝利，不相信我國無產階級有能力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不懂得新經濟政策底兩重性，就誇大新經濟政策底短處，就把新經濟政策解釋成多半是退守的政策。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誇大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底作用，而輕視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的各種槓桿底作用（社會主義工業，信貸制度，合作制，無產階級政權等等）。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不懂得我們的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性質，就懷疑列寧的合作制計劃底正確性。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誇大農村底階級分化現象，在富農面前表示張惶失措，輕視中農底作用，企圖破壞黨底保證與中農堅固聯盟底政策，而且一般地在黨底農村政策問題上動搖不定。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不懂得黨所進行的偉大工作：吸收千百萬工農羣衆來參加工業與農業底建設，來整頓合作社和蘇維埃，來管理國家。來與官僚主義鬥爭，來為改善和改造我們的國家機關而鬥爭，——黨底這種工作是表明發展底新階段，如果沒有這種工作，則任何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在我們建設底困難面前表示悲觀失

惶和驚惶失措，懷疑我們的國家能夠工業化，悲觀地空談什麼黨底蛻化等等。

在他們那裏，在資產者們那裏，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好的；在我們這裏，在無產者們這裏，一切事情都是多少是壞的；要是西歐的革命不能趕快跑來救急，——我們的當情就要倒台了，——新反對派底一般論調就是這樣，這種論調，在我看來是取消主義的論調，但不知爲着什麼（大概爲着令人發笑）反對派竟把牠冒充爲「國際主義」。

反對派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季諾維埃夫同志說，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這一切說法當然都是不對的。事實上，新經濟政策是黨底這樣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容許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並計算到社會主義成份能夠戰勝資本主義成份。事實上，新經濟政策只在開始時是退守的，但是牠計算到在退守過程中重新擺布力量而舉行進攻。事實上，我們實行進攻已有幾年了，而且進攻得有成效，因爲我們發展着我們的工業，發展着蘇維埃，商業，排擠着私人資本。

但是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這種提綱底意思是怎樣的呢？這種提綱是以什麼爲出發點的呢？

牠的出發點就是一種不正確的設想，以爲在我們這裏現時所發生的，單是資本主義底恢復，單是資本主義底「復元」。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懷疑我們的工業底社會主義的性質。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在富農面前表示驚惶失措。有這種設想才只

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這樣急忙地把那些關於農民分化的不正確的數字拿來作根據。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特准忘掉了一點，就是在我們這裏，中農是農業裏面的中心人物。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反對派輕視中農底比重和懷列寧底合作制計劃。只有用這種設想才可「說明」，爲什麼新反對派不相信農村底新的發展道路，即吸收農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事實上，在我們這裏現時所發生着的並不是單方面的，資本主義恢復的過程，而是雙方面的，資本主義底發展和社會主義底發展同時進行的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底矛盾的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克復資本主義成份的過程。這一點，無論對於城市或對於農村都是一樣不容否認的。在城市裏，社會主義底基礎是國家工業；在農村裏，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關鍵是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絡着的廣泛的合作社系統。

單是資本主義底恢復，是沒有可能的，這至少是因爲，在我們這裏，政權是無產階級的，大工業都是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運輸業和信貸業都是由無產階級的國家管轄着。

階級分化不能有過去那樣的範圍，中農仍是農民底基本羣衆，而富農不能再有從前那樣的力量，這至少是因爲，在我們這裏，土地已經國有化，土地已經成爲不可賣買的東西，如我們的商業的，信貸的，賦稅的以及合作事業的政策，目的是在限制富農底剝削傾向，增高最廣大的農民羣衆底幸福和剷除農村中向兩個極端分化的情形。我還不去說，在我們這裏，與富農的鬥爭，現在不僅採用着舊的方法，即組織

貧農來反對富農，而且還採用着新的方法，即鞏固無產階級及貧農與中農羣衆的聯盟來反對富農，反對派不懂得採取這第二個方法來與富農鬥爭底意思和意義，這一事實就是再次證明反對派是滾到了農村發展底舊時的道路，滾到了農村發展底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富農和貧農是農村中的基本力量，而中農則『被沖散』。

反對派說合作制是國家資本主義底一種，在說這種話的時候，他們引用列寧著的糧食稅這篇文章，因為他們這樣說，所以他們就不相信能夠利用合作制作為農村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關鍵。在這裏，反對派也犯了最嚴重的錯誤。這樣來解釋合作制，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在列寧著作糧食稅這篇文章的時候，是足夠的和可以滿意的，當時我們還沒有已經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當時列寧把國家資本主義設想為我們經濟中可能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制看作與國家資本主義相聯結着的東西。但是這樣的解釋到現在已經是不夠了，已經成為歷史上的舊話了，因為從那個時候起，情形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發展起來，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生活到我們當時所希望的那種程度，而現在包括千萬以上會員的合作社系統，却已經開始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絡起來。

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可以解釋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列寧在寫了糧食稅這篇文章以後兩年，在一九二三年，就用另外一種觀點來觀察合作制，認為『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合作制往往是與社會主義完全相符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對於這一點的解釋就是：在這兩年之內，社會主義工業已經長大起來，而國家資本主義則沒有發展到應有的程度，因此列寧就不把合作制工作與國家資本主義相聯結的東西，而把合作制工作與社會主義工業相聯結的東西了。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可以解釋這事實呢？

合作制發展條件已經改變了。對於合作制問題的態度，當時也應當變更。

在列寧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上，有絕妙的一段話說明這個問題，這段話就是：

『在國家資本主義下面，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合作企業，一是私人的企業，第二是集體的企業。在我們現存的制度下面，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合作企業是集體的企業，但是牠們與社會主義企業卻沒有區別。要是牠們是建立在國家所有的，即工人階級所有的土地上，是依靠於國家所有的，即工人階級所有的生產資料上的話』（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九六頁）。

在這段小小的引證中，解決了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存的制度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第二個問題就是，與『我們的制度』相聯結着的合作企業，是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的』。

我想很難比這些話還說得更清楚了。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請參看列寧這本小冊子中的另一段話吧！

『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制發展已經就等於（只有上面所指出的一些『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的發展，而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都有根本的變更』（請參看同卷同頁）

很明顯的，我們在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上看到對於合作制的新的估計，而這種新的估計是新反對派所不願承認的，新反對派違背事實，違背淺顯的道理，違背列寧主義而竭力隱瞞這種新的估計。

與國家資本主義聯結着的合作制，是一回事，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結着的合社制，是另外一回事。

但從這一點上並不能做出一個結論，說在糧食稅這篇文章與關於合作社這本小冊子中間，橫着什麼鴻溝。這種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譬如只是引證糧食稅這篇文章裏的下面這段話，就馬上可以懂得糧食稅這篇文章與關於合作這本小冊子在合作制估計問題上，就有不可分離的聯繫。請看這一段的話吧：

『從租讓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大生產底一種形式過渡到大生產底另一種形式。從小經濟底合作制過渡前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就是說，這樣一種過渡，這種過渡比較複雜，但是帶如果成功，就能包括更廣大的民衆，就能拔出舊有的與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甚至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底更深遠的和更有生機的根蒂，而後面這種關係，竟反抗一切』維

新』的意思上講來，是最頑強不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三七頁）。

從這段引證中可以看出，列寧還在作糧食稅這篇文章的時候，就是說在我們還沒有已經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的時候，就已認為合作制如有成效，就可以把他變成反對『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亦即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關係的那種強有力的鬥爭工具。我覺得正是這一思想，後來成了他的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底出發點。

但是從這一話當中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一切話當中，應當得出的結論就是：新反對派合作制問題的觀點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形而上學的。新反對派不把合作制看作與其他現象聯結着的，譬如與國家資本主義聯結着（一九二一年）或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結着的，（一九二三年）歷史現象，而把他看作一種永久的和一概不變的東西，看作『自在的物』。

於是反對派關於合作制問題就犯了錯誤，由此反對派就不相信農村可以經過合作制而發展到社會主義去，於是反對派就滾到舊時的道路。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新反對派對於社會主義建設底各個實際問題的立場，大體上就是這樣。

結論只有一個：反對派底路線（要是牠有路線的話），反對派的猶豫和動搖，反對派底不信任和在困難面前的驚惶失措，——結果是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因為，如果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如果國家工業與社會主義性質引起懷疑，如果富農差不多有無上威權，對合作制

很少希望，中農底作用日益降落，農村新的發展道路很成問題，黨差不多是蛻化着，而西歐的革命還沒有這樣逼近，——既然這樣，那末在反對派底軍械局裏究竟還剩下什麼呢？在反對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中，他們指望着什麼呢？須知只靠一種『時代哲學』是決不能跑去作戰的。

顯然的，新反對派底軍械局，要是一般地可以稱之為軍械局的話，是不值得羨慕的。這個軍械局不是為着進行鬥爭。尤其不是為着勝利。

顯然的，如果黨靠着這樣的軍械局而去挺身作戰，那黨『一下子』就會斷送自己的性命，——那時牠就簡直只好向我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

因此，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是完全正確的，決議上說道：『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鬥爭，是黨底當前任務』，解決這個任務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與不相信我們國家裏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觀點以及與想把『徹底社會主義式的』（列寧底話）企業——我們的企業——看作『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這種企圖作鬥爭；這樣的思潮既使羣衆不能自覺地對待一般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不能自覺地對待社會主義工業，牠們就只能妨礙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增長並使私人資本易於去與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作鬥爭；『代表大會因此認為必須進行廣泛的教育工作來克服這些對列寧主義的曲解』（請參看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根據聯共中央委員會底工作報告而通過的決議）。

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歷史意義，就在於這次大會能

夠根本揭露了新反對派底錯誤，排斥了那那種不相信和叫苦的觀點，明確規定了往前爭取社會主義的道路，給黨指出了勝利的前途，這樣就用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勝利這種不可打破的信仰心來武裝了無產階級。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程